

斑比

• 譯 嬰 圖 • 事 故 的 鹿 小 個 一
行 印 社 版 出 立 獨



0.50

立獨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斑 比 (一個小鹿的故事)

白報紙本定價三元六角整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者 蘊 雯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南京：中家巷二十一號

代表人 盧 逮 曾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者 獨立出版社各地分社
全國各大書局

譯者序

敵人第四次把我們的小家給毀了！切餘的財產贖下了幾本破書，一條毛氈，我們從遠遠的南方，踉蹌的到了陌生的重慶。

在嚴重的屋荒之下，我們很幸運的在上清寺的居安旅店裏找到了一間小屋子，說到「居安」，才真可憐！床上牆上爬滿了臭蟲，喧天的叫喊，和那深夜裏披了警衣的惡漢們，窮凶極惡的硬誣人是私娼，使得「居安」成爲一個滑稽而渺茫的幻景。但是這一切並不能使得我們苦惱；晚上我們倆競賽着捉那些咬人的蟲羣，白天就讀這本充滿了熱情的小書「斑比」！「斑比」使得我們激動，興奮，有時甚至於流淚；「斑比」真是弱者的好朋友！他掃蕩了我們潛在着的羞澀頹唐的心理，光復了已經喪失了的自信！

人世間充滿了不講理的人們，憑藉着暴力，便瘋狂了起來，以侵犯別人的幸福爲樂趣，把那無辜純良的弱者，任意的簸弄、蹂躪、侮辱、宰殺……來回來去的殺：殺，殺，

而那可憐的弱者，在淫威之下，學得馴服，偶然可以免死，便衷心誠悅的搖着尾巴做條狗，有的反而假起虎威，無忌憚的胡鬧起來，還欣然以爲這是絕對的真理！人間的悲劇才莫此爲甚呢！

但是那所謂的強者，是不是真強了呢？我們眼看見許多叱咤風雲的「英雄」們，一瞬間已經一排排的倒了。甚至也會被人拖了出來殺死，而他們當年所自眩的輝煌成績，不過是一堆欺負人的可恥紀錄而已。所以暴力是不可以久恃的。欺負人的人，別自以爲得意！每個人都有個「居安」的願望和權利的，如果欺人太甚，終必有一天人家也會來踐踏着你那僵硬的屍體的。

這本小書在廢輟屢續之下譯完了，除了我應當感謝遠會兄給我出版之外，並且承郁風和苗子兩位名畫家替本書繪了封面，使得這枯澀的譯文，陡然增加了光彩而生動了起來，這不但是我覺得榮幸，並且我相信「斑比」也會高興得跳起來的。

「斑比」

——一個小鹿的故事——

I

他是在一片叢林裏出世的，那是森林中間一塊幽靜的小草坪，看起來好像無遮無掩，其實四面却拉着天然的帷幔。這塊地方沒有多寬，僅够他和他媽媽容身而已。

他站起來，四條纖細的腿還有點搖幌，他只管朝前面看，可是眼睛上好像有一層霧，什麼也看不見。他又垂下頭，把身子大大的抖擻了一陣，還是木呆呆的楞着。

『這個孩子多好看哪，』一個喜鵲從這裏飛過，聽見母鹿生產時發出來的沉重的呻吟聲，這樣的叫着說。『這孩子多好看哪，』喜鵲停在附近的樹枝上，還是不斷的反覆着說。過了一陣，看看沒有人答話，他又噤舌起來，『多奇怪，多有意思呀！他怎麼馬上就能站』

起來走路，我出生出世還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事。也許你會說我還小，出窠剛一年。可是我真覺得這是驚奇的事！這麼一個孩子，出世不到一分鐘，就已經在走路了！真了不起。說實在話，我看你們鹿做的事都是了不起的。他是不是也會跑呀？」

「當然會的！」母鹿輕輕的回答着。「可是請你原諒我現在不同你說話。我有很多事要做。我還覺得有點發暈。」

「你不要爲我分神啦，」喜鵲說。「我自己也沒有空。可是你不能天天看見這樣的奇事呀。想想看，我們要做起這些事情來會多麼操心多麼麻煩。剛出卵的孩子們動都不會動，毫無氣力的躺在窠裏，要人照管。我告訴你說，這種照管簡直沒有人能想像得出。讓他們吃東西，那才累呢。還要看着他們，也是很麻煩的。你且想想看，出去給孩子們找東西吃，永遠小心的防備着怕他們出毛病，這是多麼費力的事呀。你若不同孩子們在一起，他們就不能過活。你說對不對？還要過多少日子他們才會動喲，要過多少時候他們才能生起毛來變成一個稍微像點樣子的東西喲。」

「對不起，」母鹿說。「我沒有聽見你說的話。」

喜鵲飛走了。「蠢傢伙，」他心裏這樣想着。「挺好的，可是真蠢。」

母鹿簡直沒有注意到喜鵲已經飛走了。她仍舊一心一意的洗她新出世的孩子，她用舌頭舐着洗，疼愛的撫弄着他的身體，像溫暖的按摩一樣。

那小傢伙微微的幌動。他媽媽的舌頭一下又一下的，這兒那兒柔和的舐觸他的身體，他就緊縮成一團站着不動。他的紅毛外皮，多少還有些不光滑，可是有很好看的白斑點，在他朦朧的嬰兒臉上，還留着一脈很濃的睡意。

在這周圍，亂長着榛樹叢，茱萸花，烏荊子和新生的叢樹。高大的楓樹，山櫟和大櫟樹交織成一個綠的屋頂，覆蓋在這小叢林上，結實的，深褐色的泥地裏，繁生着鳳尾草，野豆和紫蘇，在這些底下，還有那紫羅蘭的葉子，已經開了花的，還有楊梅剛剛結成果子，垂到地上。清晨的陽光，穿過這層厚樹葉，好像黃金網一樣。整個的森林充滿了億萬種聲音，並且被這些聲音侵佔着，成了個快樂的騷動。畫眉鳥不斷的歡唱，鴿子緊着咕嚕

咕嚕不停，山鳥吹着哨兒，黃鶯兒隨着嗓子嘯，白鵝鳥唧唧啾啾的叫。夾雜在這些歌唱的中間，喜鵲穿來穿去的飛，發出打架似的聲音，鴉鵲在一旁笑話他們，還有錦雞們或高或低的喔喔亂叫。有的時候啄木鳥的尖脆快活的噪音，蓋過這些聲音之上，野鶯的喊叫聲是刺耳的，又清又尖，在樹頂上，還有那些啞了喉嚨的老鴉，他們的合唱永遠沒有停過。

可是新生的小鹿，對於這些唱，這些叫喊，什麼都不懂，他們的談話他一個字也不明白，他簡直連聽都沒有聽，他也沒有注意到森林裏所發出來的香味。他祇聽到了那柔軟的舌頭在他身上舐的聲音，在洗他，在溫暖他並且還在吻他。他什麼也沒有嗅到，祇嗅到靠近身旁的他媽媽身體的味道，他覺得她好聞，就緊緊靠着她，急急忙忙的到處找，結果他找到了生存的養料。

當他吮奶的時候，媽媽還是不斷的撫摩着她的孩子。「斑比」他低聲叫他。每隔一小會兒，她昂起頭來聽，聞一聞大氣。然後再吻她的小鹿，安下了心並且很幸福似的。

「斑比，」她重複這樣唸道。「我的小鹿比。」

II

初夏，在蔚藍的天空之下，樹木動都不動，伸出他們的枝幹，直接受着陽光。在灌木叢林的下面，各色的花草，舒展着紅的、白的以及黃的星星。有些已經又結子了。一球一球的在每一個枝子的尖頭棲踞着，又柔嫩又緊湊又有決心似的，像一個個緊抓着的小拳頭。由泥地裏，長出一大羣花，好像燦爛的星斗一樣，那熾明的森林的土地上閃着熾烈的快樂的光彩。無論什麼東西都帶着嫩葉子的味道，開花的味道，青苔的泥土的味道和綠樹的味道。當晨光初放，或夕陽甫下的時候，整個的森林，充滿了千百種聲音的喧響，而由早到晚蜜蜂却總是嗡嗡的，黃蜂總是唔唔的，馥郁清靜的環境中都充滿了牠們的唧唧的私語。

斑比的幼年生活就是在這環境中過的。他總是跟着他媽媽後面，穿過叢林中間的窄道。在這裏面走，多有意思呀。茂盛的枝葉輕輕的撫摩他的腰腹，並且到處都垂着食糧。

有時那條窄徑好像走不通了，擋住了，這樣的情形有好多處，可是再往前走還是很容易的。通過了，像這樣的曲徑那兒都有，縱橫的交織在森林裏。他媽媽是條條路都熟，往往斑比停留在一叢小樹前，好像一座不能通過的綠牆一樣，他媽媽一定毫不遲疑也不必亂尋就可以找到那條可通的路。

斑比問他媽媽許多問題。他最喜歡問她。他覺得問問題和聽他媽媽怎麼答覆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斑比從來不覺得奇怪，怎麼會有那許多疑問一個跟着一個連續不斷輕輕巧巧的。就到他腦子裏來，他覺得這是完全自然的，同時也非常之高興。還有，很熱心的等着，一直聽到答案來臨的一刹那，也是有意思的。如果答案是與他所想像的相符時，他便滿足了。當然有的時候他還是不懂，可是這還是有意思的，因為他就不能不自己想辦法忙着去解釋他所不明白的東西。有些時他覺得他媽媽一定沒有給他一個完全的答案，她故意不將她所知道的完全告訴他。起初，他也覺得這很有意思。因為這樣就會留給他那樣活生生的好奇心，那些疑惑，很神祕的而且快樂的燃在他的內心，還有那樣的希望，使得他憂愁可

是同時覺得很幸福，並且因此沉默了下來。

有一回他又問：「媽媽！這塊地是誰的？」

他媽媽回說：「是我們的。」

斑比又問道：「是不是您同我的呢？」

「是的。」

「是我們兩個的嗎？」

「是的。」

「就祇是我們兩個的嗎？」

「不，」他媽媽說。「是我們鹿的。」

「什麼是鹿？」斑比問道，並且笑了。

他媽媽就由頭到腳的看著他，並且也笑起來了，「你是一個鹿，我也是一個鹿。我們都是鹿，」她說。「你懂得了吧？」

斑比高興得跳起來，『是呀，我懂得了，』他說。『我是個小鹿，你是個大鹿，是不
是？』

他媽媽點頭道：『你看，這回你明白了。』

可是斑比又一股正經起來，『在您和我之外是不是還有鹿呢？』他問。

『當然嘍！』他媽媽說。『還有很多鹿的。』

『那，他們在哪兒呢？』斑比叫道。

『這兒，那兒都有。』

『可是我看不見他們呀。』

『你馬上就可以看見他們了。』他媽媽說。

『什麼時候呢？』斑比站得挺挺的，好奇得發瘋。

『快啦。』他媽媽很安靜的慢慢走。斑比就跟着她，他保持着沉默，因為他心裏正盤算着

到底『快啦』怎麼講。他得到一個結論『快啦』絕對不會就是『現在』。可是他卻沒弄明

白在什麼時候『快啦』停止爲『快啦』而變成『一大會兒』，突然的他又問道：『這條路是誰造的呢？』

『我們。』他媽媽答道。

斑比覺得驚奇起來『我們？是您同我嗎？』

媽媽說道：『嗯，我們……我們鹿。』

斑比又問道：『哪些鹿？』

『我們大家。』他媽媽很甘脆的說着。

他們還是朝前走。斑比高興極了，自己覺得好像在路上跳着走似的，可是他總是緊跟着他媽媽。忽然，在他們前頭有東西纏纏綿綿的緊挨着地響。鳳尾草的葉子和木本蒿豈的底下，藏着什麼東西正在凶猛的前進。好像裂帛一樣，一聲悽慘的尖叫；之後什麼都安靜了下來。祇有樹葉子和一根根的草又都抖索着彈還原處了。一隻野貂抓到一隻老鼠，他偷偷的走過，溜到一旁，預備痛痛快快的嚼一頓佳餐。

「這是什麼？」斑比很激動問道。

「沒有什麼。」他媽媽這樣安慰着他說。

「可是，」斑比顫抖着，「可是我看見了。」

「是的，是的，」他媽媽說，「別怕。是一隻野貓殺了一隻耗子。」但是斑比還是怕得利害。一種廣泛的，說不出的嫌惡糾結在他心裏——他好久好久也說不出話來。然後他又問道：「他爲什麼要殺死那隻耗子呀？」

「因爲，」他媽媽躊躇着，「哦，我們應該走得快一點兒了。」她這樣說着好像想起了什麼事，又好像忘了剛才的問題。她開始快步走了。斑比在後面追着。

一段很長的沉默繼續着。之後他們又安靜的緩行了。斑比忍不住很發愁的問道：「不是我們也要殺死耗子的，有的時候？」

「不。」他媽媽回說。

「從來不殺嗎？」斑比又問。

「從來不。」他得到了這樣的答覆。

「爲什麼不呢？」斑比放下了心問道。

「因爲我們從來都不殺生的。」他媽媽很簡單的告訴了他。

斑比又覺得快樂了。

這時，很高的喧嚷聲由一棵在路旁生長的麻栗樹裏發了出來。媽媽由這旁邊走過，簡直就沒有注意到這些，可是斑比好奇的停留了下來。在頭上有兩隻喜鵲在爭他們搶來的新巢。

有一個在叫：「滾出去，你這殺人犯！」

那一個就說：「鎮靜點兒，你這個混人，我可不怕你。」

「你去找你的窩去，」那第一個喜鵲又叫道：「要不然我就打破你的頭。」他氣得發狂，自己沒有法子遏止住。『不要臉！』他在吵，『不要臉！』

那一個喜鵲發見了斑比，扔下幾根樹枝向他嚷道：『你傻看些什麼，你這怪物？』他

這樣喊。

班比嚇得趕快跑了。他追上他媽媽，又跟在她後面走，害了怕並且很柔馴。他想他媽媽一定沒有注意到他走開來着。

過了一會兒他問道：『媽媽，什麼叫做不要臉呀？』

『我不知道。』他媽媽說。

班比想了一下，然後他又問道：『爲什麼他們兩個都那樣的和對方生氣？』他問。

『他們爲了吃打架。』他媽媽答道。

『是不是有時候我們也得爲了吃打架呢？』班比問。

『不。』他媽媽說。

『爲什麼不呢？』班比又問。

『因爲我們大家都够吃了。』他媽媽回說。

班比還想另外知道點東西，『媽媽』他叫道。

『什麼事？』

『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互相的動起氣來呢？』他問。

『不會的，孩子，』他媽媽說。『我們不會幹這種事的。』

他們又開始走着。他們前面現出光來，變得非常之亮了。這條小徑的盡頭是一球葡萄和亂叢。再進幾步就是一片光亮的廣場，呈獻在他們的眼前。斑比很想跳上前去，可是他媽媽止住了他。

『這是什麼？』他不耐煩的問道，並且已經高興得了不得了。

『這是草地。』他媽媽回答道。

『草地是幹嗎的？』斑比固執的問道。

他媽媽乾辣辣的打斷了他的話，『你等一下自己就會知道的。』她說。她這時變成很正經並且很小心。她一動不動的站着，伸着頭留心的聽。她深深的吸着大氣，樣子也非常嚴肅。

『行了，』她好容易說了出來。『我們可以出去了。』

班比就想往前跳，可是他媽媽擋住去路。

『等着我來叫你，』她說。班比馬上就依了她站着不動。『就這樣好了，』他媽媽說，爲的是鼓勵他，『現在你好好的聽我說，』班比聽他媽媽說得這樣嚴重覺得異常的激動。

『在草地裏走並不是那樣簡單的，』他媽媽這樣的說下去，『是一件很難而且很危險的事情。別問我什麼緣故。你以後自然會曉得。現在我叫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你能不能呢？』

『能。』班比答應了。

『好，』他媽媽說，『我先一個人出去，你在這兒等着，可是你的眼睛一分鐘也不要離開我。倘若你看見我跑回來，你就掉轉頭，拚命跑，能跑多快就多快。我總會追上你的。』她忽然沉默了下來好像在想事情。然後她又興奮了起來說道：『你的腿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儘着跑，就是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就是你看見我倒在地上，你也不要管……別管我，

你明白沒有？無論你看見什麼聽見什麼，反正你跑就是了，越快越好。你答應我這樣嗎？」

「是。」斑比很柔和的答應了。因為他媽媽對他說得那樣的嚴重。

她又接下去說道：「如果我叫你走出來，」她說。「就不能四處亂看也不許瞎問，你立刻就躲到我身後面來。懂不懂？要不停的跑。別亂想。如果我開始跑了，意思就是叫你也跑，並且不准停，一直要跑到我們現在的這個地方為止。你不會忘記吧。會不會呀？」

「不會。」斑比慌亂的答道。

「我現在先去了。」他媽媽說，好像稍微安定了些。

她走出去了。斑比拚命釘住她看，看她很慢的往前進，小心翼翼的邁着步子。他站在那兒充滿了希望，充滿了恐懼，又充滿了好奇心。他看着他媽媽在四處聽，看她緊張了起來，他立刻就就緊張了，準備跳回到叢林裏去。可是他媽媽又安定了下來。她伸開四肢，然後又四處看了看，滿意了，然後叫道：「來。」

斑比跳了出來。快樂支配了他，並且那力量之大使得他在一瞬間，把所有憂疑都

忘得乾乾淨淨。當他在叢林裏的時候，在頭頂上祇見到些綠樹梢。偶爾也祇能看到一線藍天。

現在他看見整個的天空，開展得又遠又闊，他歡喜得不得了，可是不知道什麼緣故。在森林裏的時候，他祇是這兒那兒的看見幾條陽光，或者看見些柔和的光線，在樹枝之間恍惚遊動。現在，他忽然間，站在眩眼的溫暖陽光底下了，那無限的威力正射在他的身上。他站在這燦爛的烈熱之下，雖然閉了眼睛，可是張開了心。

斑比雖然有點兒迷惑。可是他完全不由自主的浸在快樂之中。他簡直是野了。他跳到天空裏，三次四次五次。他沒有法子不這樣。他覺得有一個激烈的願望想跳想蹦。他快活的伸開他的腿。他的呼吸變得又深長又容易了。他痛飲着空氣。草地的香味使得他那樣的瘋狂的高興，他不能不跳到天空裏去。

斑比還是個孩子，他如果是個人——一個小人兒他一定得叫了起來。可是他是一隻小鹿，鹿向來是不叫的，至少和人的叫法不同。他表示愉快是用他的腿，用他的全身向天空

中跳。他媽媽站在一旁也很快活。她看着斑比在發瘋。她看他跳到天空裏，又很不優美的落還原處。她看他瞪着眼睛周圍的看，又眩耀又迷惑，可是儘着跳儘着跳。她知道斑比祇見過森林裏的那些鹿走的窄徑，在他出世不久的短短的日子裏，祇看見些叢林。他在一個地方跳是因爲他不知道怎樣的在這開闊的草地上自由的奔馳。

於是她就伸開她的前腿，笑着把身子向斑比彎了一會兒。然後她騰空一跳，飛跑了一週，使得那些長草綽綽的舞動着。

斑比吃了一驚，動都不敢動的站着。這是不是叫他跑回叢林裏的記號呢？他媽媽不是剛才告訴他，『不管你看見什麼聽見什麼，都別管我，能跑多快就多快』嗎，他正想和她所指示的那樣回轉身跑。可是她忽然飛奔着來了，帶着一片美妙的蘇蘇聲，離他兩步前停了下來。她朝他彎了一下子，同剛才一樣的笑著並且喊道：『來，捉我。』然後一轉瞬又跑了。

斑比覺得奇怪。這怎樣講呀？一會兒她又來了，她跑的快得使他發昏。她用她的鼻子

推他並且急急的說道：「來，捉捉我試試看！」說完她又逃走了。

斑比追她了。他先邁了幾步，後來他的一步一步就變成短跳了。他覺得他並沒有用什麼力氣，可是好像在飛。在他的蹄下一片地飛過去了，在他跳躍的腳下一片又一片的過去了。斑比不由自主的充滿了歡喜。

那亂舞的草，在他聽起來，蘇蘇的響得美妙。那草擦過他身邊時，那麼奇異的輕又那麼柔和，好像絲一樣。他跑了一圈。轉過來又飛跑了一圈，又轉回來儘着跑。

他媽媽站着了，恢復了呼吸，眼睛跟着斑比看。他正在野跑。

忽然間那狂奔停止了。他站住了，走到他媽媽身旁，很輕巧的提着腳。他快活的看着她。過了一會，他們很滿足的並排着散起步來。

到了空曠的地方之後，斑比用他的全身同天空太陽和油綠的草地接觸。他對太陽掃了一眼，有點目眩頭暈。而且他覺得陽光很溫暖的鋪在他脊背上。

現在他開始用眼睛觀察草地了。他每邁一步便看見各種美妙的景象，感覺無限驚異。

這裏和森林裏不同，看不見泥土上的斑點。每寸地都被一根又一根的草蓋了起來。很蔥茂的搖拽起伏像波浪一樣，每踩下一步去，草就輕輕的彎着讓開，可是還會毫無損傷的直了起來。一片廣闊的綠草地上，到處鑲着白雛菊花還有那一球圓的，紅紫色的葛蘿草的花，和那蒲公英的金黃色的朵子。

「媽媽，來看，看，」斑比叫道，「一朵花在飛呢！」

「那不是花，」他媽媽說，「那是蝴蝶兒。」

斑比瞪着那蝴蝶，着了迷。看他輕輕的由一根草上騰起來，飄搖不定的飛舞。斑比發見在這草地上還有好些蝴蝶在空中飛着。牠們好像很忙可是飛得却很慢，一會往上一會往下的飄，像在玩，這真使他高興，牠們真像是一羣愉快的飛花，不願意停在枝頭上，起來鬆鬆，跳一回舞，牠們又好像一羣花，因為要日落了，想休息可是沒有固定的地方，要到處找，他們落了下來，消失了，真像在那兒安居了似的，可是總還是飛了起來，起初一點點高，後來就越飛越高，好像老是往遠處找，遠處找，因為所有的地方已經讓人家佔了。

斑比望着牠們一羣。他很想能很近的觀察一隻蝴蝶。老想釘着一隻看。可是整個的天空都飛的是。

他回過頭來看地下時，只見成千成萬的生物在他的蹄下亂忙，高興極了。牠們四面八方的跑，跳。他一下子看見一大羣，再一下又都藏到草裏不見了。

「這是什麼？媽媽！」他問。

「這是螞蟻。」他媽媽答道。

「快看，」斑比叫道。「看那草會跳，看牠跳得多高！」

「那不是草，」他媽媽解釋給他聽道：「那是一個挺好的蚱蜢。」

「牠幹什麼那樣跳呀？」斑比問道。

「因為我們在這兒走，」他媽媽說。「牠怕我們踩到牠。」

「噢，」斑比說，他對着那坐在一朵雛菊花上的蚱蜢，很恭敬的說道：「噢，你不用害怕；我們不會傷害你的。」

「我並不怕，」蚱蜢顫聲的答道。「我正和我的太太在談天，所以我嚇了一跳。」

「我們打攪悠，真對不起呀！」斑比很害羞的說道。

「別客氣，」蚱蜢頓着喉嚨說道。「既然是你們，那就毫無關係。但是我們沒有知道是誰來呀！所以非小心點兒不可的。」

「這是我有生第一次到這草地裏來；」斑比解釋道。「我媽媽帶我來的……」

蚱蜢坐着，可是把頭低了下來，好像要同人撞似的，他放下一張嚴肅的臉，低聲咕噥：「我沒有心思聽你這些，我沒有時候在這兒和你聊天。我得去找我太太了。呼勃！」

「呼勃！」斑比看那蚱蜢跳得那樣高，一下子就不見了，也吃驚的說。

斑比跑着去找他媽媽，「媽媽，我跟他說了話了。」他叫道。

「你跟誰說話？」他媽媽問。

「跟那個蚱蜢，」斑比說道。「我跟他說話，牠對我好極了。我也挺歡喜牠，牠那麼漂亮那麼綠，你還可以看透牠身體的兩邊。就好像兩片葉子，可是葉子還沒有那樣透明呢！」

「那是翅膀兒。」他媽媽說。

「噢，」斑比接下去道：「牠的臉那麼正經那麼聰明。反正牠對我是挺好的。還有，看牠多能跳呀！牠「呼勃！」一聲就跳得那樣高，我再也不見牠了。」

他們繼續的散着步。斑比和蚱蜢的對話，激動了他弄得他稍微有點疲倦，因為這是他第一次和生人說話。他覺得餓了，於是緊湊着他媽媽要媽媽餵他。

然後他安靜的站了起來，做夢似的朦朧的雙眼向天空注視了一會兒，每回媽媽餵過他奶之後他總會愉快的出神。忽然他看到一堆亂草裏，有一朵很美的花在動，再湊近看看，原來不是花，是個蝴蝶。斑比往前移了移。

那蝴蝶沉重的吊在一根草上，慢慢的扇動牠那兩翼。

「請你坐着不要動，好吧。」斑比說。

「我幹什麼要坐着不動？我是一個蝴蝶。」牠驚異的答道。

「噢，請你坐着不要動，坐一分鐘好了，」斑比求着：「我老想湊近了看你。」

『好吧，』蝴蝶說。『爲了你，我就坐一會兒，可是不能久的。』

斑比站在他前頭，『看你多美呀，』他着了迷似的叫了起來。『真特別漂亮呀！像一朵花！』

『什麼？』蝴蝶喊道，一邊鼓動着翅膀兒，『你說是像朵花？在我們這圈子裏，普遍都是說我們比花好看的。』

斑比怪不好意思的，『噢！是的，』他結巴着說。『你確是漂亮得很，對不起，我的意思是……』

『不管你是什麼意思，對我都是一樣。』蝴蝶說道。牠嫵娜多姿的弓起牠的小身子，撥弄着牠那對嬌巧的觸角。

斑比看得迷了，『看你多窈窕呀！』他說。『看你多窈窕，多美呀！看你的翅膀白得多漂亮呀！』

那蝴蝶張開牠的兩翼，張得開開的，然後又把牠豎起來一直到並成一面張帆一樣。

「噢！」斑比叫道：「我知道你是比花更漂亮的。並且你還會飛，花就不會飛，因為花是長在莖兒上的，所以你比花漂亮。」

蝴蝶張開牠的兩翼說道：「够了，我是會飛。」牠飄然的升騰了起來，斑比簡直很難跟着看牠飛。牠的翅膀很細巧很優美的動着，一直飛上充滿了陽光的天空裏去。

「我坐着不動，是爲了你呀！」牠在斑比前頭飄懸在天空裏，這樣說着。「現在我可要走了。」

這就是斑比對於草地的印象。

III

在森林的中心，有一片小小的空地，是屬於斑比媽媽的。離開那條鹿羣們常跳躍的窄道祇有幾步路遠。可是沒有人能找得到，倘若不認識那條穿過繁密叢林的小路的話。

那片空地，非常之窄，窄得祇够容斑比和他媽媽的，並且那麼低，祇要斑比的媽媽跨了下來，他的頭就會被樹枝遮起來的。小榛，野荊和茱萸的枝葉，一批批的交織起來，完全遮住了那由樹頂射下來的陽光，所以永遠射不到地上來，斑比就在這塊空地出世的。這是屬於他媽媽的也是屬於他的。

他媽媽躺在地上睡着了。斑比也睡了一會兒。但是，忽然間他醒了。他站了起來周圍的看着。

影子到處是那樣深，差不多黑了。由樹木間傳出軟的和蕭蕭之聲。白頰鳥一陣陣的啾鳴。啄木鳥的清脆敲啄聲和那老鴉不愉快的啼叫也一陣陣的送來。其餘的一切都很幽靜，

遼遠而開闊。空氣被熾烈的正午烘得繚繞發響，倘若很留心聽的話，確是可以聽得見的。並且是那麼窒息的美妙。

斑比低下來看他媽媽說道：『您睡着啦？』

沒有，他媽媽沒有睡。斑比起來的時候，她就醒了。

『我們現在該做什麼了？』斑比問道。

『什麼也不做，』他媽媽答道。『我們就在這兒。躺下，乖孩子，睡覺。』

可是斑比一點也不想睡。

『來！』他央求道。『我們到草地裏去。』

他媽媽昂起了頭道：『到草地裏去？現在到草地裏去？』她的聲音充滿了驚懼和恐怖，使得斑比怕了起來。

『我們不能到草地裏去嗎？』他很羞澀的問道。

『不能，』他媽媽答道，並且語氣特別決斷。『不能，現在你不能去。』

「爲什麼呢？」斑比覺得這裏面包涵着些神祕的東西。他更怕了可是同時痛切的希望曉得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我們不能到草地裏去？』他問道。

「等你大一點兒你自然會知道的。」他媽媽說。

「可是，」斑比硬央求道：『我現在就想知道。』

「遲些日子，」他媽媽重複道：『你現在祇是個孩子，』她柔和的接下去道：『我們不同孩子們說這些事的。』忽然她又放下很嚴肅的樣子道：『在這個時候忽然想到草地裏去，我連想都不愛想。怎麼，還是大白天呀！』

「上回我們到草地裏去的時候，也是大白天呀！」斑比說。

「哪可不同，」他媽媽解釋道：『哪是在清早呀！』

「我們是不是祇能清早去呢？」斑比非常之好奇。

他媽媽很有耐心，『祇能在早上或是晚上，』她說道：『或是在深夜裏。』
『不是白天就從來不能去呢？』

他媽媽躊躇了一下。「嗯，」她終於說道：「有的時候，我們也有些在白天去的……可是那都有特別的緣故……我不能解釋給你聽，因為你還太小……我們有些人也去的……可是我們冒了極大的危險的。」

「那一種危險？」斑比非常留心的問道。

可是他媽媽不想再說下去了。「我們是冒了危險的，這已經夠了，我的好孩子。你還懂不了這些事呢。」

斑比想，他什麼東西都可以懂得，祇是他媽媽不願意告訴他真實的情形而已。但是他保持了沉默。

「生存就是這樣的，」他媽媽接下去道：「雖然我們歡喜太陽，特別是當我們年青的時候，可是我們得乖乖的睡一整天。我們祇能由夜晚到早晨來回的散步。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斑比說道。

「所以，我的孩子，我們就得呆在我們現在的地方。我們在這兒很安全。現在再躺下

吧，睡你的覺。」

斑比並不想躺下，「爲什麼我在這兒就安全呢？」他問。

「因爲所有的叢林都遮住我們，」他的媽媽答道，「叢樹的枝子會斷的，乾枝子也會響的，這都可以警醒我們，還有去年落下地來的枯葉子會繚絆的響，可以警惕我們，還有喜鵲和鴉鵲們老是瞭望着的，所以如果有人來，離得老遠時我們就會知道的。」

「什麼是去年的葉子？」斑比問道。

「來，你坐到我旁邊來，」他媽媽說道，「讓我來告訴你。」斑比滿意的坐下了，假着他媽媽。她就告訴他樹並不是老綠的，陽光和那和藹的溫暖都會消逝的。那時就會冷的，霜就把葉子染成金黃色褐色和紅色，之後又一片片的慢慢的落下來，讓那些樹和叢木朝天伸着牠們的光膀子，看上去好像都赤裸着身子。可是那乾枯了的葉子留在地上，祇要有腳踩上去，牠們便繚繚絆絆的響。就是說有人來了。啊！去年的枯葉子多好呀！牠們真能盡忠守職並且又那樣的靈敏那樣的機警。就是到了仲夏，還有好些枯葉子躲在草莽間。無論

什麼樣的危險來，牠都預先告訴了。

斑比緊靠着他媽媽。多舒服呀，坐在這裏聽他媽媽講。

等他媽媽說完之後，他開始想了。他想那老葉子真好，雖然牠們已經枯死了，挨了凍，受了那許多罪，可是老給我們看守着。他又懷想到她時時一再提到的危險，到底是什麼東西。可是他累了：想的東西太多了。在他周圍一切是安靜的。祇有那空氣被陽光烘熱了的聲音，還微微的聽得見而已。一刻工夫，他睡着了。

IV

一天晚上斑比又和他媽媽到草地裏去散步，他想他祇要是看得到，聽得到的事情，他都能懂得，可是實際上他所曉得的並不如他想像的那樣多。

他這一次到草地裏去，和上一次一樣。斑比同他媽媽追着玩兒。他繞着圈子跑，空曠的大地，深墨的天空，新鮮的氣流，完全陶醉了他，使得他簡直發了瘋。過了一會兒，他發覺他媽媽站着不動，他猛然的停止了跳躍，因為太突然了，四條腿張了開來。爲了保持均衡他祇好再往上一跳，才站直了。他媽媽好像跟人說話，可是因爲長草遮住，看不出是誰。斑比小心的走上前去。

靠着他媽媽身旁有兩隻大長耳朵，在那堆亂草裏動。灰褐色的一對耳朵，間雜着黑條子。斑比站住了，可是他媽媽對他說道：『來，這是我們的朋友，野兔先生。乖乖的走攏來，好孩子，讓人家瞧瞧你。』

斑比走近來。野兔子就坐在那兒，好像是個很老實的人。有時他那雙長匙兒似的耳朵挺得很直，有時又倒了下去，好像突然的軟了。斑比看見那野兔嘴的兩邊，長着鬍子，又硬又直的伸着，多少有點兒緊張，可是那野兔的面部表情非常的柔和，皮氣很好的樣子，由他那雙大圓眼睛裏射出很羞澀的閃光來看這世界。那野兔子真的像是個朋友。斑比剛才浮在腦子裏的疑慮，一下子都消失了。可是也够奇怪的，他原來對於野兔先生的尊敬觀念也沒有了。

「晚安，年青人。」野兔子很文雅有禮貌的招呼他。

斑比祇是點了點頭。他也不明白爲什麼，祇是簡單的點了點頭。他是很富友情的並且也大方，不過有點兒害羞。這連他自己也沒有辦法。也許他生性就是這樣的。

「多可愛的一位王子呀！」野兔子對斑比媽媽讚道。他很留心的看着斑比，先豎起一隻匙兒似的耳朵，之後又豎起那一隻來，之後又兩隻一同豎起來，之後又讓牠們全落下去，既突然又軟扭扭的，這種舉動斑比並不喜歡。野兔子的兩隻耳朵的動作，好像在說：「他還不

配咱們去注意呢。」

可是這時野兔子儘着研究斑比，用他那雙大圓眼睛左看右看。他的鼻子還有那帶着漂亮鬚鬚的嘴儘着在動，就好像一個人爲了避免打噴嚏在動他的鼻子和嘴唇一樣。斑比忍不住笑了。

野兔子也很快的笑了笑，可是他的眼睛更顯得深沉了。「恭喜，恭喜。」他對斑比的媽媽說道。「您的少爺真好，值得我誠懇的向您道賀，是的，他將來一定成爲一位漂亮的王子。誰都可以預見得到的。」

突然的，他坐在後腿上站了起來，這使得斑比無限驚異。他豎直了耳朵不斷的抽動他的鼻子，四週圍的探看，然後他又四腳落地，終於說道：「希望你們兩位好朋友原諒我，我今天晚上還有好多事情要做。你們真好，希望你們能原諒我……………」他扭過身子就跳走了，兩隻耳朵耷着，差不多挨着了肩膀。

斑比的媽媽笑着說道：「這個好野兔先生，他又柔和又謹慎。可是他在這世界裏，得

不到好日子過。」她語調中充滿了同情。

斑比散了會兒步，讓他媽媽吃草。他想再碰見他的朋友並且也想結識些新交。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些什麼，可是他懷着一種莫明其妙的期待。突然間，隔着相當距離的地方，在草地裏有東西在颯颯的響，並且覺得有很快而柔和的脚步打着地。他往前頭偷着看了看。在樹林子那面的邊緣上有什麼東西在草裏溜動。怎麼會活動了呢？不，是有兩個東西在那兒。斑比對他媽媽閃了一眼，可是她什麼也沒有理會，她的頭埋在很深的草裏。可是在草地的那一面，也有人在那兒打着圈子玩兒，和斑比以前繞着灣兒的跑法，完全一樣。斑比非常之激動，騰地往後便跳，好像要逃走似的。這時他媽媽才留心他，抬起了頭。

『怎麼啦？』她叫道。

可是斑比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一時找不到他自己的舌頭，祇能結結巴巴的道：『看那邊兒！』

他媽媽望了一眼。『我看見了，』她道。『那是我的表姐，她當然這時也應該有小孩

兒了。啊，她有兩個哩。」她媽媽說這話時純粹表示着歡愉，但是突然間又很鄭重起來
「瞧！艾娜有了兩個孩子了，」她說。「兩個！」

斑比站着，釘住草地的那一面看。他看見一個生物和他媽媽長得完全一樣。他一開頭都沒有留心到她。他看見那叢長草被搖拽着成了兩個圈子，祇有一對紅紅的脊背可以望得見，像很細的紅花紋似的。

「來，」他媽媽說道。「咱們到那邊去。他們會同你做伴兒的。」

斑比真想跑過去，可是因為他媽媽慢慢的走，每邁一步都要往左往右看一看，所以他抑制了自己。雖然如此他還是充滿了激動並且非常不耐煩。「我知道咱們總有一天會碰見艾娜的，」他媽媽一邊走一邊說道。「我老想她到底在那兒呢？我知道她會有一個孩子的，那是不難猜得到的。可是想不到居然有兩個！……………」

終於那邊的鹿也看見他們了，也走過來迎接他們。斑比先得給他的姨行禮，可是他的注意力完全在那兩個孩子身上。

他的姨對他非常客氣，『好了，』她說。『這是果波，那是芳蘭。現在你們可以去跑，去一塊兒玩了。』

可是所有的孩子們都站得筆直，對瞧着，果波站得緊挨着芳蘭，斑比却面對着他們。他們誰都不動。站着，傻呆着。

『跑呀！』斑比的媽媽說道。『你們就會成好朋友的。』

『真是個漂亮孩子，』艾娜姨說道。『他真可愛，看他多壯，他站得多挺直。』

『是啊！』他媽媽很謙和的說道。『我們不能不滿足了。可是要是有兩個的話，艾娜……』

『噢！那也是呀，我們都挺如意，』艾娜聲明道。『你知道的，親愛的，我以前有過孩子的。』

『斑比是我頭一個。』他媽媽說道。

『我們瞧吧，』艾娜安慰着她。『也許下一次你也會兩樣的。』

這時孩子們還在直挺挺的站着，楞着對看。誰都不說一句話，突然的，芳蘭縱身一跳

跑開了。她實在受不了了。

一剎那間，斑比衝過去追她。果波又跟着他。他們跑了一個半圓圈，忽然轉了個身大家撞成一團。之後他們又互相的來回追逐着。簡直是美極了。等到停下腳之後，大家却有點暈暈糊糊的，並且喘得上氣不接下氣，他們已經是很好的朋友了。他們開始談天了。

斑比告訴他們，他怎麼和那好蚱蜢和蝴蝶兒談話來着。

『你和金殼虫談過話沒有？』芳蘭問道。

『沒有，』斑比從來沒有和金殼虫說過話。他連金殼虫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我和他談過幾次了。』芳蘭衝口說道，多少有點兒自負。

『那喜鵲罵過我。』斑比說道。

『真的嗎？』果波有點驚奇，『喜鵲就是這樣子對待你的嗎？』果波向來膽小的並且非常之羞澀的。

『是呀！』他也接着說，『刺蝟碰過我的鼻子。』不過他這話好像是順帶說的。

『刺蝟是怎麼樣的呀？』斑比忙着問道。他和朋友們在一塊兒真覺得快樂，聽那麼多有趣的事。

『刺蝟是個醜怪物，』芳蘭嘆道。『他滿身都長的刺針並且壞透了！』

『你真以爲他壞嗎？』果波問道。『他從來也沒有傷過人。』

『是嗎？』芳蘭很快的說道。『那碰過你的是誰呀？』

『呀！那是因爲我要跟他談話來着，』果波答道。『並且祇碰了一小下子，也沒有很碰疼我。』

斑比就對着果波道：『爲什麼他不願意你和他談話呢？』

『他呀！誰都不理的，』芳蘭插嘴道。『祇要你走到他跟前，他就捲成一團，祇變成一堆尖針了。我媽媽說他就是那種獨來獨往的人，和世界漠不相關的。』

『也許他是因爲害怕。』果波說道。

可是芳蘭知道得多些。『媽媽說你們千萬不要和那些人攪在一起。』她說道。

這時斑比開始很柔和的問果波道：『你知道什麼叫做「危險」嗎？』

於是他們馬上全都緊張起來，三個頭聚攏在一起。果波想了一會兒。他特別使了勁兒思索，因為他看得出斑比對於他的答覆多麼好奇的期待着「危險」，他低聲道：『是很壞的東西。』

『當然是呀！』斑比激動的嚷道。『我知道是件很壞的東西，可是到底是什麼？』於是三個都怕得發起抖來。

突然間芳蘭高興得大聲喊了出來，『我知道什麼是危險了——就是你想要逃開的東西。』她一跳就跑了。她不能老站在那兒害怕。一瞬間斑比和果波都跳着追她了。他們又開始玩了。他們在沙沙作響的像絲一樣的綠草地上翻着滾着，一剎那的工夫把那費腦筋的問題都忘光了。過了一刻，他們停下來，又像先前一樣站着聊天了。他們都朝他們的媽媽那邊望，站得越來越貼緊，沒有吃多少草，可是一直靜靜的談着天。

艾娜姨抬起頭來叫孩子們了。『果波，來，芳蘭，來，我們就要走了。』

斑比的媽媽也對他說：「來，該走了。」

「再多等一會兒吧，」芳蘭拚命的央告着。「再等一會兒吧。」

「再讓咱們歇一會兒吧，」斑比也央告着。「這兒多好玩兒呀！」果波也畏縮的學着道：「這兒多好玩兒呀，再歇一會兒。」他們三個一齊的在央告。

艾娜看着斑比的媽媽。「你看是不是我同你說過了，」她說。「他們現在不想分開了吧。」

後來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比斑比在那一天所遇到的許多事都緊張。一陣震地的蹄聲從樹林裏傳了出來。大的樹枝刮刺刺的作響，小樹枝也沙沙的動，斑比還沒有來得及細聽，已經有東西從叢林裏衝出來了。有個東西呼呼的飛奔而來，還有個東西緊跟在後面。他們像風似的跑過去，在草地上轉了一個大圈子，又隱到林子裏去了。只聽見他們在林子裏奔馳的聲音。一刻工夫，他們又從樹叢裏衝了出來，突然間在離開二十步的地方站住了。

斑比看着他們一動也不動，他們好像他的媽媽和艾娜姨。可是頭上長着有金光彩的角，

角上有褐色的珠子和白的光滑的尖叉。斑比簡直完全呆住了。他看了這一個又看那一個。其中一個比較小些，他的角也小些。可是還有一個就又莊嚴又美麗。他昂着頭，頭上的角高高的豎着。這兩個角忽而暗忽而明的閃動着，上面許多黑褐色的珠子和分成枝椏的白尖叉更添綴着燦爛的光彩。

「啊！」芳蘭讚嘆的喊着。「啊！」果波也輕輕的重複了一聲。可是斑比什麼也沒有說。他看得出神，一聲不響。後來，他們兩個都動了，各自背轉身來，向着兩個相反的方，慢慢的走回樹林裏去了。那個莊嚴的鹿由孩子們和斑比的媽媽和艾娜姨的身邊走過。他冷靜而壯麗的走過，把他那尊貴的頭像皇帝似的高昂着，對誰也不招呼，連看都沒有看一眼。

孩子們都屏息着，直等他隱到叢林裏去了，才敢呼吸。他們回轉頭來看那另外一個鹿，可是一瞬間森林的綠門也把那個鹿遮沒了。

芳蘭第一個打破沉寂的空氣。「他們是誰呀？」他喊着說。她那輕小的聲音有點發

抖。

『是誰呀？』果波又問一遍，他的聲音簡直低得聽不見。斑比仍舊不作聲。

艾娜姨莊重的說：『這就是你們的爸爸。』

誰也沒有說別的話，他們就這樣分手了。艾娜姨帶着她的孩子走進了最近的叢林，這是她的路。斑比和他媽媽要穿過整個草地走到有橡樹的地方才能到他們的路上去。他沉默了許久，末了他開口問了：『他們沒有看見我們嗎？』

他媽媽明白了他的意思，回答他說：『當然，他們都看見我們的。』

斑比很覺得奇怪。他有點不好意思問，可是他實在忍不住了。『那麼爲什麼……』
他說出口又不說了。

他媽媽幫他往下接着說：『孩子，你想問些什麼事呀？』

『他們爲什麼不同我們在一起呀？』

『他們從來也不同我們在一起的。』他媽媽回答道。『除了有些時候之外。』

斑比接着說：『可是爲什麼他們不同我們說話呀？』

他媽媽說：『現在他們不同我們說話的，除了有些時候之外。我們要等他們來找的。

還要等他們來同我們說話。他們什麼時候高興，就什麼時候來。』

斑比心裏一邊納悶一邊問：『我的爸爸會不會同我說話呢？』

『當然會的，』他媽媽應諾着。『等你長大了，他就會同你說話，而且你有些時候還要同他在一起的。』

斑比靜靜的靠在他媽媽身邊走，整個腦袋裏都裝滿了他爸爸的樣子。

『他多漂亮呀！』他心裏左想右想。『他多漂亮呀！』

他媽媽好像知道他在想什麼似的說：『孩子啊！你若是活着。機警點，不遇着危險慢慢的就會變得像你爸爸一樣強壯漂亮，你還會生出像你爸爸一樣的角。』

斑比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他的心充滿了歡喜和期待。

斑
比

V

光陰飛逝，轉眼間斑比已經遇到過許多驚險的事，也得了許多經驗了。每一天他都見識了些新東西，有的時候他覺得忙得發暈，他要學的東西簡直多得不可相信。

現在他能聽了。這不光是普普通通的聽，譬如有什麼事在很近的地方發生，自然而然

的激動耳鼓，不是這種方式的聽，這種聽根本算不了什麼本領。現在斑比真可以敏捷的聽見一切東西動的聲音，無論這聲音有多麼細。他連微風吹過的聲音都聽得見。譬如說吧，他可以知道野雞在鄰近的樹叢裏跑。他清楚的認得出那個常常停下來

的輕快的腳步聲。田鼠在小路上跑來跑去的聲音，他也一聽就聽得出。鼯鼠高興起來，在大樹叢周圍一個追着一個跑，只有微細極了的沙沙聲，斑比也聽得出。他聽見白鷹又尖又清晰的叫聲，就會知道那變了調的發怒的聲音是因為有鷹或鷲跑近了。白鷹發怒是因為他怕人來搶他的地盤。斑比認得出樹林裏鴿子拍翅膀的響聲，和那好聽而遙遠的鴨子叫的高聲。他還認得出許多別

的東西。

他現在也知道怎樣嗅氣了。不久他一定會像媽媽一樣會嗅。他能吸進空氣，同時用他的嗅覺來分析空氣。那是金花草和草地上的草。風吹過原野的時候他會這樣想。「朋友野兔也在那裏，我分明開得出他的味兒。」

再說，他聞着樹叢和土的味兒，聞着野葱和芥葉的味兒，會覺得是獾鼠走過。把鼻子貼在地面深深的一嗅，他能辨出有狐狸在走路。有時他也能知道他家裏的人到了左近的地方。也許就是艾娜姨和一班孩子們。

到這個時候，他已經和黑夜交成好朋友了，而且也不再想在大太陽底下跑來跑去了。他情願一整天和媽媽一起躺在樹蔭底下，常常聽着空氣熱得唧唧作響，慢慢的就睡着了。

有時候他會醒來聽聽嗅嗅，看看周圍的動靜如何。一切都照常啊。只有山雀們在談天，難得靜下來的蚊蟲在嗡嗡的叫，山鳩也在一旁溫柔歡愉的咕咕不停。可是這些事跟他有什麼關係呢？他總是又垂下頭睡去了。

現在他非常喜歡黑夜了。一切東西都有生氣，一切東西都在活動。當然黑夜裏他也是要小心的，不過可以少掉許多顧慮，而且可以隨便到他想去的地方去。無論在那裏他都會碰見熟朋友。他們黑夜裏也沒有白天那麼神經過敏。

黑夜樹林裏是莊嚴肅靜的。聲音很少，可是在肅靜的空氣裏一點聲音都顯得大，而且發出一種和白晝不同的反響，留下的印象也深。

斑比喜歡看貓頭鷹。貓頭鷹飛得真妙，輕極了，完全沒有聲音，簡直和蝴蝶飛一樣，而貓頭鷹却是那麼大得驚人的。他的樣子也很不平凡，那麼出衆，那麼深思遠慮似的。還有那對眼睛多麼出色呀！斑比羨慕他那堅決沉靜而勇敢的目光。斑比喜歡聽貓頭鷹同媽媽或別人說話。他總站得偏一點，因為他有點怕他所羨慕的那個有威嚴的目光。貓頭鷹說的聰明話斑比大多不明白，可是他知道那些話是聰明的。他聽着高興，而且充滿了對貓頭鷹的尊敬之念。

一會工夫之後，貓頭鷹就開始呼叫了。『呼啊！——哈！——哈！——哈！——啊！』他

老是這樣叫。這聲音和畫眉鳥的歌黃雀的歌都不同，和那杜鵑親熱的調兒也不同，可是斑比喜歡貓頭鷹的叫聲，因為他覺得這叫聲裏有神祕的真誠，有說不出的智慧和奇怪的孤獨感。

還有夜游鷹，一個有趣的小傢伙，活潑快樂，沒完沒了的好問事。他老喜歡引人注意。『喂！噫！喂！噫！』他常發出可怕的高極了的尖聲，聽起來好像他就要死了。其實他是高興得不得了，而且每逢嚇着一個人，他就嘻嘻哈哈的快活。『喂！噫！』他叫的聲音大得驚人，樹林周圍一里遠的地方都聽得見。可是過後他常小聲咯咯的笑，不過不站在近的地方，你就不會聽得見。

斑比看出了夜游鷹嚇着人的時候或者別人以為他出了什麼亂子的時候就高興。從此以後，斑比一碰着他準急急的跑上去問他：『你怎麼啦？』或者嘆口氣說：『唉！你剛才真把我嚇壞了。』這樣一來夜游鷹就高興了。

『啊！是呀，』他總是笑着說，『聽聽好像很可怕吧。』他把羽毛聳得鬆鬆的成一個

灰白色的球，看起來非常漂亮。

也有過一兩次暴風雨，白天夜裏都有過。第一次是白天，斑比看着他那塊空地上越來越黑，漸漸的怕了起來。他覺得好像黑夜把白晝的天空遮沒了。當狂風暴雨衝進樹林裏把樹木震得隆隆作響的時候，斑比怕得直發抖。等到電閃雷鳴，斑比更嚇麻木了。他當是世界的末日到了。他跟着媽媽背後跑，媽媽也跳了起來，有點擔心的樣子，在樹叢裏踱來踱去。他不會想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雨變成急流瀉下來，大家都逃到可以躲避的地方去了。樹林裏是空的。可是沒有一樣東西逃過了雨。傾注下來的雨射透了叢林裏樹木生得最密的地方。過了一刻，閃電停了，樹頂上沒有一條條的火光閃爍了。雷也隆隆的滾去了。斑比聽見雷在遠遠的地方響，可是不多一會這響聲也完全停了。雨下得和緩多了。在他周圍拍他拍他的均勻而平穩的又下了一個鐘點。樹林在靜默中深深的呼吸着；讓水慢慢流出去。誰也不再怕走到外邊來了，怕的感覺過去了。是雨把牠洗走了的。

斑比和他媽媽從來沒有像那天下午那麼早到草地去過。天還沒有黃昏。太陽高高的在

天空上，空氣新鮮極了，聞着都比往常清甜，樹林裏有幾千種聲音響，因為大家都從躲藏的地方攢出來興奮的跑着，互相交談着剛才發生的事情。

到草地上去之前，他們走過那棵大橡樹前面，那樹生在森林的一端，離他們常走的一條路很近。他們每次到草地上去都要經過那棵美麗的大樹的。

這一回松鼠正坐在樹枝上，同他們打了一個招呼。斑比同松鼠是好朋友。他第一次遇見松鼠的時候，因為看了他那件紅外套，以為他是一個極小的鹿，很驚奇的瞪着他看了半天。不過那個時候斑比還很幼稚而且一點事也不懂。

頭一次松鼠就非常討斑比喜歡。他懂禮貌極了，又健談。斑比愛看着他能幹的打轉，爬高、跳、和保持身體的平衡。松鼠常常一邊跟斑比談着話一邊在光滑的樹幹上溜上溜下，好像毫不費力似的。他還會筆直的站在一根搖盪的樹枝上，用他那優美地豎立在後面的毛鬆鬆的尾巴不費氣力的保持着平衡，露着白胸脯，把兩個小前爪文雅地拱在前面一會這樣點頭一會那樣點頭，眼睛裏愉快的露着笑，而且一轉眼的工夫，他會說很多滑稽的趣話。過一會

他又該跑下來了，簡直快得不得了，又跳又蹦的，你看着會當他要滾下來跌破了頭。

他猛然把他的長尾巴捲起來從上面對斑比他們喊着說：「你們好啊！你們好啊！謝謝你們到我這兒來。」斑比和他媽媽站住了。

松鼠從光滑的樹榦上跑下來了。「怎麼樣啊，你們經過暴風雨都沒有什麼吧？當然我看起來是一切都好。這是頂要緊的事。」

他像電閃似的又跑到樹榦上去說：「底下我覺得太濕了。等一會，讓我找一個好點的地方。你們不怪我吧。謝謝，我知道你們不會怪我的。在這兒我們還是一樣可以談的。」

他在一根直樹枝上來回的跑着。「糟透啦，」他說。「真是個驚人的亂子！你們不會相信我多害怕來着。我拱起背縮在一個角落裏像耗子似的靜靜呆着一動也不敢動。坐在那兒不動是最糟糕的事了。你始終都希望着別出什麼事。可是我的樹在這種時候真是好極了。我要說出他的好處。我對他很滿意。我有了這個樹就從來沒有想到別的樹上去過。可是你要看見今天牠裂開來的那個樣子，無論誰在那兒都得嚇一跳。」

松鼠坐了起來，用他那漂亮的直尾巴保持着平衡。他把他的白胸脯露出來，兩個前爪用力按在心上。他不說什麼你也會相信他是緊張來着。

『我們要到草地上去曬太陽把身上曬乾。』斑比的媽媽說。

『這倒是個好法子，』松鼠叫着說，『你們真聰明。我老說的，你們多聰明呀。』他只一跳就跳到高處的樹枝上去了。『你們現在到草地上去再好也沒有了，』他朝下面喊着說。接着他就在樹頂上輕輕的跳過來又跳過去。『我要到上面有太陽的地方去，』他快活的說，『我渾身都濕透了，我要一直跑到上邊去。』他也不管斑比他們是不是還在聽他說話。

草地上充滿了生氣。朋友野兔在那裏，還帶了他的一家人。艾娜姨同着她的孩子還有幾個熟人也在那裏。那天斑比又看見他爸爸了。他們是慢慢的從相反的方向跑出來的。還有一個第三隻鹿也來了。他們在草地上來回的走，各走各的路。他們對誰都不注意，甚至彼此都不講話。斑比一會看看他們一會又看看他們。他尊敬他們。可是充滿了好奇心。

過了一刻，他同果波芳蘭和幾個別的孩子談天了。他想玩一會。大家都同意了，於是

他們開始繞着圈子跑起來。芳蘭是最活潑的一個。她真是又壯健又靈活，老有許多新鮮的念頭。可是果波一刻工夫就累了。他讓暴風雨嚇壞了。他的心剛才像錘子錘似的，現在也還在通通的跳。果波有點很無用的地方，可是斑比喜歡他。因為他忠厚聽話，總有一點憂鬱但從不讓你曉得。

過了些時候，斑比知道草地上的青草有多好的味道了，他也知道了嫩葉和金花菜有多細膩多甜美。他要扭動着依偎在媽媽身上舒服一番，不知怎的媽媽總是把他推開了。『你已經不是小孩兒了。』媽媽會這樣說。有的時候媽媽甚至會不高興地說：『走開，讓我清靜一會兒。』有的時候媽媽在小樹林的陰處站起來就往外走，在日正中午的時候站起來就往外走，也不管斑比是不是跟在她背後。往往在他們徘徊於日常走慣了的路上時，媽媽好像不願意留心斑比是不是在她後面，是不是跟她走着一條路。

有一天他媽媽不見了。斑比莫明其妙怎麼會有這種事的，他想想不通。可是他媽媽是不見了，而且這是斑比有生以來第一次孤伶伶一個人獸着。

他四處徘徊，不知怎樣才好，他慢慢的有點担起心來；他着急，又非常想他媽媽。他很傷心的站着叫他媽媽。可是沒有人答應，也沒有人來。

他傾耳聽了聽，又嗅了嗅。什麼也沒有嗅到。他又喊了。他柔和的、可憐的、像要哭似的叫着：『媽媽，媽媽！』可是一點用也沒有。

後來他失望極了，他忍不住，只好開始走路。

他踏着他認識的一條路走，一會兒停下來，一會兒叫喊。他徘徊着，猶疑不定的踏着步子，越走越遠，又害怕又沒有主意。他沮喪極了。

他走了一程又一程，走到了他從沒有去過的路。走到了他不認識的許多地方。他簡直不知道他要到那裏去。

後來他聽見了兩個像他一樣的孩子聲音在叫『媽媽，媽媽！』他站定了聽。那就是果波和芳蘭。一定是他們。

他很快的跑向有聲音的地方，一會工夫他就在樹葉子中間看見了他們的小紅背心。果

波和芳蘭正並肩站在一棵葉莢樹旁邊傷心的叫着：『媽媽，媽媽！』

他們聽見樹叢裏沙沙的響都高興非凡。可是等看見了斑比，却又失望了。雖然如此，斑比來了，他們還是稍微得到一點安慰。同時斑比可以不再孤伶伶一個人默着，也歡喜了。

『我的媽媽不見了。』斑比說。

『我們的媽媽也不見了。』果波悲傷的回答。

他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很喪氣的樣子。

『他們到那兒去了呢？』斑比問，他不禁要嗚嗚咽咽的哭了。

『我也不知道。』果波嘆了一口氣。他的心通通跳着，他覺得慘得很。

忽然間芳蘭說：『我想她們也許跟我們爸爸在一起。』

果波和斑比詫異的看着她。他們充滿了驚愕。『你說她們去看我們的爸爸了嗎？』斑比一邊問着，一邊發起抖來。芳蘭也在抖，可是她臉上裝出聰明的樣子。她好像曉得很多事可是不願意都說出來。實際上當然她什麼也不曉得，連她自己都猜不出這個念頭是從那

裏來的。可是等果波又問：「你真那麼想嗎？」她却裝出像一回事似的神氣，神祕的回答着說：『是，我是那麼想。』

無論如何，這個假定是須要研究一番。可是雖然如此斑比還是不樂觀。他連研究都不能研究，他太發愁太傷心了。

他走出去了。他不肯停留在一個地方。芳蘭和果波跟着他走了一段路。三個人都在叫着『媽媽，媽媽！』後來果波和芳蘭停住腳，他們不敢再往遠處走了。芳蘭說：『我們爲什麼要走呢？媽媽知道我們在那兒的。還是在這兒獸着吧，等她回來好找得着我們。』

斑比獨自往前走。他走過一個叢林來到一塊空地上。在這空地的中間斑比忽然停住了。他突然覺得好像在地下生了根一樣不能動了。

在空地一端，一個榛樹叢旁邊站着一個動物。斑比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動物。同時大氣又帶了一種他從沒有聞見過的味道。這是一種奇怪的味道，濃厚而刺鼻。他簡直興奮得要發狂。

斑比凝視着那個動物。那動物站得挺直驚人。他非常瘦，臉是白的，鼻子和眼睛周圍都是光禿禿的。那個臉露出一種可怕的样子，一種冰冷的恐怖。那個臉有很大的威力壓着他。看着那個臉是一樁受不了的苦事，可是斑比還是站着眼睜睜的望着他。

好久的工夫那個動物都一直站着不動，後來他從靠近他臉的地方伸出一隻腿來。斑比根本沒有注意那個地方有腿。可是等那可怕的腿伸到上面去的時候，斑比已經被這一個動作嚇倒了。像閃電一樣的一瞬間內，他又逃回他剛才來的那個樹叢裏去了。

過了一刻他媽媽也回來了。她在斑比旁邊跳過了灌木和樹叢。他們並排跑，能有多快就跑多快。媽媽領路，因為她熟習，斑比就跟她跑。他們一直跑，終於回到了他們的樹蔭。

「你看見了『他』沒有？」媽媽溫和的問。

斑比回答不出來，他都喘不過氣來了。他只是點了點頭。

「那個就是『他』。」媽媽說。

他們兩個都打了一個寒噤。

斑
比

五八

VI

斑比現在常常一個人默着。可是他並不像第一次那樣着慌了。他媽媽常常不見而且無論他怎樣喊也不回來。過一陣她又會突然出現，仍舊和斑比默在一起。

一天晚上他又很孤獨的在徬徨。他連果波和芳蘭都找不到了。天變成了蒼灰色慢慢的開始黑下去，樹頂罩在底下的小叢樹上好像一個屋頂一樣。樹叢裏有響聲，一陣很大的沙沙聲從樹葉裏傳來，斑比的媽媽衝出來了。還有一個不知什麼人緊跟在她後邊跑。斑比不知道這是艾娜姨還是他的爸爸還是另外一個人。不過他馬上認出了他的媽媽。雖然她很快的從他前面衝過去了，可是他聽得出她的聲音。她叫喊斑比覺得好像是在鬧着玩，雖然他也覺得這聲音略微帶一點害怕的成分。

有一天斑比獨自在樹叢裏徘徊了幾個鐘點。末了他開始叫了。他再也受不住孤獨之苦。他覺得過一會他就更慘了。所以他才開始叫他的媽媽。

忽然有一個老鹿站到他面前嚴肅的望着他。斑比沒有聽見他來倒嚇了一跳。這個鹿比別的幾個還顯得有威風，顯得更高，更傲。他的外套閃爍着好看的深紅色，可是他的臉却帶着銀灰的光。還有高的有黑珠子的角在他兩隻過敏的耳朵上立着。

「你叫些什麼？」老鹿厲聲的問。斑比囁於其威抖得不敢回答。「現在你媽媽沒有工夫管你了，」老鹿繼續說。斑比完全被那威風凜凜的聲音壓倒了，同時他也讚嘆着那聲音。「你不會一個人獸着嗎？不怕羞！」

斑比想說他完全可以一個人獸着，他已經常常一個人獸過，可是他說不出。他順服並且覺得萬分難為情。那個老鹿轉過身去走了。斑比不知道他走到那裏去，不知道他是怎樣走的，也不知道他走得快還是慢。他就是忽然間走了，和他來的時候一樣。斑比豎起耳朵聽，可是聽不見離去的脚步，也聽不見樹葉動。他想那個老鹿一定在一個近的地方，於是他四面八方的嗅。並沒有嗅出什麼味。斑比喘了一口氣想想刺了他一個人倒放了心。可是他感到有一種熱烈的願望想再見那老鹿一次，得到他的讚許。

媽媽回來他並沒有告訴她這一次的遭遇。後來他媽媽又不見了他也沒有叫。他一邊徘徊一邊想着那個老鹿。他非常希望遇見他。他想告訴他：『你看，我不叫我媽媽了。』好讓老鹿誇獎他。

可是後來他在草地上和果波芳蘭在一起的時候，他把這事先告訴了他們。他們留心的聽，想不出可以同這個故事相比的東西可講。

『你沒有嚇着嗎？』果波興奮的問。

『是啊。』斑比說實話了，他是嚇着的，可是只嚇着一點。

『要是我的話，該嚇死了。』果波表示他的意見說。

斑比回答說他並沒有十分害怕，因為那個鹿非常漂亮。

『那也好不了多少，』果波附了一句。『我一定會嚇得看都不敢看他。我一害怕，眼睛前面就有一道一道的光，所以我什麼也看不見。還有我的心跳得快得不得了，我都不呼吸。』

芳蘭聽了斑比的故事，變得很沉靜，什麼話也沒有說。

可是下一次他們遇見的時候，果波和芳蘭急急慌慌的跳了過來。他們又讓媽媽攔下了，斑比也是剩了一個人。「我們一直找了你半天。」果波喊着說。「是的。」芳蘭像有要緊事似的說，「因為我們現在知道你看見的是誰了。」斑比奇怪得跳了起來問道：「誰呀？」

芳蘭莊嚴的說：「就是老王子。」

「誰告訴你的？」斑比追問。

「媽媽。」芳蘭回答說。

斑比吃了一驚。「你把那故事全告訴她了嗎？」他們兩個人都點點頭。「可是那是個秘密呀！」斑比生氣的喊着。

果波馬上想遮掩自己。「我沒有說，是芳蘭。」他說。可是芳蘭興奮的叫道：「什麼叫做秘密呀？我想知道那是誰。現在我們都知道了，不是更好玩嗎。」

斑比急着想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把火氣也消下去了。芳蘭什麼都告訴他了。「老王子是全樹林裏最大的鹿。沒有一個鹿可以同他比。沒有人知道他多大年紀。沒有人探得出他住在那裏。誰也不認識他家裏的人。看見他一次的人都非常少。有的時候因為很久沒有人看見他，都以為他死了。過一些時，有個人看見他一眼，大家才知道他還活着。誰也不敢問他到那裏去了。他不同人說話，也沒有人敢同他說話。他走的路都是別人從來沒有走過的。他熟習森林裏最僻奧的地方。而且不知道有危險這麼一回事。別的王子常常鬥，有時爲了好玩或是比力氣，有時認真決鬥。許多年來沒有一個人和老鹿鬥過。很久以前和他鬥過的都死光了。他是偉大的王子。」

斑比原諒果波和芳蘭把他的祕密洩漏給他們媽媽了。他知道了這些重要的事情反倒高興起來，可是他慶幸果波和芳蘭還不完全知道這件事。他們不知道偉大的王子曾經說過，「你不會一個人獸着嗎？不怕羞！」斑比慶幸他沒有把這些事告訴他們。因為要是告訴了他們，他們就該同別的事一起說出去，那麼整個林子裏都該紛紛議論這椿事了。

那天晚上，月亮昇上來的時候，斑比的媽媽又回來了。他偶然看見她站在草地上一棵大橡樹底下四面找他。他馬上認得是媽媽，就跑了過去。

那天晚上斑比學到了一點新東西。他媽媽又累又餓。他們就沒有走到平常那麼遠的地方。媽媽在草地上吃了點東西充饑，斑比也是常常許多餐都在這裏吃的。他們並着肩在小樹叢上咬點東西，愉快的嚼着，漸漸越走越遠，走到林子裏去了。

過了一刻，樹叢裏傳來一陣很響的沙沙聲。斑比還沒有來得及猜是什麼東西，他媽媽已經開始大聲叫起來，像她駭極了的或是要發狂時候的叫聲一樣。『啊噢！』她叫了之後，跳一跳，停下脚又叫『啊噢！』『咆！』沙沙聲越來越響，斑比一直用心研究那漸漸走近的巨大的東西到底是什麼。他們已經就近在眼前了。他們像斑比、斑比的媽媽、艾娜姨、和他家裏其餘的人，可是他們龐大而且身體強健得不得了，斑比凝視着他們發呆。

忽然間斑比開始叫了，『啊噢！咆！』他簡直沒有覺到他在叫。他克制不住自己了。行列慢慢的過去，三四個巨大的怪物，一個跟着一個。最末尾一個比其他的還要大。他

頸上有粗的鬃毛，他的角像樹一樣。看着他們，斑比連氣都透不過來了。他站着滿心驚奇的叫着，因為他有生以來從沒有這樣不可思議的激動過。他害怕，怕得特別。他覺得自己小得可憐，連他媽媽他都覺得有點瑟縮了。他覺得莫明其妙的害羞，同時恐怖震撼了他。他叫了：『咆！咆！』他覺得這樣叫着比較痛快點。

行列走過去了。什麼可看可聽的東西都沒有了。連他媽媽都沉默着。只有斑比一會一會的發出短的叫聲。他還覺得害怕。

『不要響了，』他媽媽說。『現在他們已經走了。』

『啊，媽媽，』斑比細聲說：『那是誰呀？』

『噢，』媽媽說：『說穿了他們並不是什麼危險的東西。那就是你的大個子表弟兄，麋鹿，——他們強壯有地位，比我們力氣大得多。』

『他們不危險嗎？』斑比問。

『照規矩是不危險的，』他媽媽解釋說：『當然，也有人說出過很多事。有人說他們

這些那些，可是我不知道這種閒話確實不確實。他們從來沒有傷害過我，也沒有傷害過一個我認識的人。」

「要是他們是我們的表弟兄的話，他們怎麼會害我們呢？」斑比問。他想鎮定可是還在發抖。

「他們從來不害我們的，」他媽媽回答說：「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回事一看見他們就害怕。我自己都不明白。每次都是這樣。」

斑比聽了她的話漸漸的放了心，但他還是在沉思。正巧在他頭上一棵赤楊樹的樹枝上，夜游鷹又在使着讓人聽了血都凝固起來的調子叫。斑比迷惑了忘了做出嚇了一跳似的樣子。不過夜游鷹還是飛過來問道：「我沒有嚇着你嗎？」

「當然嚇着啦！」斑比回答說：「你總是嚇我的。」

夜游鷹低聲咯咯的笑了。他高興了。「你別怪我啊，」他說：「我這樣慣了。」他把毛蓬鬆起來像個球似的，把嘴埋在雪白的羽毛裏，做出非常聰明非常莊重的臉來。他覺得

滿意了。

斑比把心事和他說了，「你知道嗎？」他好像說什麼機密事似的說：「我剛才嚇得比現在還要利害。」

「是嗎！」夜游鷹不高興的說。

斑比把他遇見他那巨大的親戚的事告訴他了。

「別跟我說親戚的事，」夜游鷹喊着說，「我也有親戚。可是因為我只在白天空，所以他們現在都不理我了。不是的，親戚根本沒有多大用處，他們要是比你大，就不會對你好，要是比你小，就更不值錢。他們若比你大，你就受不了，因為他們驕傲。他們若比你小，他們就受不了，因為你驕傲。得啦，我情願不跟那一大羣傢伙打交道。」

「可是，我連我的親戚都不認識，」斑比難為情的笑着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也沒有看見過他們，在今天以前。」

「別管這些人啦，」夜游鷹勸斑比說：「聽我的話，」他像含着深遠的意思似的轉着

眼睛，『相信我吧，這是頂好的法子，親戚絕沒有朋友好，你看我們，什麼關係都沒有，可是我們是好朋友，這樣強得多了。』

斑比想說別的話可是夜游鷹接着說：『我對這些事有經驗。你還太年青，相信我吧，我曉得的事多。再說，我也不願意管家常事。』他好像有所思慮似的轉着眼睛，而且莊重的臉給人的印象很深，所以斑比也就緘口不言了。

又過了一夜，到早晨，出了一樁事。

那是一個萬里無雲的早晨，露水潤潤的很清新。樹上的葉子和小叢樹都好像忽然間發出了甜蜜的味兒。草地上升起一大團一大團雲也似的香氣直到樹頂上。

『比！』白頰鳥醒來這樣叫着。他們叫得非常輕，可是因為天還灰濛濛的沒有亮，他們停了一刻不作聲。那一會的工夫完全靜了。接着一隻老鴉在遠處的天空中粗而鈍的叫了起來。老鴉已經都醒了，正在樹頂上一個個的打招呼。喜鵲馬上響應了。『夏克拉夏！你們以為我還在睡覺嗎？』跟着幾百種小聲音在這兒那兒輕輕的響了。『比！比！啾！』這些聲音裏還帶着睡意和黑暗。而且是從遠的地方傳來的。

忽然一個山鳥飛到一棵山毛櫸的頂上去了。她停在最高的一根枯瘦的伸在天空中的樹枝上，坐在那裏看遠遠的樹上；天厭倦了黑夜，由淡灰色漸漸的在遙遠的東方亮了起來，

漸漸的有了生氣，這時她開始唱歌了。

她那黑色的小身體在那麼遠的地方只像一個小黑點，像一片枯葉。可是她的愉快的歌像奔騰的洪流一樣流遍了整個森林。一切東西都開始動了：黃鶯叫了，小紅頸鳥和金翅雀也在叫；白鴿從這裏撲到那裏，拍他拍他的拍着翅膀，野鷄咯咯的叫好像喉嚨都要叫破了似的，他們從棲木上飛到地上來的時候，翅膀的響聲輕而有力。他們不斷的發出像金屬的要裂開來似的叫聲夾着輕而柔靜的咯咯聲，在這聲音上面有白鷹又尖又愉快的叫聲：

「呀！呀！呀！」

太陽昇起來了。

「的哨 的哨！」黃雀高興了。他在樹枝中間飛來飛去，那圓的黃身體在晨曦裏一閃一閃像一個生了翅的金球。

斑比在草地的大橡樹底下走着，草地上露水晶晶的閃亮，上面有花草和濕土的味道，有上千種生物的細語，朋友野兔在那裏，好像在想什麼要緊事，一個驕傲的野兔趾高氣揚

的走過，咬着草的種子小心翼翼地左顧右盼。他頸上像金屬似的深藍色在太陽光裏一燦一燦的亮。

有一個王子站在斑比旁邊。斑比以前從來沒有在這麼近的地方看見過任何一個爸爸。那個鹿正站在他前面，就在榛樹隔壁，稍微被樹枝遮住了一點。斑比不動。他想讓王子走出來，又在揣摸自己敢不敢跟他說話。他想問問媽媽，周圍看了看。可是他媽媽已經走開了，站在一個相當遠的地方，在艾娜姨旁邊。這時果波和芳蘭從樹林裏跑出來了。斑比還在想那件事情站着不動。他若是走到媽媽和別人的旁邊去就得經過王子身旁。他覺得好像不能去似的。

『好吧。』他想：『我用不着先問媽媽了。老王子同我說話我並沒有告訴媽媽。我要說「王子，早啊。」他不會爲了這個生氣的。可是他要生氣的話，我就趕快跑。』斑比的決心開始動搖了，他正和他的決心鬥爭。

一會工夫王子從榛樹叢後面走到草地上來了。

『好了。』斑比想。

跟着來了一聲像雷似的響聲。

斑比縮成一團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他看見王子在他鼻子底下跳了起來，經過他面前一躍就衝到樹林裏去了。

斑比茫然看着四周。那雷聲的餘波還在震動。他看見他媽媽艾娜姨和果波芳蘭跳到樹林裏去了。他看見朋友野兔瘋了似的急急的跑了。他看見野雞伸長了頸子跑。他覺得森林忽然靜下來了。他一害怕跳進了小樹叢裏。還沒有跳幾下他就發現王子躺在地上，在他面前一絲不動的躺着。斑比恐怖的停下來，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王子躺着，肩頭上一個大創口裏流着血，他已經死了。

『別停！』旁邊一個聲音命令他。這是他媽媽，飛奔着衝過他面前。『跑，』她叫：『能跑多快跑多快！』她不緩下脚步來，一直向前跑去，而她的命令把斑比也帶在她後面跑了。她使出了全身的氣力跑。

「什麼呀，媽媽？」他問：「什麼呀，媽媽？」

媽媽一邊喘一邊回答他說：「這——是——他——！」

斑比打了一個寒噤，他們還繼續跑。末了他們喘不過氣了才停下來。

「你說什麼來着？告訴我，你說什麼來着？」一個柔和的聲音從頭上傳了下來。斑比向上一看，原來是松鼠一邊說着話一邊從樹枝裏出來。

「我一直跟你們跑來着，真可怕。」

「你也在那兒的嗎？」媽媽問。

「當然我也在那兒。」松鼠回答說：「我現在手脚還在發抖。」他筆直的坐着，用他那壯觀的尾巴保持着平衡，露出他的小白胸脯，把前爪捏着按在身上。「我緊張得都要發瘋了。」他說。

「我也有點嚇軟了。」媽媽說：「我不明白這回事。我們誰也沒有看見一樣東西啊。」

「是嗎？」松鼠奇怪的說：「我很早以前就看見過他了。」

「我也看見過。」又有一個聲音喊。那是山喜鵲。他飛過去停在樹枝上了。

「我也看見過。」上面來了一陣咯咯的聲音。這是坐在一棵槐樹上的喜鵲。

樹頂上的一對烏鴉粗聲叫道：「我們也看見過他。」

他們都坐在一起正經的談話。他們興奮異常而且好像充滿了憤怒和恐怖。

「誰呀？」斑比想：「他們看見了誰呀？」

「我盡了我的力了，」松鼠說着，把他的前爪按在心上。「我盡了我的力警告那個可憐的王子。」

「我呢，」喜鵲粗聲說。「我叫喚了多少聲呀？可是他一點也不着耳細聽。」

「他也沒有聽見我叫。」山喜鵲說。「我至少喊了他十回。我想從他面前飛過去，因為我猜他還沒有聽見我叫；我要飛到他站着的那個榛樹叢上。那兒他就不會聽不見我叫了。可是就在那一剎眼的工夫出了事。」

「我的聲音也許比你還大，而且我盡我的力量警告了他！」烏鴉用輕蔑的語調說。

可是那一類紳士就很少注意我們這種人。」

「真是太不注意了。」松鼠表示同意。

「得啦，反正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了。」山喜鵲說：「出了事當然不是我們的罪過。」

「那麼漂亮一個王子，」松鼠惋惜着說：「又正在年青力壯的好時候。」

「啊克！」喜鵲叫。『他要是不那麼驕傲多注意點我們，於他自己就有好處了。』

「他才不驕傲呢。」

「同他家裏別的王子比起來並不驕傲。」小喜鵲插嘴說。

「就是蠢。」喜鵲譏笑着說。

「你自己才蠢呢，」老鴉從上面朝下喊。『你不用說什麼蠢。整個兒森林裏的人都知

道你有多蠢。』

「我！」喜鵲大吃一驚的回答。『誰也不能罵我蠢呀，我也許愛忘事，可是怎麼會蠢呀。』

「啊！你愛怎麼就怎麼吧，」老鴉嚴肅的說：「忘掉我跟你說的話好了，可是記着王子並不是因為驕傲死的也還是因為蠢而死的，只是因為誰也逃不過「他」。」

「啊克！」喜鵲叫。『我不愛聽這些話。』他飛走了。

老鴉繼續往下說：「他已經用計策騙過我家裏好多人了。他愛殺什麼就殺什麼。沒有一樣東西能幫我們的忙。」

「你可得防備着他。」山喜鵲插嘴說。

「當然要防備的，」老鴉憂愁的說。『再見吧。』他飛開了，他一家人也陪着他走了。

斑比四周看了看。她媽媽已經不在那裏了。

「他們這回是說點什麼呀？」斑比想。『我不明白他們在談些什麼。他們說的這個「他」是誰呀？我在樹叢裏看見的那個也是「他」，可是「他」沒有殺死我。』

斑比想着那個躺在她面前肩頭受了創傷流着血的王子。也已經死了。斑比往前走。

森林裏又有一千種聲音在唱歌了，太陽的寬的光線從樹頂上一直射下來。到處都是亮的。樹葉也香起來了。白麋在上面很高的地方叫，近邊有一個啄木鳥在啄樹好像沒有出過一點什麼事似的。斑比有點不快活。他覺得有什麼黑黯的東西威脅他。他不明白生活這麼艱難這麼危險別人怎麼還會如此無憂無慮如此快活。後來他被一種想走到森林深奧的地方去的慾望纏住了。森林在誘惑他到僻奧的地方去。他想找一個躲避的地方，四面八方都有穿不透的樹叢遮掩着，沒有人能看得見他。他再也不想到草地上去了。

有東西在樹叢裏輕輕的動。斑比猛然向後一退，老鹿站在他面前了。

斑比直發抖。他想逃走，可是他抑制住自己停下來了。老鹿用他那雙偉大的深奧的眼睛望着斑比問道：『你以前到這裏來過嗎？』

『是。』斑比柔和的說。他的心都要跳到他喉嚨裏來了。

『你媽媽在那裏？』老鹿問。

斑比還是很柔和的回答說：『我不知道。』

老鹿一直注視着他。『你已經不喊她了嗎？』他說。

斑比望着那個高貴的鐵灰色的臉，望着那鹿的角忽然充滿了勇氣。『我也可以一個人獸着了。』他說。

老鹿打量了他一會；溫和的問道：『你不是不久以前叫媽媽的那個小孩嗎？』

斑比有點難為情，可是他的勇氣還在。『是的，我就是。』他承認了。

老鹿沉默的看着他，斑比覺得那雙深奧的眼睛好像更溫和了。『那回你罵我來着，王子，』他興奮的喊：『因為我怕一個人獸着。從那個時候起我就不怕了。』

老鹿表示讚許似的望着斑比極輕微的笑了一笑，輕微得簡直看不出。可是斑比還是看出了。『高貴的王子，』他放了心這樣問：『出了什麼事了？我不明白。他們說的「他」是誰呀？』他看見那個黑沉沉的視線在命令他不要作聲，嚇了一跳，馬上停了嘴。

又停了一刻。老鹿注視的目光從斑比身上移到遠處去了。接着他慢慢的說道：『你自己去聽去聞去看吧。你自己去研究吧。』他把有角的頭抬得更高了。『再會！』他說，別

的話什麼也沒有講。後來他就不見了。

斑比像讓釘子釘住了似的站着直想哭。可是那聲再會還在他耳朵裏留着餘音，把他撐住了，老鹿說的『再會』，他大概沒有生氣。

斑比覺得榮耀得全身震動，並且好像被一股熱誠感悟了。是的，生活是艱難而且充滿了危險。可是無論甚麼東西都儘管來吧，他會學着忍耐一切。

他慢慢走到森林裏更僻奧的地方去了。

斑
比

入
〇

草地邊上那棵大橡樹的葉子在落。所有的樹葉都在落。

大橡樹上有一個枝子比別的枝子生得高，一直伸到遠處遮在草地上。就在這樹枝子的尖端上有兩片葉子吊着。

「現在不像從前的樣子了。」一片葉子對另一片葉子說。

「可不是，」那個葉子回答說：「我們已經有好多都在今天晚上落掉，這個枝子上差不多只剩了我們兩個了。」

「你絕不會知道下回輪到誰，」第一個葉子說：「就連天氣暖的時候，出太陽的時候，有時候也會颳大風下大雨，那時許多葉子就會被扯下來，雖然他們還年青，你再也不會知道下回輪到誰。」

「現在太陽很少出來了，」第二個葉子嘆氣說，就是出太陽的時候也不暖和。我們非

要再暖和一下不可了。」

「是真的嗎？」第一個葉子說：「真的我們走了之後就有人來代替我們，他們走了又有別人，再下去還有許多人嗎？」

「這確是真的。」第二個葉子小聲的說：「我們簡直連想都想不了，這是我們的力量所不及的。」

「這讓我很難過。」第一個葉子加了一句。

他們沉默了一會。後來第一個葉子自言自語的說：「爲什麼我們非落不可呢……？」

第二個葉子問道：「我們落了之後怎麼樣呢？」

「我們沉下去……」

「我們底下是什麼？」

第一個葉子回答說：「我不知道，有人這麼說，有人那麼說，可是誰也不知道。」

第二個葉子問道：「等我們掉下去的時候還覺得出什麼嗎？還曉得自己是怎麼回事

麼？」

第一個葉子回答說：「誰知道？掉到底下去的從來沒有一個回來告訴過我們這些事。」他們又沉默了。後來第一個葉子對第二個葉子溫和的說：「別太愁這些啦，你在發抖。」

「沒有什麼，」第二個葉子回答說：「我現在是爲了一點小事發抖。我覺得我的手不像從前那樣靠得住了。」

「別再談這些事啦。」第一個葉子說。

「不談了，隨他去吧。可是——我們談些什麼呢？」他沉默了一會接着又說道：「我們兩個誰先走呀？」

「還有很多時候愁那些事？」第一個葉子有自信的說：「我們來回想一下從前多麼美妙吧，太陽出來照耀得那麼暖和的時候，我們都覺得生氣勃勃像要漲破了似的。你記得嗎？還有早晨的露水，寧靜美好的夜晚……」

「現在的夜晚真可怕，」第二個葉子埋怨着說：「而且長得沒有盡頭的。」

「我們不應該埋怨，」第一個葉子柔和的說：「我們已經比許多許多人活得長了。」

「我變得多了嗎？」第二個葉子羞澀的但是堅定的問。

「一點也沒有變，」第一個葉子確定的說。「你不過是自己那麼想因為我變得又黃又醜了。可是你就兩樣。」

「你和我開玩笑。」第二個葉子說。

「不是，是真的，」第一個葉子認真的說，「信我的話好了，你同剛生出來的那一天一樣可愛。也許這兒那兒稍微有點黃點，可是不大看得出來，有了這點斑點反而更顯得你漂亮了，真話。」

「謝謝你，」第二個葉子低聲說，好像很感動的樣子。「我不信你的話，不是完全不信，可是我感激你，因為你那麼好，你老是對我好的。我現在才慢慢的明白你對我有好多好。」

「噓！」另一個葉子說，他不響了，因為她很煩悶不願意再多說話。

他們兩個人都不響了。過了幾點鐘。

一陣帶着潮氣的風吹過，又冷，又殘酷，吹過了樹頂。

「啊呀！這回，」第二個葉子說：「我……………」

她的聲音就這樣停了。他讓風吹落轉着圈子飄下了地。
冬天來了。

斑
比

八
六

IX

斑比看出世界變了樣子。他對於這個變了樣子的世界不大習慣。他們都好像一直過着闊人的日子。現在到了受窮的時候了。因為斑比只曉得什麼東西都有的是。他覺得應該永遠有很多東西吃。他從沒有想到要愁吃。他認為老可以在沒有人看得見的可愛的綠蔭底下睡覺，並且可以永遠穿着他那件光滑漂亮柔潤的紅外套。

現在一切都在他不知不覺之間變了。這個變化的過程在他看來好像是一件小故事。他愛看那乳白色的霧的輕紗清早從草地上升起，或在破曉的灰色天空底下忽然間落下去。那一塊塊輕紗在太陽光裏消失得多美啊。他看了蓋在草地上的霜白得耀眼也高興。有的時候他喜歡聽他的大個子表弟兄麋鹿叫喚。整個森林都會被他們雄壯的聲音震動。斑比常常聽着他們就叫就害怕，可是他心裏砰砰跳却非常羨慕他們。他記得那些王爺的角上有枝極像高大的樹一樣。並且他們的聲音也像他們的角一樣雄壯。無論什麼時候他只要聽見那沉重的

音調，就會站定了一動不動。他們寬洪的聲浪向他滾來，好像高貴狂熱的血在奔吼，有一種原始的力量表達出熱望憤怒和驕傲。斑比掙扎着想克制恐怖可是沒有用。他一聽到這種聲音就嚇倒了，不過他認為有這些尊貴的親戚也是榮耀的事。同時他又感覺到一種奇怪的煩悶，因為他簡直無從和他們接近。他不知道是怎樣也不知道是為什麼，甚至於都沒有特別理會到，可是這件事讓他不快活讓他感覺受了恥辱。

等到尋偶的季節過去了之後，那些鹿的雷霆似的雄壯的聲音靜下去了，斑比才開始又注意別的東西。

夜裏在樹林裏徘徊的時候，或是白天在樹蔭底下躺著的時候，他聽見落葉在樹叢中間唧唧細語。樹頂上樹枝上不斷的有葉子一片片飄到空中發出沙沙的聲音。一種微妙的銀似的響聲不斷的落到地上。將要睡醒時聽見這神祕而帶着哀愁的細語，或是聽着這聲音慢慢的睡着都是極美妙的事。不多一會葉子就厚厚的鬆鬆的鋪在地上了，你若在上面走，落葉就輕輕的沙沙響着散到四面去。走一步踢開一脚真怪好玩兒的，落葉都堆得很高。走在上面有

一種「西西」的聲音又柔細又清楚並且像銀的響聲一樣。不但如此，這東西還很有用處，因為現在斑比要特別注意聽注意嗅東西了。有了落葉你可以聽見遠處的一切聲音。只要輕輕一碰就「西西」的響，所以無論什麼人也不能在落葉上偷過。

可是後來雨來了。從一清早起一直傾盆似的下到夜深。有的時候下一整夜還不停，要下到第二天，停一停加上新的勁兒再下。空氣是潮的冷的，整個世界好像都充滿了雨。你要是想咬一點草地上的草，滿嘴都是水，就是極輕的拉一拉小樹枝，也會有好多水濺到你的眼睛鼻子上。樹葉不沙沙的響了。蒼黃的浸透了水躺在地下，讓雨打扁也不作聲了。斑比第一次曉得下了整天整夜的雨之後全身都濕透了有多難過。還從來沒有下過霜，可是他已經盼望暖和的日子了，並且覺得身上濕透了還要到處跑是很苦的事。

括北風的時候，斑比知道冷是怎麼一回事了，把身子團作一團偎在媽媽旁邊也沒有多大用處。當然一開頭他是覺得躺在那兒起碼有半邊身子暖和已經好得不得了了。可是北風整天整夜在樹林裏怒吼。好像讓一種不可了解的冰冷的憤怒激得發了狂，又好像要把樹

林連根拔光或毀掉。樹頑強的抵抗着發出啞啞的呻吟聲，用力掙扎想抵住風的猛烈攻擊。你可以聽見他們拖長的呻吟，像嘆氣似的軋軋聲，粗枝子裂開的大響聲，一會一會有樹幹打斷的怒沖沖的破裂聲，打败了的樹破裂將死的身體上有一塊塊創傷好像在尖聲的叫着。什麼別的聲音也聽不見，因為暴風更兇猛的衝到森林裏來了，風的吼聲把別的小聲音都淹沒了。

現在斑比知道窮苦來了。他看到風和雨把世界改變了多少。大樹小樹上一片葉子都沒有了。他們像受了委屈似的站着赤裸的身體讓大家看。光禿禿的褐色的四肢伸向天空去乞憐。草地上的青草又枯又短，好像陷到土裏去了似的。連那塊草地都顯得淒涼光禿了。因為樹葉都已經落光，所以不能再像從前一樣躺在樹蔭裏躲着。草地上四面都透空了。

一天，一隻小山喜鵲飛過草地的時候，有些涼的白的東西掉在他眼睛上。跟着又掉了些。他覺得好像眼前掛上了一塊薄紗，小的，白的，迷眼睛的雪花在他身旁跳舞。山喜鵲稍微遲疑了一下，輕輕的鼓了鼓翅膀，就一直線飛上了天空。可是不行。涼的小白雪片到處

都是，又飛進他眼睛裏去了。他繼續一直往上飛，越飛越高。

「別太費力了，小人兒，」一個往同一方向飛在他上面的老鴉朝下面喊着說。「別太費力了。你飛高了也躲不掉這些小片兒。這是雪。」

「雪！」山喜鵲吃驚的叫，一面在一點點飄來的雪花中用力飛。

「對啦，」老鴉說：「冬天到了，這就是雪。」

「對不住，」山喜鵲回答說：「可是我五月裏剛離開窩。冬天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

「好多都是像你這樣的，」老鴉說：「可是你慢慢的就會知道了。」

「噢，」山喜鵲說：「要是這是雪的話，我想我就在這兒坐一會兒吧。」他停在一根椴骨木上抖擻了一下身體。老鴉却呆笨的飛去了。

起初斑比喜歡雪。大氣是安靜和平的，白的雪星打着旋落下來，世界好像完全變了。斑比覺得世界變得更輕鬆更有意思了，只要一會兒太陽，什麼東西就都發光，白的罩子晶晶閃耀，亮得你睜不開眼睛。

可是斑比不久就不喜歡雪了。因為越來越難找吃的東西了。他要費不知道多少勁把雪扒開纔找得着一根枯草。凍硬了的雪會碰痛他的腿，他怕把脚傷了。果波已經傷了脚。不過當然像果波那樣的人是常常給他媽媽找麻煩的。

鹿現在總是在一起而且比以前還要親熱了。艾娜常常帶她的孩子來。最近有一個叫瑪列納的半大的牡鹿加入了這個圈子。可是供給笑料最多的還要算老奈特拉。她是個自滿的人物，對於什麼事都有他一套主張。她常說，「不，我不願意再管孩子了。那種把戲我已經要夠了。」

芳蘭問道：「孩子就是把戲又有什麼關係呢？」這樣一來奈特拉就會裝做生氣的樣子說：「可是他們是壞把戲，我真弄夠了。」

他們相處得非常好，常常一個靠一個坐着談閒天。孩子們從來沒有機會聽見過這麼多話。

現在甚至於有一兩個王子也常常和他們在一起了。一開頭情形好像有點僵，因為孩子

們有些害羞。可是不久就變了，他們都處得很好。斑比羨慕王子羅諾，一個威風凜凜的王者，他並且從心裏喜歡那個漂亮的卡魯斯。他們的角已經脫落了，斑比常常望着王子們頭上兩個石板灰色的用點光滑閃亮上面還有許多細緻的斑點。他們樣子非常尊貴。

一個王子要說起「他」的事那就有趣極了。羅諾左邊的前腳上隆起一塊上面結了厚疤。他那隻腳有點跛，常常問人說：「你們真看得出我跛嗎？」大家聽了總是馬上告訴他一點也沒有跛的樣子。羅諾就是想聽這句話。而且實在他的跛也是看不出來。

「是的，」他老是這樣講下去。「那回我真是死裏逃生。」接着羅諾就該講「他」怎樣嚇他怎樣向他開火。但是只打中了他的腿。他簡直痛得要發瘋，也難怪，因為他的骨頭都碎了。可是羅諾並不慌。他用三條腿站起來跑了。雖然受了傷他還是忍着疼跑，因為他知道有人追他。他不停的跑，一直跑到晚上。這時候他才休息。不過第二天早晨他還繼續走，直走到一個他認為是安全的地方。後來他就休養，一個人躲起來住，等他的傷復原。末了他出來做了英雄。他跛腳，但他覺得沒有人看得出。

他們現在常常在一起很久，講許多故事。斑比第一次聽見這樣多關於「他」的事。他們講「他」的樣子別提多可怕了。沒有一個人敢看「他」那蒼白的臉。斑比已經由他自己的經驗知道了。他們也講到「他」的氣味，這回他又可以開口，可是他一直受着好家教，沒有在長輩談話的時候插嘴。他們說「他」的氣味一百回有一百回不同，可是你立刻可以辨別得出，因為這氣味總是刺激的，不可測量的，神祕而可怕的。

他們談到「他」只用兩條腿走路，並且兩隻手有驚人的力氣。有幾個不知道手是什麼。等到有人解釋手是什麼之後，老奈特拉說：『我不覺得這有甚麼驚奇。你們說的那些玩意兒，松鼠就樣樣都做得到，連小耗子都能變這套戲法兒。』他看不起似的把頭扭過去了。

『不是的啊，』別的人喊着說，他們然後解釋給他聽「他」做的事一點也不一樣。可是老奈特拉還是不服。『那麼鷹怎麼樣呢？』她說：『鴉呢？貓頭鷹呢？他們只有兩條腿，想捉東西的時候，一條腿站着，一條腿捉。這難得多了，「他」準不會。』

凡是和「他」有關係的事，老奈特拉一點也不佩服。她恨「他」入骨。「他真可惡！」她說，心裏也老是這樣想。再說呢，並沒有別人反對她，因為誰也不喜歡「他」。

當他們說到「他」有三隻手的時候，談話更變得複雜了，不單是兩隻手，還有第三隻手。

「那是老話了。」奈特拉乾脆的說：「我不信。」

「是嗎？」羅諾插嘴說：「那麼「他」用什麼東西打壞我的腿的呢？你能告訴我嗎？」

老奈特拉不在意的回答說：「那是你的事，先生，「他」從來沒有打壞過我的腿。」

艾娜姨說：「我看得多了，我想「他」有三隻手這一說有點道理。」

「我同意你的話，」年青的卡魯斯有禮貌的說，「我有一個朋友，一個老鴉……」他停下來，一時有點難為情，四周圍一個個看了一轉，好像怕別人笑他。但是等他看見大家都留心的聽着，就又說下去了。「這個老鴉非常消息靈通。」他說：「「他」真的有三隻手，可不是老有的。那個第三隻手才是壞手，老鴉說。不像別的兩隻那麼長着，而是掛在「他」

的肩膀上。老鴉說他準看得出「他」或是像「他」的東西什麼時候有危險性。「他」要是
不帶第三隻手來就不危險。」

老奈特拉笑了。「我的卡魯斯先生呀，你那位老鴉是個笨貨，」她說：「你告訴他就
說我這麼說的。她要是真像她自以為的那麼聰明，她就應該知道「他」永遠是危險的。」
可是別的人都各有異議。

斑比的媽媽說：「有些「他」是不危險的，一看就看得出。」

「是嗎？」老奈特拉問。「我想你大概是站在那兒不動等「他」過來給你請安是吧？」
斑比的媽媽溫和的答道：「我當然不會站着不動的，我會逃。」

芳蘭插嘴說：「你老應該逃才對。」大家聽着都笑了。

可是當他們談到第三隻手的時候，人人都嚴肅了。漸漸的大家害怕起來。不管他是什
麼吧，第三隻手也好，別的東西也好，反正是可怕的，而他們自己也不曉得是怎麼回事。
他們是從別人講的故事裏聽來的，很少幾個人曾經親眼看見過。「他」總是靜靜的站着，

離得遠遠的絕對不動。你不能解釋「他」做什麼來着，也不能解釋是怎麼會的，可是忽然間就會有一聲雷響，火就會噴出來，老遠的從「他」的地方噴出來，你就會倒下來，穿裂了胸膛慢慢的死去。說到「他」的時候，他們都垂着頭坐着，好像感覺到有一種黑暗的可解的力量壓着他們。

他們好奇的聽了許多可怕的充滿了血和痛苦的故事。他們不倦的聽了關於「他」的種種傳說，許多一定是捏造出來的故事，一切的故事和傳說都是從他們父親和祖父的口裏傳下來的。他們每講一個故事必定是無意中想找一個方法去減輕這個黑暗的力量，或是想個方法逃避他。

『他要殺你的時候，離得近離得遠又有什麼兩樣呢？』年青的卡魯斯相當喪氣的說。

『你那聰明的老鴉沒有跟你說明白嗎？』老奈特拉譏諷着說。

『沒有，』卡魯斯笑着說，『她說她常看見「他」，可是誰也不能說明白「他」的事。』

「是啊，「他」要是高興起來，樹上的老鴉也會打。」羅諾說。

「他還打得中野雞的翅膀。」艾娜姨附了一句。

斑比的媽媽說：「我的祖母告訴我「他」會把他的手丟到你身上來。」

「是嗎？」老奈特拉問，「那麼響得那樣兒嚇人的是什麼呀？」

「那是他在撕他的手，」斑比的媽媽解釋說。「一撕就冒火光就有雷響。「他」身子裏都是火。」

「對不起，」羅諾說。「他身子裏都是火倒對，可是你說「他」手的話就錯了。一隻手不會把人傷得那麼利害。你想想也會明白。他丟到我們身上來的東西倒很像牙。牙的話就可以解釋很多事了。你實在是會讓他咬死的。」

「「他」永遠不停止打我們了嗎？」年青的卡魯斯嘆着氣說。

這回瑪列納說話了，那個半大的牡鹿。「有人說「他」有時候會來和我們住在一塊兒，而且同我們一樣和順。他到時候會跟我們玩兒，整個樹林都會熱鬧起來，我們也跟他做

朋友。」

老奈特拉忍不住大笑起來。「讓他坐在他的地方去吧，我們好清靜點。」她說。

艾娜姨責備他說：「你不應該這樣說話。」

「怎麼呢？」老奈特拉憤憤的說，「我實在不懂爲什麼不能這麼說話。跟「他」做朋友！「他」從我們記得起事的時候起就殺我們一直殺到現在，「他」殺了我們的姊姊妹妹媽媽哥哥弟弟！我們出世之後「他」就從來沒讓我們安靜過，只要一把握頭露出來「他」就殺我們。現在我們倒要跟「他」做朋友了！簡直是笑話！」

瑪列納用他那大而安祥的亮眼睛望了望大家。「仁愛並不是笑話，」她說。「一定會實現的。」

老奈特拉扭過頭去了。「我去找東西吃去」。她說着就跳着走了。

斑
比

100

X

冬天慢拖拖的過着，有的時候天氣暖些，可是暖了就要下雪，越積越厚，刮都刮不掉，最糟糕是雪溶的時候，溶了之後雪水又在夜裏凍起來。那時候地上就是一層滑溜溜的薄冰片。冰片常常裂開變成一塊一塊的，尖的裂塊會刺傷鹿的細嫩的腳趾，直刺得流血。前幾天天下了一次大霜。空氣比從前澄清了稀薄了也有了活力。好像在使着一種很美麗的高音調細聲的唱着。和冷氣一同細聲的唱着。

樹林裏是沉靜的，可是每天都有可怕的事發生。有一次老鴉跌在朋友野兔的小兒子身上了，這孩子正生病躺着，很慘的被壓死了。他可憐的呻吟了半天，呻吟的聲音人都聽見了。朋友野兔沒有在家，當他聽見那個不幸的消息的時候，傷心得幾乎發狂。

又有一次松鼠被獾鼠抓住了，頸上受了一大塊傷在跑。奇蹟似的松鼠居然逃脫了。他痛得不能說話，只是在樹枝上跑上跑下。大家都看得見他。他像發了瘋一樣的跑着。過一

會兒他也會停下來；坐下，拚命抬起他的前爪抱着頭，又恐怖又痛苦的樣子，鮮紅的血滴滴答答流在他的白胸脯上。他跑了一個鐘頭，忽然萎縮了，從一根樹枝上跌下來，掉在雪地裏死了。兩三隻山喜鵲就馬上飛下來開始大嚼起來。

又有一天，一個狐狸把強壯美麗的野雞咬成了許多塊。這個野雞是一般人所尊敬而且喜歡的。他的死引起了許多人同情，這些人都盡力安慰他那傷心的寡婦。

狐狸是從雪裏把野雞拖出來的。野雞躲在雪裏自以為妥當了。他覺得再安全沒有了，因為出事的時候是大白天。好像可怕的艱難困苦是沒有盡頭的，這使得大家都感覺到痛苦和殘忍。把他們過去的記憶和互相間的信任都毀壞了，同時也打破了他們所有的好習慣。樹林裏已經沒有和平也沒有慈愛了。

「我不大相信將來還會有好日子。」斑比的媽媽嘆着氣說。

艾娜姨也嘆氣了。「我都不大相信從前有過好日子。」她說。

「可是啊，」瑪列納看着前面說：「我老是想從前多麼好來着。」

「你看，」老奈特拉對艾娜姨說：「你的孩子在發抖。」他指了指果波。「他老是這麼抖嗎？」

「是的，」艾娜姨正色的說：「他最近幾天都是這樣抖。」

「得啦，」老奈特拉照例坦白的說：「我沒有孩子倒高興。這孩子要是我的啊，我該愁他過得了冬過不了。」

果波的前途的確顯得不大光明。他身體不好。一直比斑比和芳蘭嬌弱，而且比他們兩個都長得矮。他一天不如一天了。冬天並沒有多少吃的東西，他還吃不了。吃下去就肚子痛。因為冷又因為周圍盡是可怕的事情，把他磨得筋疲力竭。他越來越抖得利害簡直站不起來了。大家都很同情的望着他。

老奈特拉走到他旁邊慈和的摸了摸他。「別這麼不快活，」他鼓勵着他說：「這不像個小王子，對身體也不好。」她轉過頭去，不願意讓人看見她有多麼感動。

羅諾本來半邊身子靠在雪地上坐着的，忽然間跳了起來。「不曉得是什麼東西？」他

喃喃的說着四周圍看了看。

大家都警戒起來了。『什麼？』他們問。

『不曉得，』羅諾又說了一遍。『可是我有點坐立不定。我忽然間覺得這樣，好像有點什麼特別的。』

卡魯斯在嗅氣。『我聞不出什麼特別的東西。』他說。

他們都靜靜的站着，聽着，聞着。『沒有什麼，簡直什麼味兒也沒有。』他們一個一個都同意了。

『可是，』羅諾堅持的說：『你們說什麼都好，還是有點特別。』

瑪列納說：『老鴉在叫。』

『他們又叫了。』芳蘭很快的加了一句，別人也都聽見了。

『他們在飛。』卡魯斯和別的人說。

大家都朝上看了。在樹頂上很高的地方，一羣老鴉拍着翅膀飛過。他們是從樹林最遠

的一頭飛來的，危險總是從那個方向來。老鴉正在互相發牢騷。明明是出了什麼事了。

『是不是我說對了？』羅諾問，『這回你們也看得出事了。』

『怎麼辦呢？』斑比的媽媽低聲着急的說。

『我們走吧。』艾娜姨也慌張的勸告。

『等着。』羅諾下命令了。

『可是小孩，』艾娜姨回答說：『小孩呢，果波不能跑。』

『去吧，』羅諾同意了，『跟你的孩子走吧。我想用不着，可是我不責備你要走。』

他又敏捷又嚴肅的說道。

『來，果波。來，芳蘭。輕輕兒的，慢慢兒的走。跟在我後頭。』艾娜姨警告他們說。

她同她的孩子們溜了。

過了些時候。他們靜靜的站着一邊聽着一邊發抖。

『好像我們還沒有受够罪，』老奈特拉開口了。還得闖這一關……』她非常憤怒。斑

比望了望她，他覺得她在想些可怕的事情。

三四隻山喜鵲已經開始在樹叢邊上喳喳的叫了，剛才那羣老鴉就是從那個樹叢上飛過來的。「小心！小心！」他們叫着。鹿看不見他們，可是聽得見他們喊，聽得見他們彼此警告。有的時候是一隻，有的時候是全體叫着，「小心，小心！」叫完了就飛近一點。他們恐怖的從這個樹頂飛到那個樹頂，往後面偷看一下又拍着翅膀驚慌的飛跑了。

「阿克！」喜鵲叫了。他們大聲的喊着在警告。

忽然間所有的鹿都縮作一團了，好像有什麼東西打了他們一下。接着他們又站定下來嗅氣了。

是「他」。

一陣很濃的氣味吹過。他們毫無辦法了。那股氣味充滿了他們的鼻孔，麻痺了他們的知覺，把他們心的跳動都止住了。

山喜鵲還在喳喳的叫。喜鵲還在頭上嚷。四圍的樹林裏一切東西都忽然騷動起來了。

白鵝鳥在樹枝中間像個小毛球似的飛來飛去唧唧的叫着，「跑！跑！」

山鳥在他們頭上烏黑的一團飛得很快，一面拖長了聲音喃喃的叫着。從黑黑的一球秃樹叢裏望過去，他們看見白雪地上有些小動物的影子沒有目的的亂跑。那些就是野雞。跟着有一條紅的光閃過。那是狐狸。可是現在誰也不怕他了。因為那股可怕的味道越散越廣，把恐怖注入了他們心裏，使他們在同一種顛狂的懼怕中，在一種想逃想救自己的熱烈的衝動中融成了一體。

那股神祕的有壓倒一切的力量的味道強烈得充滿了樹林，所以他們都知道這回「他」不是一個而是同了許多別的「他」一起來了，他們也知道這回殺起來該沒有完的時候了。

他們不動。他們看着白鵝鳥忽然拍着翅膀急急飛走，看着山鳥和松鼠從這個樹頂發狂似的跳着衝到那個樹頂。他們知道地上一切小動物是什麼都不怕的。可是他們也明白他們為什麼聞到「他」的味道就要逃。那是因為「他」一來樹林裏就沒有一種動物受得了。

過了一刻，朋友野兔跳起來了。他遲疑了一下，坐定下來，接着又跳起來了。

「什麼事？」卡帶辦在他後面不耐煩的喊。

可是朋友野兔只是莫明其妙似的看了看四周圍，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他簡直嚇倒了。

「問他有什麼用處呢？」羅諾面帶愁色說。

朋友野兔直喘氣，「我們被包圍了，」他毫無生氣的說：「那一面我們都逃不出去了。到處都是「他」了。」

在這時候他們聽見了「他」的聲音。有二三十個「他」還不止，叫着，「喝！喝！哈！哈！」這聲音像狂風暴雨似的吼着。「他」把樹幹當做鼓似的敲。又緊張又嚇人。老遠的傳來一陣樹枝扭斷和裂開的聲音。斷了的大枝子刮拉拉的倒了。

「他」來了。

「他」到樹叢的中心來了。

跟着，短促的像笛子似的尖嘯聲夾着拍他拍他翅膀飛的大聲音響起來了。一隻野雞從「他」腳底下飛起來了。鹿聽着野雞翅膀的響聲越到天空高處越輕。一聲雷響。靜了。跟

着地上就有一種東西掉下來的鈍聲響。

『他死了。』斑比的媽媽抖着說。

『頭一個。』羅諾加了一句。

年青的牡鹿馬列納說：『就在這一會工夫裏，我們有好多人都要死。也許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誰也沒有聽她說話，因為一種顛狂的恐怖把他們都抓住了。

斑比想用用腦筋，可是「他」那野蠻的聲音越來越大，把斑比的知覺弄癱軟了。旁的東西他什麼也聽不見了，光是聽見那些聲音。他嚇麻木了，可是在嚎叫呼喊的聲音和東西破裂的聲音中間，他還聽得見自己的心在砰砰的跳。他只覺得奇怪，連自己渾身在抖都沒有注意到。他媽媽一會兒一會兒的在他耳朵旁邊細聲的說：『靠緊着我啊。』她其實是在喊，可是在混亂的聲響當中，斑比聽着只當她是在細聲的說話。她說的『靠緊着我啊！』的一句話，把他的勇氣提起來了。這話像是一條拉着他的鏈子。沒有牠，斑比也許已經不自禁的

逃走了。他聽見這句話的時候，正有點猶疑不定，想跑。

他看了看四周圍。各種動物正擁做一堆走過，盲目的一個闖在一個身上逃竄着。一對黃鼠狼像蛇一樣一溜煙的跑過去了。眼睛都跟不上他們那麼快。一個獾鼠聽着朋友野兔的一聲聲的尖喊，嚇迷了魂。

一隻狐狸正站在一羣慌慌張張拍着翅膀的野雞當中。他們都沒有理會他。他們從狐狸鼻子底下飛過，但是狐狸也沒有理會他們。他把頭伸長了，一動不動的聽着衝過來的騷動聲，一面抬起他的尖耳朵，用鼻子嗅着氣。只有他的尾巴在動，因為用力集中注意力，尾巴慢慢的來回搖着。

一隻野雞衝過來了。他是從最危險的地點來的，嚇瘋了。

『別飛，』他對別人嚷：『別飛，光跑！別慌！別慌！就跑，跑，跑！』

他不斷的反覆說這幾句話，好像要給他自己增加勇氣。可是他已經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了。

『喝！喝！哈！哈！』死的叫聲顯然到了很近的地方了。

『別慌，』野雞喊。可是同時他的聲音打着哨兒喘起來，他張開翅膀，胡胡的飛上去了。斑比看着他拍着翅膀，在樹中間筆直的飛上去了。他身上的金屬一樣暗藍色的點和綠褐色的點金光燦爛的閃耀着。他那長尾巴上的羽毛驕傲的在身子後面掃着。來了一聲雷響。野雞正要逃忽然間縮攏了。他倒栽蔥滾下來好像要拿嘴抓他的爪子，跟着猛然掉在地下了。他跌在別人中間再也不動了。

這下子大家都覺得不知所措了。他們互相衝撞。五六隻野雞同時胡胡的飛起來了。『別飛。』其他的人喊着跑了。雷響了五六次，飛着的鳥又有些死了掉在地下。

『來！』斑比的媽媽說。斑比看看四圍。羅諾同卡魯斯已經逃了。老奈特拉也快跑得無影無蹤了。只有瑪列納還在他們旁邊。斑比跟他媽媽走了。瑪列納在後面戰戰兢兢的跟着。他們四周圍都是吼聲叫聲，雷也在響。斑比的媽媽還鎮靜。她有點抖，但是頭腦還清楚。

『斑比，我的孩子，』她說：『老跟着我們啊。我們得走開這兒過那一塊空地。可是我們現在要慢慢的走。』

喧嚷的聲音大得顛狂。「他」的手一揮動雷聲就十回二十回的響。

『小心。』斑比的媽媽說：『別跑。可是等我們過那塊空地的時候就拚命跑。別忘啦，斑比。我的孩子，我們一走出去，你就別管我啦。就是我倒下去，你也別管我，一直跑下去。明白了沒有，斑比？』

他媽媽在騷動中小心翼翼的一步步走。野雞來來去去的跑着往雪裏藏。忽然間又跳出來再跑。野兔的一大家子人都在來回的跳，蹲下來一會又跳。誰也不說一句話。他們都嚇壞了，而且讓喧喊的聲音和雷鳴震麻木了。

斑比和他媽媽的眼睛亮起來了。從樹叢裏看得見那塊空地。劈劈拍拍敲樹幹的聲音在他們後面越響越近了。一陣樹枝子折斷的聲音。『喝！喝！哈！哈！』的吼聲來了。

朋友野兔和他兩個表弟從他們的身旁衝到空地上去。雷兵！兵！兵！的響了。斑比

看見朋友野兔正在逃的時候，闖在一棵接骨木上，骨碌一翻身，白的肚子朝了天。他抖了一下就不動了。斑比嚇得呆站在那裏。可是後面喊聲又來了，「他們來啦！跑呀！跑呀！」

一陣翅膀忽然張開來的大響聲，跟着又是喘氣聲，又是哭聲，羽毛一撮一撮的飛揚，鼓翅膀的響聲不斷。野雞一飛，別的鳥也同時飛起來了。連續不斷的雷聲，東西掉在地下的沉重的響聲和逃走了的人的又尖又高的叫聲，震動着大氣。

斑比聽見腳步聲回頭一看。是「他」。「他」從四面八方的樹叢裏衝過來了。「他」到處跳，拍着身子，打着樹叢，敲着樹幹，發出兇狠的聲音叫喊。

「這回，」斑比的媽媽說。「離開這兒。別靠得我太近。」她只一跳，都沒有怎樣碰到地上的雪，就走了。斑比也跟着她跑了。雷在他們四周團響。好像她要裂成兩半似的。斑比什麼也沒有看見。他只是昧的跑。終於他心裏有了一種漸漸加強的願望想離開這個騷動，走到聞不見那股糾纏他的味道的地方去，一種想逃走的衝動，想活命的慾念。他跑。好像他看見他的媽媽被打中了，可是他不知道那個到底是不是她。他覺得有一層東西

蒙在眼睛上，這是因為他怕極了後面的雷鳴。末了這個怕的念頭完全把他壓倒了。他什麼也想不到，周圍的東西也全看不見了。他一直跑下去。

空地已經過了。一個樹叢把他接了進去。叫喊的聲音還在後面響。尖的雷聲還在震。上頭的樹枝中間有一陣輕的拍拍聲，好像是雹珠剛下的響聲。後來就漸漸的停了。還斑比是繼續跑。

一隻垂死的野雞賴子扭着躺在雪地上，很微弱無力的拍着翅膀。他聽見斑比來了就停止了抽動的動作，細聲的說：『我完了。』斑比不管他還是跑下去。

他闖進一個亂樹叢，於是不得不放慢腳步來找路。他不耐煩的用蹄子踏着地。『這邊，』不知誰喘着氣說。斑比不由自主的聽了這句話，馬上找到了一塊空地。有個東西在他面前微微的動。原來說話的是朋友野兔的太太。

『你能幫我點兒忙嗎？』她說。斑比望望她打了一個寒戰。她的後腿萎縮的搖搖晃晃垂在雪地上，雪染成了紅色，同時讓滴滴的熱血融化了。『你能幫我點兒忙嗎？』她又說了

一暈。她說話的神氣好像身體並沒有毛病，簡直好像很高興似的。『我不知道我怎麼啦。』她接着說：『真是沒有道理，可是我就是好像不能走路……』

她還說着話，就歪倒下去死了。斑比又恐怖起來跑了。

『斑比！』

他忽然停了。有個鹿叫他。他又聽見那個叫聲了。『是你嗎，斑比？』

斑比看見果波可憐巴巴的在雪地裏動着身體。他一點氣力都沒有了。再也站不起來了。他躺在地上一半身子蓋在雪裏微微的抬着頭。斑比興奮的走到他身旁。

『你媽媽在那兒呀，果波？』他喘着氣問。『芳蘭呢？』斑比快而不耐煩的說。恐怖的念頭還緊緊捏住他的心。

『媽媽跟芳蘭不能不跑下去，』果波認倒霉似的說。他說話輕，可是像個大鹿似的那麼正經。『他們不得已把我丟在這兒的。我倒。你也得跑下去，斑比。』

『起來，』斑比喊着說：『起來呀，果波！你已經歇够了。現在一分鐘都不能等了。』

起來跟我走！」

「不，別管我吧，」果波靜靜的回答：「我站不起來。簡直不行。我想站起來，可是太沒勁兒了。」

「那你怎麼着呢？」斑比還堅持着。

「我不知道。也許我會死。」果波乾脆的說。

吼聲又開始了，並且有回聲。雷鳴也跟着來了。斑比縮起了身體。忽然有一根樹枝斷了。年青的卜魯斯腳蹄很快的打着雪地，在叫喊聲的前面飛奔着。

「跑，」他看見斑比就這樣喊：「要能跑就別站着！」他像閃電似的跑了，他這躁急的逃法把斑比也帶走了。斑比簡直就沒有覺得他又開始跑，過了一會他才說：「再會，果波。」可是他已經跑得太遠。果波再也聽不見了。

他在充滿了叫喚和雷鳴的樹林裏跑，直跑到黑夜。天黑了才慢慢的靜下去。沒有多一會，一陣微風把散遍各處的可怕的味道也吹走了。可是興奮的情緒還沒有散。

斑比第一個再見到面的朋友是羅諾。他比平常更跛了。

『狐狸受了傷在橡樹林裏發燒，燒得燙極了，』羅諾說。『我剛走過他那兒。他難受極了。不斷的啃雪啃地。』

『你看見我媽媽沒有？』斑比問。

『沒有，』羅諾想掩飾什麼似的說着，很快的走開了。

那一天夜裏斑比遇見了老奈特拉和芳蘭。三個人見了面都非常高興。

『你看見我媽媽沒有？』斑比問。

『沒有，』芳蘭回答說：『我連我自己的媽媽在那兒都不知道。』

『得啦，』老奈特拉愉快的說：『這回可真亂了。我從前覺得用不着煩孩子的事很高興，現在倒一下子要管兩個了。真是謝天謝地。』

斑比和芳蘭笑了。

他們談起果波的事。斑比說出他怎麼碰見他來着，後來他們都傷心得哭起來了。可是

老奈特拉不願意讓他們哭。『別的不說你們先得找找點東西吃呀。我從來沒聽說過。過了一輩子似的這麼長一天一口東西都不吃！』

她帶着他們到了幾個地方，那裏還有些葉子沒有全枯。老奈特拉慈愛極了。她自己一點都不吃，却讓斑比和芳蘭吃個痛快。有草的地方她就用腳把雪拂去，一邊說着：『這兒的草好，』一邊命令他們吃。有時候她也許會說：『不行，等一會兒，我們再過去找個好點兒的地方。』可是隔一下她就咕嚕着說：『孩子麻煩得真够瞧的。』

忽然間他們看見艾娜姨了，於是都朝她那邊跑。『艾娜姨，』斑比喊。他是最先看見她的。芳蘭樂得發狂，直圍着她跳叫着『媽媽，』可是艾娜姨在哭而且累得要死的樣子。

『果波不見了，』她哭着說。我找他來着。我到他倒下來躺在雪裏的那塊小地方去過了……口經什麼都沒有了……他不見了……我那可憐的小果波……』

老奈特拉咕嚕着說：『你要是能找找他的脚印，那比哭還有用點兒。』

『那兒就沒有什麼脚印，』艾娜姨說：『可是……「他」的 脚印倒有。「他」找

着果波了。」

她靜默無言。過了一會斑比垂頭喪氣的問道：「艾娜姨，你看見我媽媽沒有？」

「沒有，」艾娜姨溫和的回答。

斑比從此就再也沒有看見他媽媽了。

類
比

110

XI

好容易柳樹飛絮了。一切東西都綠了，可是樹和叢林上的嫩葉還小。在溫和的清早的陽光底下照耀着，就像剛睡醒的嬰孩一樣清新，一樣笑迷迷。

斑比正站在一個榛樹叢前面，把他新長出來的角在樹上撞。這樣撞着很舒服。而且很需要，因為他那漂亮的角上還有皮包着。皮當然會脫掉，可是有頭腦的人決不會等着牠自己裂開。斑比撞他的角，直撞得皮裂開了成了一長條一長條的垂到耳朵旁邊。當他一次一次往榛樹叢上撞的時候，他覺得他的角比樹利害得多了。這個感覺變作威力和驕矜的情緒湧上了他的心。他更用力打榛樹的枝幹，把樹皮撕成了長條。樹的白身體袒露出來在空氣裏很快的就變成紅銹色了。可是斑比沒有注意到那些。他看着他撞上去的時候，樹的光滑的枝幹一閃一閃，心裏非常高興。整整一列榛樹上都有他工作的痕跡了。

「好嘍，這回你已經快要變成大人啦。」一個愉快的聲音在旁邊說。

斑比昂起頭來，四周圍看了看。原來是松鼠坐在那兒善意的望着他。頭頂上傳來一陣又響又尖的笑聲，「哈！哈！」

斑比和松鼠都有點吃驚。抓在一根橡樹幹上的啄木鳥往下喊着說：「對不起，可是我看見你們鹿這樣做事，就忍不住要笑。」

「有什麼可笑的地方嗎？」斑比彬彬有禮的問。

「噢！」啄木鳥說：「你們做事多沒道理。開頭的時候你應該找大樹，因為那堆小樹的枝子裏是不會有什麼東西的。」

「我應該找些什麼東西呢？」斑比問。

「蟲子呀，」啄木鳥笑着說：「大蟲跟小蟲。你瞧，就這麼着。」他答！答！答！答！的啄那個橡樹幹。

松鼠跑上去罵了他一頓。「你這傢伙說些什麼？」他說：「王子並不是要找大蟲跟小蟲。」

「爲什麼不找呢？」啄木鳥大笑着說：「好吃嚙。」他把一個虫撕成兩半，吞下去，又開始啄了。

「你就不明白，」松鼠接着罵他。「人家那麼尊貴的王子還有更高更遠的眼光。你說那些話都是光看見了自己。」

「我看都是一樣，」啄木鳥回答說：「眼光高又算得了什麼。」他愉快的叫着飛走了。松鼠又急急忙忙奔了下來。

「你不記得我了嗎？」他做出高興的樣子說。

「記得很清楚，」斑比和善的說：「你就住在這個上面嗎？」他指着橡樹問。

松鼠愉快的望望他。「你把我跟我的祖母弄錯了，」他說：「我知道你把我當做他了。我祖母從前住在這個上面，那時候你還是個小孩兒，斑比王子。她常常把你的事講給我聽。很久以前獾鼠把她殺了，是去年冬天，也許你記得。」

「是的，」斑比點點頭。「我聽說過。」

「後來我的爸爸就在這兒住下了。」松鼠接着說。他筆直的站着，有規矩的把兩個前爪搭在白胸脯上。「可是也許你又把我跟我的爸爸弄錯了。你認識我爸爸嗎？」

「對不起，」斑比回答說。「我沒有見過。」

「我猜着啦，」松鼠滿意的說：「爸爸真是又陰沉沉的又怕見人。他從來不跟人來往的。」

「他現在在那兒呢？」斑比問。

「唉，」松鼠說：「一個月前貓頭鷹把他捉去了。是的……現在我就是一個人住在這兒。我覺得還不錯，因為我是在這兒生的。」

斑比轉過身子想走了。

「等一等，」松鼠急急的喊，「我沒想說這許多事，我想說別的來着。」

斑比停住了。「什麼呢？」他有耐性的問。

「啊，」松鼠說：「是什麼來着？」他想了一會，忽然很快的跳起來坐得直挺挺的，

用他那漂亮的尾巴保持着平衡。他望望斑比。『對啦！』他接着嚙舌。『這回我知道是什麼了。我想說你的角已經快長好了，還有，你將來一定會變成極漂亮的。』

『真的嗎？』斑比歡喜的說。

『極漂亮的，』松鼠說着把他的前爪使勁按在白胸脯上。『那麼高那麼莊嚴，你角上還有又長又亮的枝叉。我難得看見像你這樣的角。』

『是嗎？』斑比問。他快活極了，馬上又開始打榛樹的枝子。他撕下了像緞帶一樣的一條條的樹皮。

松鼠還是一直在說話。『我敢說像你這麼大年紀的很少長着這樣的角。真是再也想不到。去年夏天我遠遠的看見過你幾回，我簡直不大相信那個就是你，那時候你真是瘦孩子。』

斑比忽然不作聲了。『再會，』他急急的說。『我要走了。』他說着就跑開了。他不願意人提起去年夏天的事。從那個時候起他一直吃苦。起初，他媽媽不見了之

後，他非常喪氣。長的冬天永遠沒有盡頭。春天珊瑚來遲，而且一切東西都綠得很晚。若是沒有老奈特拉斑比也許都不能敷衍過去，虧得她照應他，能幫他的時候總是幫他的忙。就是這樣斑比還是常常一個人默着。

他逢到什麼時候都想果波；可憐的果波，他也和那些人一起死掉了。那個冬天斑比常常想起他，而且他頭一次體會到果波是良善可愛的。

他很少看見芳蘭。她大多跟她媽媽在一起，而且好像變得非常害羞了。後來天氣好容易暖了斑比才又回到他的老樣子。頭一個茁長出來的時候他相當得意而且很自負。可是不久痛苦的失望就跟着來了。

別的公鹿一看見他就追。他們怒沖沖的趕他。不願意讓他走近他們身邊，末了他怕碰見他們簡直一步都不敢動了。他無論那裏全不願意露面，老是垂頭喪氣的躲在人看不見的路子裏。

夏天天氣漸漸熱起來的時候，他被一種奇妙的浮動的念頭纏住了。他的心越來越感到

戀慕的壓迫，又愉快又痛苦。無論什麼時候，他偶然看見芳蘭或是她的朋友，就是在很遠的地方，也馬上會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興奮感潛上心來。往往他找着她的脚印或是聞到她的味道曉得她走近了也會有這種感覺。那時候他就覺得自己不可抗的被她吸引去了。可是他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了，結果也是很傷心。有時候他誰也碰不到，有時候徘徊了半天才曉得她們在躲避他，有的時候他碰見一隻公鹿，公鹿馬上跳到他身上來打他踢他，把他趕得落荒而逃。羅諾和卡魯斯欺侮他最利害了。想起來那個時候是真不好過。

而現在松鼠却笨頭笨腦的提起了那些事。他忽然間野性發作開始跑了。白鴉鳥和籬雀看見他跑過嚇得在樹叢中間穿來穿去的飛，一面慌張的互相問着說：『那是什麼呀？』斑比沒有聽見他們說話。兩隻山喜鵲惶惶然的叫：『出了什麼事呀？』喜鵲怒沖沖的喊：『你是怎麼一回事呀？』斑比都沒有理會。黃雀在頭上從這棵樹上唱到那棵樹，『早啊，我很快——活。』斑比也沒有搭話。樹叢裏很亮，到處都是太陽光。斑比却沒有停下來想這些事。

忽然間來了一陣拍翅的大聲音。像一條彩虹似的華麗的顏色從斑比的腳底下閃過，一直照到他的眼睛，因為太近了，所以他直覺得耀眼，就此站住了腳。原來是野鷄約奈羅。因為斑比差一點踏在他身上，所以他嚇得飛了起來。他一邊罵着一邊飛走了。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他使着那咯咯響的沙喉囁說。斑比嚇得站住不動，在後面呆瞪瞪的望着他。

『這回倒是還算好，可是真够莽撞的。』一個柔和的聲音在離地很近的地方喃喃的說。是約奈羅的太太約奈利亞。她正坐在地下，伏在她的蛋上撲動着翅膀。『我丈夫可嚇着啦，』她有點生氣似的接着說：『我也嚇着啦。可是我不敢動一動。再有天大的事我也不會動。就是你踏在我身上我也不會動。』

斑比有點難為情。『對不起，』他訥着口說：『我並不是成心這樣的。』

『啊，不要緊，』野鷄的太太回答說。『根本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只是我丈夫同我現在都太心神不定了。你總能明白是什麼緣故。』

斑比一點也不明白是什麼緣故，他逕自往前走了。現在他安定了一點。樹林子裏四面都是歌聲。陽光更亮也更和暖了。樹叢上的葉子，腳底下的青草，有濕氣蒸上來的土都更香了。斑比青春的力量在他身體裏澎湃着，一直貫注到他的四肢，因此他走起路來是直挺挺的，動作也僵得可笑，好像一個機器做的東西。

他走到一叢矮赤楊樹前面，把腳提高了，很猛的用力朝地下踏，把地下的泥都弄得飛起來了。他那兩隻尖的蹄子刮掉了旁邊長的草皮，刮去了莢豆小蒜紫羅蘭和鈴蘭花。末了他面前的一塊地都凹下去成了一條犁溝。踏下一腳就發出一種鈍的聲音。

兩隻田鼠在一棵無花果樹交錯的樹根底下掘土，覺得奇怪了，朝外一望，看見了斑比。

「這法子多笨，」一隻田鼠說：「那兒聽說有人這樣挖地的？」

另一隻田鼠撒有半邊嘴譏諷似的冷笑笑。「他什麼也不懂，你一看就可以看出來了，」他說：「可是人要他一點也不會的事總是這樣的。」

斑比忽然間豎起耳朵來聽了，他昂起頭，再聽，然後從樹葉子裏張望了一下。一道紅光從樹枝中間閃過。一個鹿角的枝極隱隱的一晃。斑比哼了一聲。不管是誰吧，卡魯斯也好，別人也好，總之有人算計他。『向前去！』斑比衝上去的時候心裏這樣想。『我要叫他們瞧瞧我並不怕他們，』他這樣想着好像忽然踴躍了起來。『我要讓他們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他狂怒的衝過去，弄得樹枝沙沙的響，矮樹有的裂了有的折斷了。斑比只看見他面前有一隻鹿。可沒有認出那是誰，因為他眼前一切東西都模糊了。他心裏只想着，『向前去！』一面把兩隻角彎下來往前衝，把力氣完全用在肩膀上，預備一鬥。他嗅到他對手的外皮了。可是他什麼也沒有看見，只看見那隻鹿的肚子像一堵紅牆。那鹿輕輕的一閃，斑比本來以為會遇到很大的阻力，誰知撲了個空，險些跌了一個倒栽葱。他歪歪斜斜的晃了幾步，立定了，想再衝殺。

這時候他認出他的對手就是老鹿。

斑比嚇得不得了，簡直不知如何是好。他想逃走，可是不好意思。站住，還是不好意思。他呆了。

『怎麼樣？』老鹿靜靜的溫和的問。他的聲音很爽快可是又非常有壓力，直刺到斑比心裏。他不響。

『怎麼樣？』老鹿又說了一遍。

『我以為……』斑比訥着口說：『我以為……是羅諾……要不是……』他停了嘴戰戰兢兢的偷看了老鹿一眼。這一看他更覺得窘了。老鹿一絲不動的站着威嚴得很。他的頭已經完全白了，他那高傲的黑眼睛凹得深深的發着光。

『你爲什麼不同我鬥……？』老鹿問。

斑比看着他，心裏興奮得不得了，混身都在神祕的顫動着。他想喊出口說：『因爲我喜歡你；』可是他只回答了：『我不知道。』

老鹿望了望他，『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他說：『你長大了也長壯了。』

斑比沒有答話。他高興得直抖。老鹿一邊仔細的打量他一邊接着說話。過了一會他突然走到斑比前面，把斑比嚇了一大跳。

「做事要勇敢點。」老鹿說。

他轉過身子去，一瞬間就不見了。斑比在那塊地方站着半天動也不動。

夏天來了，天是乾辣辣的熱。斑比從前感到過的那個戀慕的心情這時候又來纏他了，而且纏得比從前更利害。這心情在他血裏沸騰，把他弄得坐立不安。他徘徊，常常一走走到很遠的田野裏去。

有一天他遇見芳蘭了。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因為他心裏亂得很，那個慾念的火簇又不斷燃燒，把他的神志擾得恍惚了，所以他竟不認識芳蘭了。她站在他面前。斑比注視着她半響沒有話。後來他好像魅住，似的說：『你怎麼長得這麼美啦，芳蘭！』

『你倒還認得我啊？』芳蘭回答說。

『我怎麼會不認得你呢？』斑比喊着說。『我們不是從小就在一起的嗎？』

芳蘭嘆了一口氣。『我們好久不見了，』她說。接着她又添了一句，『人長大了就疏遠了。』可是馬上又恢復了談諧愉快的語調。他們兩個人一直站在一起。

「小的時候我常跟媽媽走這條路。」斑比過了一會這樣說。

「這條路走出去就是草地。」芳蘭說。

「我第一次看見你是在草地上，」斑比放正經了一點說。「你還記得嗎？」

「記得，」芳蘭回答說。「果波跟我，」她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說：「可憐的果波……」
斑比也重複了一句：「可憐的果波。」

接着他們就開始談從前的事，不斷的互相問答，「你記得嗎？」結果對方總是記得。
因此兩個人都很歡喜。

「你還記得我們從前常在草地上追着玩兒嗎？」斑比回憶着過去說。

「記得，就是這樣吧，」芳蘭說着就像一支箭似的跑了，起初斑比有點吃驚躊躇了一會，也跟着飛跑去追她了。「等着！等着！」他高興的喊。

「不能等，」芳蘭逗着他說，「我忙急了。」她輕輕的跳着穿過草和樹叢中間跑了一個圈子。末了斑比追上她把她的去路攔住了。後來他們就靜靜的並肩站在一起。滿足的笑

着。忽然間芳蘭好像被什麼東西打了一下似的騰的跳了起來，又重新蹣跚着跑開了。斑比奔了去追她。芳蘭繞着圈子跑了又跑，總是閃着身體躲開了他。

『停下來吧！』斑比熱望着說，『我想問你點話。』芳蘭停了。

『你要問我什麼話呀？』她好奇的問。

斑比沉默着沒有說話。

『噢，你原來是騙我。』芳蘭說着，轉過頭要走。

『不是，』斑比念念說。『等着！等着！我要……我要問你……你愛我嗎，芳蘭？』

她比剛才還要奇怪似的望着他，並且有一點小心翼翼的樣子。『我不知道，』她說。

『你一定知道，』斑比咬定了說。『我很知道我愛你。我愛極了你了，芳蘭。告訴我，你不愛我嗎？』

『也許愛。』她帶羞的回答。

斑 比

「那麼你願意跟我在一起嗎？」斑比熱情的問。

「要是你好好的求我的話，」芳蘭高興的說。

「請你跟我在一起吧，芳蘭，親愛的，美麗的，我最愛的芳蘭。」斑比充滿了愛情熱狂的喊着。「你聽見了吧？我從心裏想你。」

「那麼我當然跟你在一起了。」芳蘭溫柔的說着，又跑了。

斑比懷着最高潮的喜悅，又飛奔着去追她了。芳蘭一直線的跑過草地，忽然一轉，轉到樹叢裏去不見了。可是當斑比轉身要追她的時候，樹林裏發出一陣沙沙的大響聲，卡魯斯跳出來了。

「站住！」他喊。

斑比沒有聽見。他只忙着顧芳蘭了。「讓我過去，」他急急的說，「我沒工夫跟你

纏。」

「滾開，」卡魯斯怒沖沖的命令。「馬上離開這兒，不然我就揍你，讓你一口氣都不

剩。我不許你再追芳蘭。」

斑比的腦子裏浮起了去年夏天常讓卡魯斯追迫得很慘的回憶來。他忽然大怒。一句話不說，馬上垂下魚朝卡魯斯衝去。

他這一擊是不可抗的。在他還沒有知道出了什麼事的時候，卡魯斯已經躺在草地上。他比閃電還快的又站起來了，可是還沒有站穩，又來了一個新攻擊。把他打得直搖晃。

「斑比，」他叫着。「斑比，」他想再叫，可是第三個打擊，掠過他的肩頭來了，幾乎把他打得痛的不能呼吸。

卡魯斯跳到一邊想閃開衝奔過來的斑比。他忽然覺得軟得奇怪。同時也有點後悔，覺得這恐怕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了。冷的恐怖抓住了他。他轉過身逃命了，斑比默默的跟在他後面奔。卡魯斯知道斑比怒不可遏，而且會毫不容赦的殺死他，這一個念頭完全把他的智慧麻木了。他從路上逃，使出最後的一點勁，衝過了叢林。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逃命。

斑比忽然不追他了。卡魯斯在恐怖中都沒有曉得，還是一直在樹林裏使着全副力氣跑。

斑比停住腳是因為他聽見了芳蘭尖銳的叫聲。他聽見她又痛苦恐怖的叫了一聲。忽然間他轉過臉來往回衝了。

當他跑到草地上的時候，他看見羅諾在追芳蘭，芳蘭已經逃到樹叢裏去了。

「羅諾。」斑比叫。他卻沒有覺得自己在喊。

羅諾因為腳跛跑不快站定下來了。

「噢，原來是我們的小斑比，」他嘲笑着說，「你要問我要點什麼東西嗎？」

「我是要，」斑比靜靜的說，可是他的聲音因為想自制想用強力壓住憤怒的緣故，完全變了。「我要你別管芳蘭的事馬上離開這兒。」

「就是這點事嗎？」羅諾譏諷着說。「你怎麼成了這麼無禮的一個野孩子。我沒想到你會變成這樣。」

「羅諾，」斑比更柔和的說，「這是爲你好。你現在不走，等一會就想跑了，可是那個時候你可再也不會跑了。」

『是嗎？』羅諾盛怒的說。『你敢這樣對我說話？我想這是因為我跛腳。大多的人連看都看不出。也許你以為我也怕你，只因卡魯斯是那麽一個可憐的懦夫。我好好的警告你……』

『不，羅諾，』斑比插進去說，『警告都讓我來。走！』他的聲音顫動着。『我一直都喜歡你，羅諾。我老覺得你很聰明，而且因為你比我大我老是尊敬你。我最後一次告訴你，走。我可一點耐性都沒有了。』

『可惜你這麼沒耐性，』羅諾譏笑着說，『真替你可惜，我的孩子。可是放心，我一會兒就來收拾你。用不着等多多少時候。也許你忘了我從前怎麼追你了吧。』

想到這個，斑比已經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什麼東西都攔不住他了。他像一隻野獸似的向羅諾撕殺，羅諾也低下頭來抵抗。他們砰的撞住扭打起來。羅諾站得穩穩的，可是真奇怪斑比怎麼不退縮。突然的攻擊把他弄迷惑了，因為他沒有想到斑比會先攻。他一面不安一面感到斑比巨大的力量，覺得他自己非小心警戒不可了。

在他們頭頂頭站着的時候，羅諾使了一個計策。他忽然轉移重心，使得斑比失去平衡，往前衝了幾步。

斑比用後腿支撐着，還沒有站穩，又使出雙倍的猛力撲到羅諾身上去了。羅諾的角拍的一響斷下一根枝椏。他以為他的頭額碎了。火花在他眼前跳舞，耳朵裏也隆隆的響。再一轉眼的工夫，又一個可怕的打擊把他肩膀撕破了。他喘不過氣來倒在地下，斑比却狂怒的站在他旁邊。

『放我走吧。』羅諾呻吟着說。

斑比盲目的向他猛攻。他的眼睛閃閃的亮。他好像一點慈悲心都沒有了。

『請你罷手吧。』羅諾可憐的哀告。『你不知道我腳跛嗎？我是說笑話的。饒了我吧。你還把笑話放在心上嗎？』

斑比一句話也不說丟下他走了。羅諾吃力的站了起來。他流着血，兩腿搖搖站不穩。他一聲不響的偷偷走了。

斑比往叢林那邊去找芳蘭，不料她自己跑出來了。她站在樹林邊上看到了一切。『真是偉大，』她笑着說。後來她又溫和正色的加了一句：『我愛你。』他們很快活的一起走了。

斑
比

一四二

有一天他們去找斑比最後一次看見老鹿的那塊樹林深處的小空地。斑比把老鹿的事都告訴了芳蘭，他也熱心起來了。

『也許我們還會碰見他，』他說。『我想讓你見見他。』

『那多好，』芳蘭膽壯的說。『我真想親自同他談一回天。』可是她說的並不是真話，因為她雖然非常好奇，但還是怕老鹿的。

黃昏的光已經變成暗灰色。眼看就要日暮了。

他們並排着輕輕的走，只見樹葉簌簌的掛在灌木和樹叢上，四面八方都露出清楚的景緻。不多時，近處有一陣沙沙聲。他們停下來朝聲音的方向看。老鹿緩慢而有力的從樹林裏踱步走到空地上來了。在灰褐的暮色裏，他像一個巨大的黑影。

芳蘭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斑比制住了自己。他也嚇着了，而且喊到喉嚨邊沒喊出

來。可是芳蘭的聲音顯得那麼不知所措，使他滿心可憐她，想安慰她。

「怎麼啦？」他關切的低聲說，聲音也有點震。「你怎麼啦？他不會傷我們的。」
芳蘭只是再尖聲的叫了一下。

「別慌得這麼利害，我最愛的芳蘭，」斑比央告着說。「讓他嚇成這個樣子多沒道理。他也是我們一家人哪。」

可是芳蘭並不放心。她像一根木頭似的一動不動的站着，釘着望那漠視一切往前走的老鹿。跟着她又尖聲叫了再叫。

「沉着點氣，」斑比求着說。「他不定該覺得我們怎麼樣了。」

可是芳蘭還是靜不下來。「隨他怎麼想好了，」她說着又叫一聲。「啊——噢！
咆！……大得真可怕！」

她又叫了，「咆！別管我吧，」她接着說，「沒法子，我正不住喊。咆！咆！咆！」
老鹿正站在小空地上，在草裏找美味的東西。

斑比一隻眼睛望着神經質的芳蘭，一隻眼睛望着鎮靜的老鹿，有了新的勇氣。他用他給芳蘭的鼓勵克服了自己的恐怖。他開始譴責自己每次看見老鹿都落到淒慘的地步，又害怕又緊張，還摻雜着欽慕和從順。

『簡直是可笑，』他好不容易的下了決斷說。『我要直接走過去告訴他我是誰。』
『別去，』芳蘭喊。『別去！咆！會出亂子的。咆！』
『無論如何我都要去。』斑比回答說。

在他看來，那老鹿安定的吃他的宴席，一點也不理會芳蘭哭，簡直太高傲了。他有點惱，覺得受了侮辱。『我要去，』他說。『靜靜的。你看着，不會出亂子的。在這兒等着我。』

他走了，可是芳蘭沒有等。她一點也不想等，也不敢等。她轉過臉去哭着跑了，因為她覺得只有這樣最妥當。斑比聽得見她越走越遠，可是還『咆！咆！』的叫。

斑比很想跟她去的。可是已經不可能了。他沉着氣，一直往前走。

他透過樹枝看見老鹿站在空地上，頭挨着地。斑比走去的時候，覺得他的心在砰砰的跳。

老鹿立刻抬起頭來望望他。隨後又茫然注視前面。他注視空間那種旁若無人的樣子，和他瞪着眼望斑比的神氣，同樣使斑比覺得他高傲。

斑比不知如何是好了。他來的時候是下了堅定的決心想對老鹿說話的。他想說：『你好啊，我是斑比。可不可以讓我知道你的大名呢？』

是的，剛才好像都很容易似的，可是現在這件事又顯得不那麼簡單了。那些決心有點什麼用呢？斑比不願意做出不懂禮貌的樣子，不說一句話就走。可是他也不願意冒失，先開口說話。

老鹿是尊貴非凡。這使得斑比高興，也讓他覺得自己渺小。他想鼓起勇氣但辦不到，只是不斷的自問自，『爲什麼我要怕他？我不是同他一樣嗎？』可是這也沒有用。斑比還是繼續怕而且在內心深處感覺他自己的確是比不上老鹿。差得多了。他覺得自己微賤。而

且要使盡全身的力量才能鎮定。

老鹿望着他想：『他漂亮，他真惹人喜歡；整個的態度都那麼細膩，穩重，文雅。我不應該釘着他看，可是。真不應該。再說，這樣也許會弄得他難爲情。』於是他就由斑比的頭上望過去，又注視空無所有的天空了。

『多驕傲的樣子，』斑比想。『真受不了，這種自以爲了不起的人。』

老鹿在想：『我想跟他說話，他真像能同情人似的。不跟生人說話多蠢啊。』他默想着望着前面。

『我還不如空氣了。』斑比自言自語的說。『這個傢伙的神氣就好像這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似的。』

『我跟他說什麼呢？』老鹿在盤算。『我不大會說話。我一定會說出些無聊的話顯出自己不智；……因爲他一定是很聰明的。』

斑比鼓起勇氣目不轉睛的望着老鹿。『他多威武啊！』他失望的想着。

「得啦，等下一回吧。」老鹿這樣決定了就走開了，心裏不大滿意，可是樣子還是尊貴的。

斑比滿心不高興的留在那裏。

森林在灼熱的太陽底下流着汗。剛一昇起來的時候，太陽就把天空中零碎的雲片都趕走了。唯我獨尊的在廣闊深悠的碧空中照耀，而這碧空也被熱氣蒸得減了色。草地和樹頂上，空氣變成了玻璃狀的透明的微波在震動，像在火焰上跳一樣。沒有一片葉子也波有一根草在動。鳥兒都不叫了，躲在樹蔭裏，再也不動一動。叢林裏條條路上都空無人跡。沒有一樣生物跑到外面去，叢林好像讓眩目的光線射壞了躺在那兒。大地樹木叢林野獸都懶洋洋的無所求似的在酷熱中呼吸。

斑比也睡着了。

他同芳蘭高興的玩兒了一整夜。他同她周圍的跳，一直到天大亮了，樂得連飯也忘了吃。不過他也是太累了，不覺得餓了。他閉起眼睛。在他站着的那塊叢林中間的地方躺下，立刻就睡着了。

太陽照熱了的紅杉樹上發出強烈的苦味，和月桂的刺鼻的氣味，一起飄進他的頭腦裏，在他睡着的當兒，給他添了新的活力。忽然他朦朧矓矓的醒了。是芳蘭喊他的嗎？斑比周圍望了望。他記得躺下的時候看見芳蘭站在他旁邊，靠近一叢白荊棘，暗着上面的葉子。他以為她會在近處伴着他，可是他已經走了。到這個時候，他一定是一個人獸得厭了，要叫他去找她。

斑比一邊傾耳聽着，一邊想他不知睡了多久，芳蘭不知叫了多少回。他想不清楚。睡的輕紗還罩着他的思路。

不一會她又叫了。斑比向旁邊一跳，轉到聲音傳來的方向去了。跟着，他又聽見了叫聲。他頃刻間覺得異常舒服。他已經清新得很，心定了，又有了氣力，只是急於想吃東西。

叫聲又清楚的傳來了，細得像鳥兒的叫聲，溫柔而充滿了戀慕。『來，來！』
是的，那就是她的聲音。那就是芳蘭。斑比很快的衝向前去，衝過叢林，把乾樹枝碰

得嘩喇喇的斷下來，曬熱了的綠葉都沒有十分沙沙作響。

可是他在半途，忽然停住腳，轉到旁邊去了，因為老鹿站在前面，擋住了他的去路。

斑比只顧着愛情，絕沒有工夫理會別的事。老鹿現在在他眼睛裏也無關緊要了。他也许過一陣還會在別的地方碰見他。他現在沒有工夫管老鹿了，雖然他們很尊貴，他心裏一意思着芳蘭。他慌慌張張的同老鹿打了一個招呼匆匆就想過去。

『你到那裏去？』老鹿關心的問。

斑比有點難爲情，想造個藉口逃過，可是他又改了主意，老老實實的回答說：『我到她那兒。』

『別去。』老鹿說。

一瞬間斑比心裏冒起一朵憤怒的火花。別去找芳蘭，這個壞傢伙怎麼說起這種話來？

『我不管，跑就是了。』斑比心裏想。不言不語的望了望老鹿。可是他在老鹿眼睛裏瞧見的那種沉重的神情又把他緊緊抓牢了。他不耐煩得滿身不自在，可是沒有逃走。

『她在叫我，』他解釋着說。他說這句話的語氣就像很清楚的表示，『別拉我在這兒說話。』

『不對，』老鹿說。『她沒有叫。』

叫聲又來了，像鳥叫那麼微細：『來呀！』

『聽，』斑比興奮的喊。『又來啦。』

『我聽見了。』老鹿說着，點點頭。

『好，再會吧。』斑比急急忙忙轉過頭要走。

『停住！』老鹿命令着說。

『你要作什麼呀？』斑比急得發狂，喊着說。『讓我走吧。我沒工夫。謝謝你，芳蘭』

在叫：『你應該知道……』

『我告訴你，』老鹿說，『那個不是她，』

斑比簡直走頭無路了。『可是，』他說，『我聽得出她的聲音。』

『聽我的話，』老鹿接着說。

叫聲又來了。斑比覺得腳底下的地要裂開了。『過一會，』他央告着，『我馬上就回來。』

『不會，』老鹿悲戚的說，『你絕不會回來，絕不會再回來了。』
叫聲又來了。『我非去不可了！非去不可了！』斑比叫着，簡直不知如何是好。

『那麼，』老鹿用發命令似的口氣宣告，『我們就一起去。』

『快點！』斑比喊着就跳走了。

『不，慢點，』老鹿命令的聲音強迫斑比服從。『在我後面跟着。一回走一步。』

老鹿開始向前移步了。斑比跟在後面，急得直嘆氣。

『聽着，』老鹿不停腳的說，『無論那個叫聲來得多勤，也別離開我身邊。要是芳蘭的聲音，你馬上就會聽到。可是這並不是芳蘭。你別讓人騙了。一切都看你信任我不信任了。』

斑比不敢違抗，默默的聽從了。

老鹿慢慢的前進，斑比在後面跟着。看這老鹿走得多輕巧呀！他的蹄下一絲聲音都沒有。一片樹葉都沒有讓他碰動。也沒有一根樹枝折斷。可是他們正在密叢中滑走，悄悄的溜過古木森森的樹林。斑比覺得驚奇，他雖然心裏急得不耐煩，可是還不禁暗暗佩服。他作夢也沒有想到有人能這樣走路。

叫聲不斷的傳來。老鹿站定了，一邊聽，一邊點頭。斑比站在他旁邊，讓情慾衝動着，一面又克制住自己，難受非凡，他簡直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有幾次並沒有叫聲傳來，但老鹿也停下脚步，昂起頭來，一邊聽一邊點頭。斑比什麼也沒有聽見。老鹿避開叫聲傳來的方向迂迴着走。斑比因此暗暗發怒。

叫聲不斷的傳來。他們終於走近了，過一會，更走近了。末了走到相當近的地方。

鹿低聲說：『你無論看見什麼都別動，聽見了沒有？瞧着我怎麼樣你就怎麼樣，小心着。別糊塗。』

他們往前走了幾步，陡然間那種斑比很熟悉的氣味撲面而來。他一口吸進了很多，幾

幾乎喊了出來。他好像在地下生了根似的站住了。一剎那他的心就好像在喉嚨裏通通的跳。老鹿靜靜的站在他旁邊，用眼睛示意。

「他」在那兒站着。

「他」站在離他們相當近的地方，靠在一棵橡樹幹上，讓一叢榛樹遮着。「他」在柔弱的叫：「來，來！」

斑比的心完全亂了。他嚇得太利害，慢慢的才想過來是「他」在學芳蘭的聲音。是「他」在叫：「來，來！」

冰冷的恐怖射過斑比的身體。想逃的念頭緊抓着他，在他心裏掙扎。

「安靜點。」老鹿急忙下命令似的低聲說，好像想要防止由恐怖發生的意外。斑比費力的制住了自己。

起初斑比好像覺得老鹿有點輕蔑似的望着他。雖然他處境很窘也看得出來。不過老鹿馬上又變做正經親切的樣子了。

斑比雲着眼望外細看「他」站着的地方，覺得有點不能再忍受這可怕的东西在眼前了。老鹿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低聲對他說：『我們回去吧。』說着就轉過去了。

他們小心翼翼的溜開了。老鹿巧妙的屈折前進，爲的是什麼斑比却不明白。這回他也是拚命壓制着不耐煩的心情跟在後面。來的時候，想芳蘭的念頭纏住他；這回想逃的衝動在他血管裏跳躍。

可是老鹿還是慢慢的走，停停，聽聽。他重新開始灣灣曲曲的走，過一會又停下來，再慢慢的往前走。

這時候他們已經離危險的地點遠了。『要是他再停住，』斑比想，『那就是能跟他說話的時候了，我要謝謝他。』

可是那一轉瞬間老鹿就在他眼前隱入一叢山茱萸的密灌木林裏不見了。老鹿溜去的時候一片葉子都沒有動，一根枝子都沒有斷。

斑比跟踪走去，想學老鹿一樣輕輕的穿過，用一樣的技巧避免聲音。可是他沒有那麼

好運氣。樹葉輕微的綽綽響，樹枝灣到他肚子上，砰一聲很響的又彈回去了。乾枝子斷在他胸上，瓜喇喇響得刺耳。

『他救了我的命，』斑比一味想着，『我能跟他說什麼呢？』

可是老鹿毫無踪影。斑比從樹叢裏跑出來了。他的周圍是一大片開了黃花的金菟。他抬起頭四面看看。目之所及，連一片葉子都不動。他只剩了一個人了。

從一切拘束解放出來，逃的意念又忽然把他帶跑了。金菟花在他跳躍的蹄下綽綽的響着落了下來，好像讓鎌刀割了一樣。

他徘徊了好久之後才找到芳蘭。他喘不過氣來，又累又快活，感動得很利害。

『我最愛的，請你，』他說，『請你以後千萬別再叫我啦。我們兩面找，找到見面的時候為止，可千萬別叫我……因為我聽見你的聲音就不能自主了。』

癡
比

一五八

XV

幾天之後，他們在草地一頭的一個小橡樹叢裏悠閒的走着。他們要穿過草地走到長着高橡樹的老路徑去。

走到樹葉稀疏的地方，他們停下腳來向外望望，看見橡樹旁邊有個紅的東西在動。他們兩個都對着那個東西注視起來。

「是誰呢？」斑比輕聲說。

「大概是羅諾，也許是卡魯斯。」芳蘭說。

斑比有點懷疑。「他們不敢再走到我跟前來了，」斑比說着，把尖銳的視線注射到前面去。

「不是，」他堅定的說。「不是卡魯斯，也不是羅諾，是個生人。」

芳蘭覺得斑比說的對，她有點驚訝，同時滿懷着好奇心。

「是的，」她說：「是個生人，我現在也看出來了。多奇怪！」他們兩個還是注視着那個東西。

「他的舉動多疎忽啊。」芳蘭說。

「傻。」斑比說：「真傻。他的舉動像個孩子，簡直像不知道有危險似的。」

「我們走過去吧。」芳蘭提議說，她的好奇心驅使她前去。

「好吧，」斑比回答說：「我們去，我想仔細的看看這傢伙。」

他們往前走了幾步，芳蘭就停住了，「他若跟你鬥怎麼辦呢？」她說：「他很有力氣的。」

「咆，」斑比仰起頭，好像看不起那個動物似的，「你瞧他的角多小。我怕他做什麼？這傢伙相當胖，毛也很光溜，可是他有力氣嗎？我想不會。來吧。」

他們往前走。

那個生人正埋頭啃着草地上的青草，等他們走過來很多路，才發覺有人。於是他跑上

前去會他們。他快活的像嘻戲似的跳着，顯得異常孩子氣。斑比和芳蘭停住腳，吃驚的等他過來。他走到離他們沒有幾步的地方，也同樣地停下腳了。

過了一刻他問道：『你們不認識我嗎？』

斑比已經低下頭預備鬥了。『難道你認識我們嗎？』他反問着說。

那個生人過來插嘴了。『斑比，』他喊着，喊聲帶着責備的音調，可是很有把握似的。

斑比聽見有人叫他的名字，嚇了一跳。那個聲音在他心裏翻起了往時的記憶。芳蘭這時都已經奔上前去會那個生人了。

『果波，』她喊了一聲就不響了。她站住了，一動不動的站着，連呼吸都不能呼吸了。

『芳蘭，』果波柔和的說，『芳蘭，妹妹，你到底認識我。』他走過去吻芳蘭。眼淚順着兩頰流下來。芳蘭也哭了，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啊，果波，」斑比開口了。他的聲音有點抖，心裏非常亂。他感動得很利害，同時也很吃驚。「你居然沒有死！」他說。

果波哈哈大笑起來，「你看出我沒有死啦，」他說。「我想起碼你會看得出我沒有死。」

「可是那一回在雪地裏你到底怎麼樣了？」斑比追問。

「噢，那一回啊？」果波回想着從前似的說。「那一回是「他」救了我。」

「那麼一直到現在你在那兒的呀？」芳蘭吃驚的問。

「跟「他」在一起的，」果波回答說。「我一直跟「他」在一起的。」

他停住嘴望望芳蘭又望望斑比。他們那種無限吃驚的樣子使他高興起來。於是他又附加了一句：『是的，我親愛的人們，我看見的比你們全體加起來在這樹林子裏看見的還要多得多。』他的語氣有點驕傲，可是他們都沒有注意。因為他們還整個浸在驚訝的情緒裏。

『講給我們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芳蘭高興得發狂似的喊。

『噯，』果波得意的說：『我可以講一整天也講不完。』

『那麼，你快講吧。』斑比催促着說。

果波轉過身來正經的對着芳蘭。『媽媽還在嗎？』他輕輕的不敢問似的問。

『在呀，』芳蘭高興地喊。『她還在，可是我已經好久沒有看見她了。』

『我馬上要去看她，』果波堅定地說。『你們也去吧？』

他們都去了。

一路上他們沒有說一句話。斑比和芳蘭曉得果波一心急着想見媽媽，所以都沒有開口。果波急急忙忙往前走也沒有說話。他們想隨他喜歡怎樣就怎樣好了。

只是有的時候，果波會盲目的往歧路上跑，忽然跑得太快了，又會轉錯方向，他們兩個就柔和的對他喊：『這邊走，』斑比會細聲地說，有的時候芳蘭會說，『不對，不對，我們現在要走這邊了。』

他們有好幾次要穿過一片大空地。斑比和芳蘭發覺果波從不在叢林邊上停下腳來，未到空地上去之前也從不四面張望，毫不在意地就跑出去了。每遇到這樣的情形，斑比和芳蘭就很驚訝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可是他們一句話也不說，遲疑的跟着走，他們有時不能不周圍的張探，並且上下的警戒着。

果波立刻想起他幼時所走過的路徑。他自己滿足得很，並沒有覺得是斑比和芳蘭在領導着他。他望着他們倆嚷道：「你看！我還能認得到路呢！」他們一句話也沒有說，可是又互相的望了望。

不久，他們走到一個有很多樹的小窪地。「看！」芳蘭叫着滑了進去。果波跟着她站住了腳。這就是他們出世的地方，小時候和他們的媽媽住過很久的洞。果波和芳蘭眼睛對眼睛的注視了一會。他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可是芳蘭很溫柔的在她哥哥的嘴上吻了一下。之後他們又開始出發了。

他們轉來轉去的走了半天。太陽由枝椏中間照過來，越來越亮，樹林裏也越來越靜

了。這是應該躺下休息的時候了。可是果波並不覺得累。他很快的往前走，不耐煩却又興奮地喘着氣，並且毫無目標地望着他的周圍。他一看見黃鼠狼從腳底下溜到樹叢裏去就縮縮頭。他差一點踏在野雞的身上，等到野雞很吵鬧的拍着翅膀往上飛，一邊責罵他的時候，他又嚇得不得了。斑比覺得果波這種特別的盲目的舉動非常驚奇。

過了一會，果波停住腳對他們兩個說道：『她不在這兒。』他的聲音有點失望。

芳蘭安慰着他，很感動的說：『我們馬上就會找到她的，馬上會的，果波。』她瞞着他。他臉上還有那種沮喪的表情，那是她深深知道的。

『我們來喊她好吧？』她微笑着說。『我們像小時候一樣的喊她好吧？』

斑比走過去幾步。他看見了艾娜姨。她已經坐下來休息了，正靜靜地躺在近旁一個樹叢裏。

『好容易。』他自言自語地說。正在這時候，果波和芳蘭也走過來了。他們三個人站在一堆望着艾娜姨。她也抬起頭來，睡眼矇矓地朝後看了看他們。

果波遲疑地往前走了幾步之後柔和地叫道：「媽媽。」

她閃電似地跳了起來，像釘住了一樣的站着。果波很快的跳到她身邊。「媽媽。」他又開口了。他想說話，可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他媽媽兩眼睜睜的朝他眼底裏望着。她那硬直的身子開始動了。顫抖的波浪從她肩膀起伏着推到脊背上。

她一句話也沒有問。她不想聽什麼解釋，也不想知道什麼經過情形。她慢慢地，在果波嘴上吻了一下。她又吻了他的兩頰和頸項。她毫不厭倦地吻着他，舐着他，像他剛生出來的時候一樣。

璣比和芳蘭已經走了。

XVI

大家都站在樹林中間的一塊空地上。果波正在對他們講話。

連老朋友野兔也在那裏。他充滿了驚奇的表情，常常豎起一隻匙兒似的耳朵，很耐心地聽，一會兒讓耳朵落到後面去，爲的是馬上再豎起來。

喜鵲停在一棵小毛櫸樹的最低的枝子上，驚訝地聽着。山喜鵲動來動去地坐在對面一棵麻栗樹上，一會一會發出奇異的叫聲。

幾隻和善的野鷄把他們的太太和孩子帶了來，一齊聽着，一邊覺得很奇怪似的伸長着頸子。他們有時又把頸子縮回去，把頭轉過來轉過去，靜默着，可是很驚奇的樣子。

松鼠早已急急跑上樹，做着種種姿態，興奮得發狂。他一會溜到地面上，一會又跑上這棵樹那棵樹。有時他用他的尾巴保持着平衡，挺直地站着，露出他的白胸脯。他不時想打斷果波的話，說點什麼，可是大家總是嚴厲地責他不准他開口。

果波講他怎樣無能爲力的躺在雪地上等死。

「狗找到我了，」他說：「狗真可怕。他們簡直是最可怕的動物。他們的下顎滴着血，他們的叫聲殘忍無情，而且充滿了忿怒。」他周圍望了一圈又繼續說下去：「可是，從那時候起我就一直跟他們玩，像跟你們任何一個人玩一樣。」他非常驕傲。「我用不着再怕他們了，我跟他們已經是好朋友了。可是，在他們快要發怒的時候，我耳朵裏就隆隆的響，我的心也停止跳動。不過，他們發怒也不會傷害什麼人，而且，我已經說過，我是他們的好朋友了。可是，他們那種叫聲是大得可怕的。」

「講下去呀。」芳蘭催着說。

果波望了望她。「好吧，」他說：「狗簡直就要把我扯成一塊一塊的了，可是「他」來了。」

果波停頓了一下。別的人差不多停止了呼吸。

「是的，」果波說：「「他」來了。「他」把狗喊住了，他們立刻靜了下來。「他」

又喊了一聲，狗就一動不動地伏在「他」的腳底下。後來「他」把我拉了起來。我叫喊着，「他」倒拍了拍我，「他」把我抱在手裏。「他」沒有傷害我。後來「他」就把我帶走了。」

芳蘭打斷了果波的話。「帶是什麼意思呀？」她問。

果波開始很詳細地解釋起來。

「這是很簡單的。」斑比插嘴說：「你看松鼠怎麼拿了果子帶着走。」

松鼠又想開口了。「我有一個表弟……」他起勁的說起來了。可是別的人馬上喊道：

「靜點，靜點，讓果波講下去。」

松鼠只好不開口了。他急得不得了，把兩隻前爪按在白胸脯上想跟喜鵲談天。「我剛才不是說我有一個表弟嗎……」他起頭了。可是喜鵲乾脆背過臉去不理他。

果波講了許多奇怪的事。「外面天氣很冷，狂風吼着。可是裏面一絲風都沒有，暖和得像夏天一樣。」他說。

「阿克！」山喜鵲叫喊起來了。

「外面也許下着傾盆大雨，什麼東西都浸在水裏。可是沒有一滴雨到裏面來，你身上也老是乾的。」

野雞們轉了轉頸子，扭了扭頭。

「外面也許什麼東西都埋在雪底下，可是在裏面我還是暖和的，」果波說：「我簡直覺得熱。他們給我乾草吃，還有栗子，山芋，和蘿蔔，我要什麼就有什麼。」

「乾草？」大家異口同聲的喊起來，又驚訝，又懷疑，又興奮。

「甜的，新割下來的乾草。」果波沉靜的覆述了一遍，然後得意洋洋四周繞了一圈。

松鼠的聲音插進來了：「我一個表弟……」

「別響！」別的人喊着說。

「他」在冬天那裏來的乾草和別的東西呀！」芳蘭熱心的問。

「他」種的，」果波回答，「他」種他需要的東西，「他」還收藏他需要的東

西。」

芳蘭繼續對果波提出問題。「果波，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從來沒有害怕嗎？」她問。

果波很優越似的笑了一笑。「沒有，親愛的芳蘭，」他說：「不會再怕了。我已經知道「他」不會傷害我了。我爲什麼還要怕他呢？你們大家都覺得「他」壞。其實「他」並不壞。要是「他」喜歡誰，或是有誰侍候「他」，「他」就對誰好。好極了。世界上沒有什麼人能比「他」更親切的。」

果波正在這樣說的時候，老鹿忽然從樹叢裏一聲不響的來了。

果波沒有注意，還是繼續往下講。可是別的人都看見了老鹿，一齊屏住呼吸，顯出敬畏的樣子。

老鹿一絲不動的站着，用深而嚴肅的眼光望着果波。

果波說道：「不但是「他」，連「他」所有的孩子都愛我。「他」的太太和「他」一

家人常常撫摸我，同我一起玩。」他忽然停住不說了。他也看見了老鹿。

一段靜默的時間過去了。

跟着老鹿用他那沉着而帶着命令口吻的聲調問道：『你頭頸上戴的是什麼帶子？』

大家都朝那帶子望了一眼，方纔注意到果波頸上圍着的是一條馬鬃編的黑帶子。

果波不自然的答道：『這個嗎？這是我戴的頭絡的一部份。這是「他」的絡繩，戴

「他」的絡繩是最大的光榮，這是……」他變得狼狽起來口也吃了。

人人都沉默着，老鹿帶着尖銳而含有憐意的眼光望了果波很久很久。

『你這可憐的東西！』末了他這樣柔和的說着，一轉身就走掉了。

在一段驚嚇的沉默之後，松鼠又開始饒舌了。『我剛才不是說過嗎，我有一個表弟也同「他」在一起的。「他」捉住他，把他關了起來，啊呀，關了好長的時候喲，直到有一天我的爸爸……』

可是沒有一個人聽着松鼠說。他們都紛紛走開了。

有一天瑪列納又露面了。果波失蹤的那一個冬天，她已經長成了，可是從那時候起就沒有什麼人看到過她，因為她總是一個人默着，獨自走她自己的路徑。

她還是那麼纖細，而且顯得相當年青。可是她很沉靜正經，比別人都溫和。她聽松鼠山喜鵲喜鵲書眉和野雞說果波經歷了許多驚險有趣的事回來了。所以她才跑回來看他的。果波的媽媽對於她的訪問感覺非常榮幸快活。果波的媽媽簡直有點得意她自己交了好運。她聽見整個樹林裏的人都在談論她兒子的事，心裏很高興。她沉溺在他的榮耀裏，並且要讓每個人都知道她的果波是最聰明最能幹最好的一隻鹿。

『你覺得他怎麼樣，瑪列納？』她說。『你覺得我們的果波怎麼樣？』她沒有等着回答又接下去說：『你還記得老奈特拉因為他冷得有點發抖就說他沒有出息嗎？你還記得她預言說果波最多不過給我添個累嗎？』

「可是，」瑪列納答道，「你爲果波是煩了不少神啊。」

「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他媽媽說。她覺得別人還記得這些事是奇怪的。「噢，我真覺得老奈特拉可憐。她不能活到現在看看我的果波變成什麼樣子多可惜呀！」

「是呀，可憐的老奈特拉，」瑪列納柔和地說：「她的事真是精得很。」

果波喜歡聽他媽媽這樣讚美他。他覺得快活。他站在河邊，很高興地浸在她的讚美裏，就像在陽光裏沐浴一樣。

「連那老玉子都來看過果波了，」他媽媽告訴瑪列納說。她這句話說得很輕，好像什麼嚴肅神祕的事情似的。「從前他最多讓人望他一眼，這回他居然爲着看果波跑來了。」

「他爲什麼管我叫可憐的東西呀？」果波帶着不滿意的聲調插嘴說。「我想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

「不要想那些啦，」他媽媽安慰他說，「他年紀大了，有點古怪。」

可是末了果波想自己安慰自己。「這句話整天都在我腦子裏轉，」他說：「可憐的東西！我才不是可憐的東西呢。我很幸運。我看見過的東西和經歷過的事比你們大家加在一起的還多。這世界我見識得多，對於生活我也比這樹林裏任何一個人知道得多。你覺得怎麼樣。瑪列納？」

「是的，」她說：「誰也不能否認。」

從這個時候起，瑪列納同果波就老在一起了。

斑
比

一
七
六

斑比去找老鹿去了。他徘徊了一整夜。他一直等到太陽上昇的時候，天亮了，他還在從來沒有人到過的窄徑上走，並沒有同着芳蘭。

有的時候他還是戀慕芳蘭。有的時候他還和從前一樣深愛着她。他喜歡同她漫遊，聽她閒談，跟她一起在草地上或在樹林邊上啃嫩枝子，可是她已經不能完全使他滿足了。

從前，他同芳蘭在一起的時候，簡直不會記起他和老鹿會面的事，就是記起，也是很偶然的。現在他却在尋找老鹿，並且感到一種難以解釋的慾望，驅使他去找。他偶爾也會想到芳蘭。他若願意同她在一起，是隨時都做得到的。別的人他就不大願意理睬。果波和艾娜姨他也儘可能的迴避着。

老鹿說果波的那句話一直在斑比的耳朵裏響着。那幾個字很奇怪的在他心裏留下了一個深的印象。果波從回來的第一天起就給了他一種特別的影響。斑比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

事，只覺得看着果波的舉動有點難過。他莫明其妙地覺得果波可恥。同樣莫明其妙地替他害怕。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他同那不會惹人的，自負的，驕傲自滿的果波在一起，那一句話就老會在他頭裏轉，『可憐的東西！』他簡直想忘都忘不掉。

有一個黑夜，斑比又告訴那個尖聲叫喚的夜遊鷹說他把他嚇壞了，夜遊鷹當然很高興，斑比忽然想起來問他道：『你知道不知道老鹿在那裏呀？』

夜遊鷹用他那咕咕的聲音答說他根本一點也不知道。可是斑比看出他完全是不願意告訴他。

『不，』他說：『我不相信你的話，你太聰明了。樹林裏發生的事你沒有一樣不知道的。你一定知道老鹿現在躲在什麼地方。』

夜遊鷹本來把毛完全蓬鬆開的，這時收攏得光滑滑的，把身子縮小了。『我當然知道，』他更柔和的咕着說：『可是不應該告訴你，我真的不應該。』

斑比開始央告了。『我不會讓你吃虧的，』他說。『我這麼尊敬你怎麼會讓你吃虧呢？』

夜遊鷹又變成了一個可愛的軟鬆鬆的灰褐色的球，並且微微的轉了轉他那雙靈巧的大眼睛。他高興的時候總是這樣的。「那麼你是真的尊敬我啊？」他問，「可是請問你爲什麼緣故呢？」

斑比一點沒有躊躇。「因爲你那麼聰明，」他誠懇的說：「又那麼好脾氣，那麼和善。還因爲你嚇起人那麼聰明。嚇人真是聰明極了的事，真是聰明極啦。我要會了多好，一定有很大的用處。」

夜遊鷹已經把他的嘴陷在蓋着軟毛的胸脯裏高興起來了。

「得啦，」他說：「我知道老鹿要看見你一定會歡喜的。」

「你真覺得他會嗎？」斑比喊着，高興得心都跳得快起來。

「是的，我確實知道。」夜遊鷹回答說。「他若看見你會歡喜的，我想我現在可以大膽地告訴你，他在那裏了。」

他把羽毛緊貼在身上，忽然間又變小了。

「你知道長着柳樹的那個深溝嗎？」

斑比點頭說知道。

「你知道那一頭的小橡樹叢嗎？」

「不知道，」斑比率直的說，「我從來沒有到那一頭去過。」

「好，那麼你留心聽着，」夜遊鷹低聲說。「那一頭有一個橡樹叢。穿過這個樹叢，那邊就有叢林，榛樹，銀色的白楊樹，荊棘，和六月果，這些樹的中間有一棵連根拔起來的山毛櫸。你得找，你這樣高的人看起來沒有我從天上看那麼容易。你可以在那棵樹的樹幹底下找到他。可是別告他是我說的。」

「在樹幹底下嗎？」斑比問。

「是的，」夜遊鷹笑了，「那塊地上有一個洞。樹幹就橫在洞的上面。他是在樹幹底下睡覺的。」

「謝謝你，」斑比誠懇的說；「我不知道找得着找不着，可是無論如何我都很感激

你。」他很快的跑着走了。

夜遊鷹一點不作聲地緊跟着他飛，就在他身旁叫了起來：「噢！噢！噢！」斑比打了一個寒噤。

「我嚇着你了麼？」夜遊鷹問。

「是啊。」他結巴着說，這回他是說實話了。

夜遊鷹滿意的咕咕叫着說：「我不過想再提醒你一聲，別告訴他是我說的。」

「當然不告訴。」斑比切實說了之後又向前跑了。

斑比走到溝旁邊的時候，老鹿由漆黑的夜色當中攢出來屹立在他面前了，太突然太沒有聲響，因此把斑比嚇得倒退了幾步。

「我並不在你要去找我的那個地方。」老鹿說。

斑比守着靜默。

「你想做什麼？」老鹿問。

斑比

「沒有什麼，」斑比結巴着說：「沒什麼，對不起，什麼都沒有。」

過了一會老鹿說話了，他的聲音顯得柔和。「你來找我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說。

他等着。斑比沒有回答。老鹿又說下去：「昨天你在離我很近的地方經過兩次，還有

今天早晨，又是很近。」

「爲什麼，」斑比鼓着勇氣說，「爲什麼你那樣說果波？」

「你覺得我說的不對嗎？」

「不，」斑比傷心地喊，「不，我覺得你說的對。」

老鹿只是微微的點了點頭，他的眼睛注視着斑比，更加慈祥了。

「可是爲什麼呢？」斑比說。「我不明白。」

「你感覺到了已經够了，你再過過就會明白的，」老鹿說。「再會。」

大家都漸漸覺得果波有好些習慣在別人看來是奇怪而可疑的。夜裏別人都醒着他却睡覺。而在白天，別人要找地方睡下的時候，他却睜着大眼來去的走。他高興起來甚至會毫不遲疑地走出叢林，在光亮的陽光底下安定極了似的站在草地上。

斑比覺得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你從來沒有想到過有危險嗎？」他問。

「沒有，」果波簡單的說：「在我是根本沒有危險的。」

「你忘了，我親愛的斑比，」果波的媽媽插嘴說：「你忘了「他」是果波的朋友。你們不能冒險果波都能。」她非常驕傲。

斑比沒有再說什麼了。

有一天果波對他說：「你知道，我覺得隨便在一個地方吃東西和不按時候吃東西有別扭。」

斑比沒有明白他的意思。「怎麼會別扭呢，我們都是這樣。」他說。

「噢，你們是這樣，」果波驕傲的說：「可是我就有點不同。我吃的東西向來是拿到面前來，或者預備好了喊我去吃的。」

斑比用憐憫的眼光注視着果波。他望了望芳蘭和瑪列納和艾娜姨。可是他們都微微笑着羨慕着果波。

「我想到了冬天你恐怕不大過得慣，果波。」芳蘭開口說。「冬天我們沒有乾草蘿蔔山芋這些東西的。」

「那倒也是，」果波思索着回答。「我還沒有想到這點。到那時候是什麼感覺我連想都想不到。一定很可怕。」

斑比靜靜的說：「並不可怕，就是困難一點罷了。」

「那麼，」果波擺出尊貴的樣子說，「要是太困難了，我只要回到「他」那兒去就是了。我爲什麼要餓着肚子呢？用不着呀！」

斑比一言不發的轉過頭去走開了。

等到剩了果波和瑪列納兩個人的時候，他開始說斑比了。「他了解我，」他說。「沒辦法的老朋友斑比還以為我是從前那個愚蠢的小果波。他永遠不會看得慣我，其實我已經變成一個不尋常的人了。危險！……他說危險是什麼意思？他當然是說的我，可是危險是距着他和他那一類人，同我沒有關係。」

瑪列納和他同意。她愛他，果波也愛她，他們兩個都很幸福。

「噯，」他對她說：「誰也沒有你那樣了解我。可是無論怎樣我總不能再埋怨了。大家都尊敬我讚美我，不過你是最能了解我的。當我告訴他們「他」有多好的時候，他們都聽着，並不覺得我說謊，可是他們總抱着那個老念頭以為「他」是可怕的。」

「我一直信任「他」的，」瑪列納柔和的說。

「真的嗎？」果波高興的說。

「你記得他們把你丟在雪地上那一天嗎？」瑪列納繼續說。「那一天我說過「他」終

久會到樹林裏來跟我們玩的。」

「不，」果波打着呵欠說：「我不記得了。」

過了幾個禮拜，一天早晨，斑比同着芳蘭，果波同着瑪列納，又一起站在那個常去的榛樹叢裏了。斑比和芳蘭剛剛到許多地方閒遊了回來，他們想找一個藏身的地方，路上遇見了果波和瑪列納。果波正要到草地上去。

「還是跟我們在一起吧，」斑比說。「太陽就要上來了，到那時候誰都不會到空地去上去的。」

「無聊，」果波輕蔑似的回答。「若是沒有別人去的話，我去。」

他去了，瑪列納跟着他。

斑比和芳蘭停住腳了。「來，」斑比氣憤憤的對芳蘭說：「來，讓他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好了。」

他們正向前走着，山喜鵲忽然在草地那一頭高聲叫起來了。斑比一跳就轉過身來去追

果波。正在橡樹的旁邊他追上了果波和瑪列納。

『你聽見那個叫聲沒有？』他對他喊着說。

『什麼呀？』果波莫明其妙似的說。

山喜鵲又在草地那一頭叫了。

『你聽見了沒有？』斑比重複說了一遍。

『沒有。』果波冷靜的說。

『那就是危險的信號呀！』斑比肯定的說道。

喜鵲也開始高聲的叫了起來，緊跟着又有一個在叫了，接着第三個喜鵲也叫了起來。於是，山喜鵲又直喊着，老鴉在儘高頭也傳遞了警報。

芳蘭哀懇着道：『可別去呀！果波！危險哪！』

瑪列納到這時也求他了，『你就在這兒吧，就在這兒吧今天，我的親愛的。太危險了。』

果波站在那兒，以他那傲慢的方式微笑着道：「你們說危險！危險！那和我有什麼關係？」他問。

在這緊要關頭的時候，斑比忽然想出一個辦法。「那麼至少也該讓瑪列納先走，」他說。「這樣我們可以知道個究竟……」

他還沒有說完瑪列納倒已經溜了出去。

他們三個站着瞧着她，斑比和芳蘭都屏着氣息，果波很明顯的在勉強耐着性子，好像由着他們沉溺在他們愚蠢的幻想裏似的。

他們看着瑪列納一步一步的穿過那塊草地，遲疑的踏過去，頭昂起着。她四處張望，聞嗅。忽然，她好像閃電一樣，騰地一跳，就像旋風捲起了她似的飛奔着跑回到叢林裏來了。

「就是「他」「他」」她低聲道，她的聲音被恐怖噤住了。她四條腿都在顫抖。

「我，我看見「他」了，」她顫聲道：「確實是「他」，「他」就靠着那赤楊樹站着

哪。」

「來！」斑比叫道：「快來！」

「來！」芳蘭懇求着說。瑪列納這時都差不多說不出話來了也喘着低聲道：「求求你跟來吧，果波！求求你。」

可是果波依然一步也不動。「你們愛怎麼跑，怎麼跑。」他說：「我決不阻止你們。」

「他」如果真來了，我要和「他」說話。」

果波是不可以勸阻的了。

他們站着，注意他怎樣走出去。他們呆在那兒，對於果波的那樣的堅定信任，非常感動，可是同時又替他害怕，緊揉着心。

果波很勇敢的站在草地上，在找那赤楊樹，然後他好像找到了同時也發現了「他」。這時突然來了一陣霹靂聲。

果波應聲飛跳到空中。他忽然的轉回頭逃到叢林裏來了，蹣跚着跑了來。

當他來的時候，他們還站着，嚇傻了。他們聽見他在喘氣。可是他一直不停瘋狂的往前奔，他們也掉過頭圍繞着他大家都逃了。

可是可憐的果波，摔倒在地下了。瑪列納緊靠着他停着，斑比和芳蘭稍微遠一點兒，都準備着逃。

果波躺着，血滴滴的內臟由那打爛了的肚皮流出來，他抬起頭，很微弱的轉動了一下。

「瑪列納，」他用勁的說，「瑪列納……」他可是已經不認得她了。他的聲音消逝了。

這時靠着草地的叢林邊，發出很響的毫無忌憚的纏綿聲。瑪列納俯首和果波說道：「他」來了，『她慌張的細聲的道：『果波，「他」可來了，你能起來跟我走嗎？』果波又抬起他的頭來，微弱的扭轉了一下，四蹄抽動着，之後就躺着不動了。

一陣劈拍，纏綿的聲音之後，「他」分開叢枝走了出來。

瑪列納看見「他」走得很近了。她慢慢的溜到後頭，躲進最靠近的叢林裏去，然後追上了斑比和芳蘭。

她最後又回頭瞧了瞧，她看見「他」彎身在抓那負了傷的鹿。

之後，他們聽見果波發出一聲垂死的慘叫。

斑
比

一九二

XX

斑比剩了孤伶伶的一個人了。他在那流過蘆葦和沼柳中間的小溪旁邊走着。

因為他現在總是一個人跋着，所以到那個地方去的時候更多。那裏沒有幾條路徑，他簡直不大碰見他的朋友，這正是他所期望的。因為他的思想變得嚴肅，而他的心也變得沉重了。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內心起了什麼變化。這件事他連想都沒有想到。他只是茫然的回憶着過去，他的整個生活也好像變得黑暗了，

他常常在小溪邊上一站站幾個鐘點。緩緩地纏繞着一個角度流過來的水，支配了他整個思路。漣波上飄來的涼風帶來一種奇怪的新鮮的辣味，在他心裏引起了忘懷和自信的感覺。

斑比常常站着望那些鴨子，和氣的聚在一堆拍翅勝玩水。他們沒有完的互相對着談天，和善正經而又能幹的樣子。

有兩隻母鴨子，每隻周圍帶了一羣小鴨子。她們不斷的教她們的孩子學東西。孩子們

就老在學。有的時候一隻母鴨子會發出警告，於是小鴨子們就往四面八方衝出去。他們可以一點不作聲的散開溜開。斑比看見遠不會飛的最小的鴨子居然也能在蘆葦長得密密的地方划水過去，一根蘆葉都碰不到，因為蘆葉一動，也許就會讓人看出他們在那裏了。他看得見那些小的黑身子在蘆葦叢山攢來攢去。以後他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過一刻工夫，一隻母鴨子會發出短的叫聲，一眨眼之間，他們又都圍在她身邊了。不多一會，他們仍舊排列好他們的艦隊，像剛才一樣靜靜的在水上遊弋了。斑比每次看見這光景都非常驚奇。這是他驚異的源泉。

有一次經過這樣的騷動之後，斑比問一隻母鴨子說：「這是什麼呀？我很仔細的看了，可是什麼也沒有看見。」

「沒有什麼。」鴨子回答說。

又有一回，一個小鴨子也發出一個信號，像閃電一樣轉過身去，瞪着眼睛朝蘆葦叢望。過一會他又撥出來跑到斑比站着的岸邊上來了。

「什麼呀？」斑比問那個小東西。「我沒有看見什麼。」

「什麼也沒有。」小鴨子回答着，一面像大人似的搖動他尾巴上的毛，小心的把他翅膀的尖端又收回原處。之後他又下水游開了。

可是斑比對於鴨子的信任很深。他下了結論覺他們比他更小心，並且他們所聽見的和看見的都比他來得快。當他站着靜靜的觀察他們的時候，他就覺得他那不斷的「緊張」，這時可以稍微的寬弛一下了。

並且他也喜歡和鴨子們談天。他們不會說廢話，和那些他時常接觸的人不同。他們會談論寬闊的天空，風，以及那遼遠的田野，在那裏他們可以隨便揀好東西來飽餐一頓的。

常常斑比看見在池塘邊旁，有火紅斑紋的東西在飛，「斯里——」那哼哼的小鳥會柔和的叫着飛，就好像一個飛輪似的小點在天空中掠過去。當他飛過去的時候，祇覺得一陣綠光，一陣紅光。斑比非常之激動，他很想細細的看看這漂亮的新人物。他喊他。

「你不必費力去叫他的，」一個葦雉在蘆葦叢裏和斑比說道。「你不必費力去叫他，他永

遠不會答應你的。」

「你在那兒哪？」斑比往蘆葦裏張。

可是那葦雉在完全一個另外地方大聲笑道：「我在這兒。那個怪癖的東西誰都不理的。白叫他的。」

「他多漂亮呀！」斑比說。

「可是他壞。」葦雉又從另外一個地方回答。

「你怎麼會覺得他壞呢？」斑比轉問道。

那葦雉又完全換了一個位置回答道：「他呀！他不管任何事也不管任何人。什麼事他都由牠去，他也不和任何人說話也從來不感謝那跟他說話的人。有危險的時候他也不給人警告。他從來沒有跟活人說過一句話。」

「可憐的……」斑比說道。

那葦雉一湧說一湧走，她的愉快咬舌的聲音，忽然又移到那一邊去了，他也許想人家

會對他那怪斑紋發生羨慕，所以他不許人家好好的看他一眼。

『可是也有別人不願意人家仔細看她一眼的。』斑比說道。

一剎眼，那葦雉已經站到他跟前了。『我有什麼好看，』她樸實的說道。她一點小，週身都是亮晶晶的水，她站在那裏，光滑的一身羽毛，她那整潔的模樣兒不斷的在動，精神飽滿並且很滿足的樣子。一幌她又走開了。

『我不明白怎麼會有人能老站在一個地方不動，』她由水裏說道，接着又從老遠的那一頭說：『站在一個地方不動，又累人又危險。』『你非得時常動。』她一忽兒這邊那邊的愉快的叫着，『你非得時常動，才會覺得精神，強健呢。』

一個輕微的繚絲草聲，讓斑比吃了一驚。他週圍的一看。一個紅亮亮的東西，穿過那叢草。在蘆葦裏不見了。同時一股很沖的熱味攆進他鼻孔裏。狐狸躍了過來。

斑比正想喊，並且想拿腳敲地來做警告，可是這時蘆葦已經因為狐狸在跳的時候把牠們分開而繚絲的作響了。一陣水聲之後，一隻鴨子沒命的叫了起來。斑比聽見她的翅膀在

扇動、並且看見她那白身子在葉子裏閃來閃去。她看見她的翅膀拚命的在打那狐狸的臉。之後又慢慢的甯靜了下來。

在這時，狐狸由叢林裏走了出來，嘴裏囀着鴨子。她的長頸柔軟的掛了下來，她的翅膀還在扇動，可是狐狸已經毫不關心了。他用鄙視的神情，斜看着斑比，慢慢的擠進叢林裏去了。

斑比一動不動的楞着。

一羣老鴨子都飛了起來，一串翅膀周圍的亂飛，充滿了失魂落魄的恐怖。葦雉四處八方的喊着、警告。白鴉鳥在叢樹裏緊張啾鳴。成了孤兒的小鴨羣，踩着蘆葦，柔聲的號叫着。那會啾啾的小鳥又從水塘邊飛過去了。

『請你告訴我們，』那羣小鴨子叫道：『請你告訴我們，你看見我們的媽媽沒有？』
 『斯里——』會啾啾的鳥兒銳聲叫道，燦爛的飛了過去。『她關我什麼事？』

斑比轉過身走了。她踱過一片金銀花的海，穿過許多小樺樹的叢林，越過那一大堆老榛木。一直走到那深淵的邊緣上。他周圍的徘徊，希望能遇見老鹿。他有好久沒有看見他

了，自從果波死了之後就沒有見過了。

斑比老遠的忽然看見他了，於是他趕快的跑了過去。他們並排的走着，沉默了一會兒之後，老鹿問道：『怎麼樣，他們還是那樣的談論他嗎？』斑比知道他是在指果波，答道：『我不知道，最近我差不多老是一個人的。』之後他又沉吟的道：『可是我常常想着他。』

『喔！真的！』老鹿說道：『你現在也是一個人嗎？』

『是。』斑比期待着道，可是老鹿保持了沉默。

他們繼續的前進，忽然，老鹿停下了。『你聽見什麼沒有？』他問。

斑比聽了聽，可是什麼也沒有聽見。

『來！』老鹿喊道，趕快的往前跑。斑比跟着他。老鹿一會兒又停了。『你還聽不見嗎？』他問。

這時斑比聽見一種他從未聽見過的聲響。就好像樹枝子被彎曲了下來又跳回去的聲響。有什麼東西很沉重的亂打着地。

斑比想逃走，可是老鹿喊道：『跟我來，』說完就朝着有響聲的方向跑去。斑比在他旁邊，偶然的問道：『危險不危險呀？』

『非常之危險。』老鹿神祕的回答。

不久他看到許多樹枝從底下拉着牽着，並且很猛烈的被牽動着。他們走近一看，有一條小路穿過樹叢正中。

朋友野兔躺在地上，他兩邊亂竄並且扭轉着身子。然後他又躺下過一會兒再扭轉。他每一次的動作都牽動那在他頭上的樹枝。

斑比看見一根黑黝黝的繩子似的反條，由樹枝上一直繞在野兔朋友的頭頸裏。

野兔朋友一定是聽見了什麼人走了過來，因為他猛然的竄到天空裏去，之後又摔在地上。他想逃走，在草地裏打滾，沖竄並且扭轉着身子想解脫。

『躺下！』老鹿命令着。然後很同情的用那一直打動了斑比心坎的柔和聲調，附在野兔的耳邊說道：『別慌，老朋友，是我！你現在別動，靜靜的躺着！』

野兔平躺在地上，不動。他那被勒緊了的呼吸，在喉嚨裏輕微的哮吼。

老鹿用牙咬住那樹枝，扭轉來，把枝子拉了下來，之後他再轉過去很巧妙的用他全身的重量壓住那樹枝，用他的腳蹄踩到地上，然後用他的長角，一下子就把樹枝擷斷了。

他然後低下頭來鼓勵野兔道：『你得好好的輪着，』他說：『縱然我弄痛了你。』他把頭偏在一邊，他用長角的一節緊靠着野兔的頭頸，插進耳朵後面的毛裏去。他用勁，並且把頭壓低了些。野兔開始扭動。

老鹿馬上抽了回去。『別動，』他命令道：『這是你的生死關頭！』於是他再開始。野兔輪着不動可是在氣喘。斑比站得很近，驚異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緊插進兔毛裏頭的老鹿的長角，一直鑽進了滑扣。老鹿差不多跪下了，他扭動他的頭好像要預備撲鬥似的。他把他的長角慢慢的往滑扣裏推送，越送越深，終於鈕扣放開了，開始鬆了。

野兔這時又可以呼吸了，登時恐怖和痛楚都湧上來了。他苦吟着『噢——噫。』

老鹿馬上停了下來。「安靜點兒！」他叫道，柔和的怪他：「安靜點兒。」老鹿的嘴緊挨着野兔的肩膀，他的長角有一節枝椏插在野兔兩隻匙子似的長耳中間。看樣子就好像他吐出了一隻野兔似的。「你怎麼會這樣傻，在這時你還叫！」他柔和的責備道：「難道你想要找狐狸來嗎？是嗎？我想不會，所以你要安靜點兒呀！」

他繼續的工作，慢慢的運用他全身的力量。突然一聲響亮那紐扣斷了。野兔攢了出來，自由了，在開始一剎那還沒有覺到。他走了一步，又坐下了，有點迷惑。之後他又跳了一跳，開始很慢並且很膽怯似的，然後愈來愈快。一會兒他簡直瘋狂似的跳躍着跑了。斑比一直瞧着他，詫異的感歎着道：「連謝都不謝的！」

「他還在那兒怕哪。」老鹿說道。

那個滑扣攢在地上，斑比輕輕的碰了一碰。牠發出機扭的怪聲，讓斑比嚇了一跳。這是在森林中，從來沒有聽見過的聲音。

「這也是「他」？」斑比輕輕的問道。

老鹿點了點頭。

他們在沉默當中走了一會兒。『你循着一條路走的時候，千萬要小心』老鹿說道：『你應該留心每一根樹枝子。用你的角四處的觸動牠們，一聽見有這種怪聲音你就趕快回頭。並且在你換角的時候，更要格外當心。我已經不再循着路走了。』

斑比一頭腦的混亂思想。

『「他」不在這兒呀！』在極端奇異之中，他自言自語的咕嚕着。

『唔，「他」現在沒有在森林裏面。』老鹿答道。

『可是，「他」是仍舊在這兒呀，』斑比說着搖搖頭。

老鹿接着說可是聲音裏充滿了悲苦：『你們那果波怎麼說來着……？果波不是告訴你「他」是萬能的嗎並且好得很嗎！』

『「他」對果波是很好的。』斑比低聲的道。

老鹿突然的停住了腳。『你真信嗎？斑比。』他鬱鬱的問道。這是他第一次正式的叫

斑 比

二〇四

出斑比的名字。

『我不知道，』斑比痛心的叫道：『我不懂！』

老鹿慢慢的說道：『我們要學着怎麼生活並且要學着謹慎。』

一天早晨，斑比非常之愁苦。

淡灰的晨曦剛剛潛透到森林裏來。乳白色的薄霧剛由草地上升起，光明到來以前的靜寂，到處都佈滿着。老鴉還沒有醒，喜鵲也沒有醒，椋鳥們還睡着呢。

昨夜斑比遇見了芳蘭。她憂鬱的望着他並且很羞澀。

「我現在多麼孤獨呀！」她柔和的說道。

「我也孤獨！」斑比略帶躊躇的回答。

「你爲什麼不跟我再在一起了呢？」芳蘭悲傷的問。他看見快活活潑的芳蘭變得這樣沉靜沮喪心裏很難過。

「我願意一個人站着。」他回答。雖然他想柔和的說，但說出口還是硬僵僵的。他自己也覺得到。

芳蘭望了望他輕輕的問道：「你還愛我嗎？」

「我不知道。」斑比用同樣的語調回答。

她默默的走開了，剩下了斑比一個人。

他站在草地邊上那棵大橡樹底下小心翼翼的往外看，呼吸着早晨純潔的空氣。從地上露水上草上和濕潤的樹上飄來的空氣是潮而新鮮的。斑比大口的吸了幾口。他登時覺得許久沒有這樣舒暢了。他快活的往那罩滿了霧氣的草地上走去。

這時一聲雷響。斑比感覺到一種可怕的打擊把他震搖晃了。

他嚇瘋了，一跳跳回樹叢裏儘着往前跑。他不明白是出了什麼事。他抓不到任何概念，只是不停的往前跑。恐怖緊扣着他的心，因此在盲目的往前衝的時候，他的呼吸漸漸的弱了下來。跟着一陣劇痛穿過他的身體，他覺得忍不住了。他感到一種熱流在左肩上跑過。好像一條細火線從那痛的地方牽出來。斑比不得不停止跑了。他迫不得已走得越來越慢。後來他發覺自己在跛着走。他終於倒下來了。

躺在地下休息是舒服的。

『起來，斑比！起來！』老鹿站在他旁邊，輕輕的用腳觸動着他的肩頭。

斑比想回答，『我不能起來，』可是老鹿重複的說着：『起來！起來！』而且他的聲音帶着強制性，可又那麼溫和，所以斑比就沒有開口。連他身上的痛楚都停止了一剎那。

後來老鹿慌忙憂慮的說：『起來，你非走開不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這一句話好像增加了他的力氣。一瞬間斑比就站起來了。

『好，』老鹿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用力的說道：『跟我來，緊靠着我走。』

他很快的往前走。斑比跟着他，可是他有一種熱烈的願望想把自己摔在地上，躺下來休息。

老鹿好像猜透了他的心思，不停的對他說話：『現在你多麼痛都得忍着。你不能想躺下。一想都不能想。光想着你都會累的。你一定要救你自己，明白我的意思吧，斑比！救

你自己，不然你就完了。記着「他」還跟在你後面，明白嗎，斑比？「他」會毫不留情的殺死你。來，靠着我。你一會兒就好的。一定會好的。」

斑比沒有一點力氣想事情了。他每走一步身上都痛。痛得呼吸也微弱了意識也模糊了。肩頭上那一條火辣辣的熱流好像沉重的心病一樣把他拖得萎頓了。

老鹿繞了一個大圈子。費了相當長的時間。在痛楚衰弱的朦朧感覺中，斑比驚異的發見他們又走過來了那樣大橡樹。

老鹿停下來嗅嗅地。「他」還在這裏，」他輕聲說：「這是「他」，那是「他」的狗。來。快着！」他們跑了。

忽然老鹿又停下來了。「看，」他說：「這就是你躺下的地方。」

斑比看見了壓扁的草上有一灘他自己的血滲在上裏。

老鹿謹慎地在那塊地方的四周嗅了嗅。「他們還在這兒，「他」同「他」的狗，」他說：「來吧！」他在前面慢慢的走，嗅了又嗅。

斑比看見一滴滴紅顏色的東西在樹葉上草莖上發亮。『我們走過這兒的。』他想。可是他說不出話來。

『啊！』老鹿這樣喊着，簡直有點高興的樣子，『現在我們在他們後面了。』

他順着同一條路繼續走了一刻。跟着又意外的轉回來開始繞圈子。斑比蹣跚的跟着他。他們從相反的方向走到那棵大橡樹旁邊。再度經過斑比倒地方的地方。後來老鹿就朝着另外一個方向走。

『吃那個，』他忽然停止腳，把草推開，命令着說，一邊指着靠地面緊緊長在一起的兩片短的深綠葉子。

斑比服從了他。葉子味道非常苦而且有一股難聞的氣味。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過了一會老鹿這樣問。

『好一點，』斑比快快的回答。他忽然又能說話了。他的意識清楚了，疲勞也減輕了。

『我們再往前走。』老鹿又停了一會命令着說。斑比跟着他走了好久之後他開口道：『好容易！』他們停了下來。

『血止了，』老鹿說：『你傷口裏的血已經止了。這回你的血管不會乾了。你也不會上鉤了。血再也不能告訴「他」和「他」的狗你在什麼地方，也不能讓他們來殺你了。』老鹿的樣子又憂愁又疲倦，可是他的聲音倒是快活的。『來，』他接着說：『現在你可以休息了。』

他們走到一條寬闊的溝前面，斑比從來沒有跨過的。老鹿爬進去之後，斑比想跟他走，可是走到傾斜得利害的一面，斑比費了很大的力才爬上去。他又感到一陣劇烈的痛楚。他要跌交，站穩了，又幾乎要跌，一面很費力的喘着。

『我沒法管你，』老鹿說：『你得自己起來。』斑比爬到上面來了。他又覺得肩頭上有一條熱的東西在流，同時又感覺衰弱無力了。

『你又流血了，』老鹿說：『我知道你會這樣。不過只有一點，』他輕聲說：『而且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

他們很慢的走過一個長着高樺樹的叢林，地面又軟又平。他們舒服的在上面走。斑比心裏極想躺下來，伸長了四肢不再動。他不能往前走了。他頭痛。耳朵裏隆隆的響。他的神經在打抖，寒熱開始困擾他。他眼前一片黑。他腦子裏沒有別的，只有一個願望，想休息，還摻雜着一種驚異的感覺，因為他發現他的生命變得如此兩樣如此殘破了。他記得那天早上他多麼健全無恙的在樹林裏走的。那不過是一點鐘以前的事，可是在他看來，已經像是遙遠模糊的往事了。

他們穿過了一個矮橡樹和茱萸的叢林。一節巨大的樺樹幹，中間空着，緊纏在叢樹林裏，橫臥在他們前面，擋住了去路。

「我們到了，」斑比聽見老鹿說。他順着樺樹幹走，斑比跟在他旁邊。他差一點跌在前面一個洞裏。

「這就是啦，」老鹿在這一瞬間說：「你可以在這裏躺下了。」

斑比倒臥下去，不再動了。

那個洞在樺樹幹底下相當深的地方，成了一間小臥室。叢樹在頂上厚厚的交搭着，誰藏在洞裏外面都看不見。

『你在這兒是安全的。』老鹿說。

過了些天。

斑比躺在溫暖的土地上，頭上有那腐朽了的大樹幹。他感覺他的痛楚加劇，然後慢慢的減輕，終於緩和的消失了。

有時他會爬出來，晃晃搖搖的站着，四肢軟弱無力。他會踏幾步僵硬的步子去找食物。從前他向來沒有注意過的植物現在他也吃了。他倒喜歡那些植物的味道，並且覺得那奇怪誘人的辣味有魅力。從前他所輕視的東西。偶然吃進嘴裏也要吐掉的東西，現在都能刺激他的食慾了。有許多小樹葉和短粗的嫩芽他還是不喜歡；可是他好像不得已的都吃了，而他的傷也好得快了。他覺得他又恢復了元氣。

他好了，可是他還離不開那個洞。夜裏他出來走一會，日間就靜靜的躺在床裏。等到寒熱完全退了之後斑比才開始想他所遇到的一切。他這時感覺到一種深刻的恐怖。一種強烈的震蕩搖撼了他的心。他怎樣掙扎也擺脫不了。他不能像從前一樣的起來就跑了。他靜靜的喘着很苦惱。他輪流的感到可怕、慚愧、驚奇、煩惱。有時失望到了極點，有時又很快活。

老鹿總是同他在一起。起初他日夜都守在斑比身邊。過了些時，他偶爾走開一下，尤其在他看見斑比深思的時候。可是他總逗留在相當近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空中並沒有雲，落日的光也還照耀着大地，雷電就來了，還下了一陣傾盆大雨。過後小鳥在鄰近的樹頂上大聲唱歌，黃鶯叫着，白鴉鳥在樹叢中唧唧唱着。野鷄們金屬性的喉音一會會從草裏和樹叢中傳來。啄木鳥雀躍着笑，鴿子們咕咕的傳着愛的私語。

斑比從洞裏爬了出來，生命是美麗的。老鹿好像料到斑比要出來似的站在那裏。他們一同出去閒遊了。可是從這時起斑比就沒有再回到洞裏和老鹿的地方。

斑
比

二
四

一天夜裏，天空中充滿了秋天落葉的微響，夜遊鷹在樹林中發出尖聲，嘖嘖的叫，然後，他停了等着。

可是斑比由許多細葉之間，早就瞥見了他，站住了腳。

夜遊鷹飛近了些，嘶叫得更尖銳了些，然後他又等着，可是斑比什麼表示也沒有。這時夜遊鷹再忍耐不住了，『你難道不害怕嗎？』他不高興的說道。

『喔，』斑比說：『有一點兒。』

『原來如此！』夜遊鷹咕道，語調裏顯然是傷了自尊心，『祇有一點兒！你往常總是嚇得不得了。你那害怕的樣子，看了才真開心。可是現在，不知怎麼你祇有一點怕了！』說着他更惱了，又說道：『哼，祇有一點兒！』

夜遊鷹年紀大了，因此他也變得更狂妄了，同時比從前也更敏感了。

斑比滿想說：『從前，我也從來沒有怕過。』可是他決心把這句話存在肚裏不說。他看見老夜遊鷹坐在那裏生氣，他也覺得抱歉。他想安慰他。『也許是因為我正在想你的緣故。』他說。

『什麼？』老夜遊鷹聽了高興起來。『你真的會想到我呀？』

『可不是，』斑比多少帶點勉強說道：『我一聽到你嘍嘍叫的聲音，我就想起來了，要不然我一定會跟從前一樣的。』

『真的呀！』夜遊鷹咕道。

斑比沒有勇氣否認，現在還有什麼關係呢！就讓這小老孩子自我滿足算了。

『我真的是這樣，』斑比安慰他並且繼續着說：『我陡然的聽見你叫，週身都會起來，我就高興極了。』

夜遊鷹鬆開他的羽毛，變成一個柔軟，灰黃色毛烘烘的絨球。他簡直舒服透了道：『你真好，常能惦記着我。』他柔和的咕道：『你真好！我們好久沒有見了。』『真是很久

了。』斑比答道。

『你現在不再走那條老路了，是不？』夜遊鷹問道。

『對了。』斑比慢慢的道：『我再也不用那條老路了。』

『我也比從前開眼得多了，』夜遊鷹得意的說，他沒有提起他已經被一個狠心的小對頭趕出他祖襲的老巢了。『你不能永遠在老地方登着呀！』他補充了一句。之後他就等着回答。

可是斑比已經走開了。到這時候他差不多和老鹿一樣會忽然間不聲不響的遁走了。

夜遊鷹生了氣。『可恥……』他自言自語的咕着。他搖搖羽毛，把嘴深深埋在胸脯裏，默默的轉起哲學頭腦來，『你不該想跟大人物做朋友。他們好起來像麵餅一樣，可是到時候就一絲都想不到你了，你呢，就被丟下，一個人傻呆呆的坐着，像我現在一樣……』

他忽然像一顆石子似的掉下地了。他瞧見了一隻老鼠，他把老鼠撕成一塊塊的，因為他氣極了。他比平常還快的把一小口東西塞進了嘴。隨後就飛開了。『你們這班大人物對我有什麼關係？』他問。『一點兒也沒有。』他開始用尖極了的聲音不停的叫起來，走過

一對山鳩睡的地方。他們驚醒了，很響的拍着翅膀從窩裏逃開了。

暴風雨一連幾天狂掃着森林，把樹枝上僅餘的幾片葉子都刮掉了。樹木剝得光禿禿的立着。

斑比在灰色的晨曦當中向家的方向慢慢踱着，想到那個凹地裏同老鹿一起睡。

一個尖銳的聲音連着叫了他一兩聲。他停下來了。跟着一刹那間松鼠從樹枝上跑了下來，坐在他面前了。

『真的是你嗎？』他尖聲叫着，吃驚而又高興。『你走過我前面的一刹那我就認得是你，可是我不能相信……』

『你從那裏來的啊？』斑比問。

他面前那個愉快的臉變得相當窘。『橡樹沒有了，』他開始傷心的說：『我那美麗的老橡樹，你記得嗎？糟透了。』他一把牠砍掉了。』

斑比悲哀的垂下了頭。他的魂靈直替那棵偉大的老樹難過。

『那件事一發生，』松鼠皺說：『所有住在那棵樹上的人都逃開了，在一旁看「他」拿一根其大無比的閃光的牙齒咬那根樹幹。樹受傷的時候大聲呻吟着，不斷的呻吟，牙也不斷的啃，聽着簡直可怕，後來那棵可憐的好看的樹倒在草地上。大家都哭起來。』

斑比沒有作聲。

『是的，』松鼠嘆氣說：『「他」什麼都做得了。「他」是全能的。』他用一雙大眼睛盯着斑比看，把耳朵也豎了起來。可是斑比還是不響。

『後來我們就都沒有家了，』松鼠繼續說：『我連別人散到那裏去了都不知道。我就跑到這兒來了。在匆忙中我不會找得到像那樣的大樹的。』

『那老橡樹，』斑比自言自語道：『我小孩子的時候就認得他的。』

『喔，可是，』小松鼠道：『今天真的遇見了您，』他高興的說：『人家都說您應該老早死了。雖然也有人說您還活着，也有人說過他看見過您。可是誰也說不出個究竟來，所以連我都覺得不過是謠言來着，松鼠釘着他看『因為您老不回來麼！』』

斑比看得出他有多麼好奇，並且在想釣出一兩句答話來。

斑比保持着沉默。但是一股輕柔的憂慮和好奇也在激動着他。他想問芳蘭，問艾娜姨，問羅諾，問卡魯斯，問他兒時所有的伴侶。可是他保持着沉默。

松鼠仍舊坐在他前面，研究着他。「多漂亮的長角呀！」他羨慕得叫道：「多漂亮的長角呀！全森林裏沒有像你這樣的，除了老王爺也有像這樣的長角之外。」

「從前斑比聽見這樣的讚美，一定會覺得得意並且要自傲。可是現在他祇淡淡的說道：『也許。』」

松鼠很快的點了點頭。「真的，」他說，驚異的，「您都開始有灰毛了。」

斑比興步流浪着走了。

松鼠發覺這次的談話結束了，於是跳進了樹枝裏，嘆道：「再會，再會，我真樂，今天碰見了您。我要是看見您的熟人，我就告訴他們您還活着。他們一定會高興的。」

斑比聽見他這麼說，不由得又感覺到那輕柔的激動在激動他的心。可是他什麼也沒有

說。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老鹿已經教他孤獨的過活了。到後來，老鹿雖然啓發了他許多智慧並且傳授了他許多祕密。但是在所有的教訓之中最要緊的就是：你應該孤獨的活着。倘若你想保重自己，想懂得生命，想取得智慧，你就得孤獨的活着。

『可是，』斑比有一次說過。『我們倆，現在老在一起了呢！』

『這不會很久的，』老鹿很快的這樣答覆過，這就是幾星期以前的事。這話，斑比又記憶了起來，並且突然的想起了當初老鹿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讓他孤獨，那天斑比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的時候正在叫他媽媽，忽然老鹿來了，問他道：『你不能一個人獸着嗎？』

斑比流浪着走了。

班
比

三三三

大雪又覆壓了整個森林，在雪白的大衣之下，森林完全靜寂了。祇有老鴉的叫聲，有時可以聽得見，偶爾一個喜鵲很嘈的吱叫。白鴉鳥柔和吹噓顯得特別差澀似的。隨後濃霜硬化了一切，於是什麼都靜止了下來。天空受了寒冷都稀微的哼哼響了。

一天早晨一個狗的吠聲衝破了沉寂。

那是一連串的緊急吠聲，很快的震動了整個森林，一聲聲的緊張，清楚，擾人，尖厲的叫嗥。

在倒樹下的深洞裏，斑比抬起了頭，望了望躺在他身邊的老鹿。

『沒有事，』老鹿回答斑比的視線說：『沒有要我們煩心的事。』

不過他們兩個還是傾耳聽着。

他們睡在他們那個坑裏，那棵老毛樺樹幹像屋頂一樣蓋在他們頭上，厚厚的雪擋住了。

冰一樣的冷風，繚繞着的叢樹隱藏着他們，使得好奇的眼睛無法看見他們。

犬吠聲漸漸近了，帶着憤怒的喘息同時殘酷無情。好像是一隻小獵犬的吠聲。跟着聲音越來越近了。

這時他們又聽到另外一種喘氣的聲音。在憤怒的狂吠聲裏，他們聽到了一種低而費力的猜信聲。斑比漸漸不安起來了。可是老鹿又使他鎮靜了下來。「我們用不着管這事。」他說。他們默默的躺在溫暖的坑裏偷偷向外張望。

腳步由樹枝裏越傳越近了。樹枝一搖動，上面的雪就落下來，掉在地下，昇起了一股煙。

狐狸從雪地裏踏着樹根和樹枝，跳着伏着偷偷的走過來了。他們說對了。是有一隻小的短腿的獵犬追着他。

狐狸的一隻前腿已經破損，周圍的毛也脫了下來。他把他那隻殘傷了的爪子舉在前面，傷口裏滴着血。他直喘不過氣來。他的眼睛閃閃的瞪着，充滿了恐怖和疲勞，他又氣

又怕，好像瘋狂了似的。他是絕望而且筋疲力盡了。

偶爾他也轉過臉去咆哮，狗就吃一驚，倒退幾步。

不多時狐狸彎着腰坐下來了。他再不能往前走了。他可憐的舉着那隻破了的前爪，張着顎，把兩片嘴唇縮在後面，對着狗咆哮。

可是狗一分鐘也不靜下來。他那高而刺耳的吠聲反而越來越大越來越傳得遠了。「這兒，」他吠着：「他在這兒！這兒！這兒！這兒！這兒！」他不是罵狐狸，也不是在對他說話，只是在慫恿遠遠在後面的人來。

斑比和老鹿一樣的明白狗是在叫「他」。

狐狸也知道。血正從他身上流下來，從他的胸前滴在雪地裏，把白冰冰的地面染了火紅的一塊，而且慢慢的冒着熱氣。

一種虛弱的感覺壓倒了狐狸。他那隻破了的爪子無力的垂了下去，可是一觸到冰冷的雪，他又感到一陣火燒似的痛楚，他費力的再把爪子抬起來，抖抖索索的舉在面前。

『放了我吧。』狐狸開始說話了，『放了我吧。』他柔和的哀求着說，他很虛弱而且沮喪得利害。

『不行！不行！不行！』狗怒號着。

狐狸更堅持的哀求了。『我們是親戚，』他央告說：『我們差不多等於弟兄。放我回家吧，至少也讓我在家裏死吧。我們差不多等於弟兄呀，你和我。』

『不行！不行！不行！』狗狂吠着。

後來狐狸抬起身子筆直地坐了起來。他把他那秀氣的尖嘴垂到流着血的胸前，抬起眼睛，一直線的望着狗的臉。他完全變了聲調，抑制着自己並且狠狠的詛罵着道：『你也不害羞，你漢奸！』

『不行！不行！不行！』狗嗥叫着。

可是狐狸還繼續說下去：『你這倒戈胚，你這叛徒。』他那殘傷了的身體由輕蔑和憎恨變得緊張起來。『你這奸細，』他唾罵着說：『你這流氓，』他『絕對找不着我們的地

方你也追着我們來。你賣了我們，賣了你自己的親戚，賣了這差不多是你的弟兄的我。你還站在那兒不害羞！」

不多時四周圍有許多別的聲音應和着響起來了。

「漢奸！」喜鵲由樹上喊過來。

「奸細！」山喜鵲尖聲叫道。

「流氓！」鼯鼠唾罵着。

「叛徒！」雪貂怒號道。

所有的樹和叢林上都傳來唧唧啾啾的叫聲和尖銳的喊聲，同時老鴉也在頭上叫着：「奸細！奸細！」大家都衝過來，從樹上和地下安全的藏身之所望着這場戰鬥。狐狸口中激出來的忿怒在他們大家心裏都引起了劇烈的憤恨。滴在雪上，在他們眼前冒着熱氣的鮮血，使得每個人都發了瘋，並且忘了一切危險。

狗週圍的觀看。「你們是誰？」他吠道，「你們要幹麼？你們懂什麼？你們說些什麼？」

所有的東西都屬於「他」的，我也屬於「他」，可是我，我就愛「他」。我崇拜他，我侍候他。你們以為你們能違抗他嗎？就像你們這樣的可憐東西！「他」是全能的。「他」是在你們之上的。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由「他」那兒來的，所有的活着的或者生長的東西，都是由「他」那兒來的。」狗興奮得都有點發抖。

「漢奸！」松鼠尖聲的喊道。

「對啦，漢奸！」狐狸嗤他道。「沒有人做漢奸，除了你，除了你。」

狗跳躍了起來，他的忠誠使他發狂。「除了我？」他嚷道：「你撒謊，不是有好多人都和「他」站在一邊嗎？馬，牛，羊，雞，還有好多好多你們的同類都幫「他」，崇拜「他」，服侍「他」！」

「那些都是混蛋！」狐狸臭罵道，充滿了無窮的賤蔑的意思。

這時狗再也忍不住了，跳起朝着狐狸喉頸便咬。嗥嗥，唾吐，吼號，他們滾在雪裏，由這瘋狂亂咬的一團，許多毛絨飛了起來。白雪像雲似的騰起在空中，夾雜着鮮紅的大血

點。狐狸終於不能再鬥了。數分鐘後仰背躺下了，雪白的肚皮朝天。他抽動了一會，僵硬了，之後死了。

狗還搖動了他幾次，隨後就讓他倒在踩爛了的雪地上。他站在旁邊，四條腿筆直，用深沉，響亮的聲音喊道：「這兒！這兒！他在這兒！」

其他的人，被恐怖侵襲，都四散逃走了。

「真惡心！」斑比在洞裏柔和的對老鹿說道。

「最惡心的一段！」老鹿答道：「是那些狗子真相信剛才那條狗所說的。他們真信，他們在恐怖中過他們的一生，他們恨「他」並且恨他們自己，可是他們還甯願爲「他」而死。」

斑
比

三〇

天氣在仲冬忽然轉暖了一陣，把寒氣趕走了。地面吸進了大量的溶雪，因此到處都看得見一大塊一大塊的乾土地。山鳥沒有唱歌，可是在他們捉虫的地方飛起來的時候，或從這棵樹飛到那棵樹去的時候，他們發出了拖長的愉快的囀聲，幾乎像一隻歌。啄木鳥開始一會會的喃喃談天了。喜鵲和老鴉更愛說話了。白鶉鳥唧唧叫得更高興了。野鷄急急從窠裏飛下來，站在一塊小地方用嘴整理他們的羽毛，並且發出那金屬樣的喉音。

在這樣一個早晨斑比正像平常一樣四處徘徊着。在灰色的晨光裏，他走到了那個坑的旁邊。在他從前住過的一頭有樣東西在動。斑比在樹叢躲着向對面張望。一隻鹿正慢慢的來回踱着，尋找雪溶了的地方，啃着這麼早就長出來的一些草。

斑比想轉過身去馬上走開，因為他認出了那是芳蘭。他最初的衝動是想跳上前去喊她。可是他像生了根似的站着。他許久沒有看見芳蘭了。他的心開始砰砰跳得快了。芳蘭像是

疲倦而悲哀的慢慢的移着步子。她現在的樣子像他媽媽了。斑比發覺她和艾娜姨一樣老，心裏起了一種奇異的痛苦和驚訝。

芳蘭抬起頭來朝對面注視着，好像他意識到他在那裏似的。斑比又想往前走，可是一面躊躇着不能動，又停下來了。

他看見芳蘭老了，毛色也轉灰白了。

「快活的沒有拘束的小芳蘭，她從前多可愛呀！」他想，「並且多活潑呀！」她的整個青春忽然閃在眼前了。那片草地，他和他媽媽走過的那些路徑，他和果波芳蘭作過的快活的遊戲，那些好蚱蜢和蝴蝶，贏得芳蘭爲已有的那場對卡魯斯和羅諾的戰鬥。他又感到幸福了，可是他在抖索。

芳蘭繼續徘徊，把頭低垂到地上，慢慢的傷心而疲倦的走了。這一瞬間斑比心裏湧起抑不住的溫柔的傷感和對芳蘭的愛。他想從那把他和別人隔開的坑裏竄出去。他想追上她，同她談談，同她談他們小時候的事和從前發生的一切事情。

她走開的時候他一直注視着，看她經過光禿的樹枝底下，終於看不見了。

他站在那裏很久，望着她的背影。

這時來了一聲雷響。斑比縮了縮身體。聲音是從他站着的地方來的。離得一點不遠，簡直是在他旁邊。

跟着響了第二聲雷，緊跟着又響了一聲。

斑比跳到遠一點的樹叢裏，停下腳來聽。一切都是沉靜的。他跨着步悄悄往家裏走了。老鹿在他到家之前已經在那裏了。他還沒有躺下，而在倒下來的毛樺樹幹旁邊站着望着他。

「你這麼半天在那裏的？」他問得那麼莊嚴，使斑比沉默起來。

「你聽見那聲音了嗎？」老鹿停了一刻繼續說。

「是，」斑比回答說，「三次。」他「一定在樹林裏。」

「可不是，」老鹿點點頭，用奇特的語調又重複了一遍：「他」是在樹林裏，我們

得去。」

「到那裏？」斑比口裏漏出了這麼一句話。

「到「他」在的地方」，老鹿說，他的聲音是嚴肅的。

斑比嚇倒了。

「別害怕，」老鹿接着說：「跟我來，別怕。我很高興我可以帶你走，並且指示那條路給你。」他躊躇了一下，又柔和的加了一句：「在我走之前。」

斑比驚異地望着老鹿。他忽然注意到老鹿顯得多麼老了。他的頭已經完全白了。他的臉非常憔悴，眼睛裏那股深奧的光也消去了，只剩了一線微弱的綠光，而且好像盲了一樣。

斑比和老鹿還沒有走多遠就聞見那股曾經在他們心裏引起多少恐怖怕懼的辛辣氣味了。

斑比停住了。可是老鹿一直向有氣味的方向走去。斑比疑惑着跟在後頭。

嚇人的氣味越來越重了。可是老鹿不停的往前走。怕的念頭在斑比心裏湧了起來，扯着他的心。那股氣味在他心裏和身上沸騰，簡直要把他捲走了。可是他仍舊用力克制着自己，一直緊跟在老鹿後面。

後來那股可怕的氣味更厉害了，把一切別的東西都淹沒了，使得人難以呼吸。

「他」在這裏，「老鹿」走向一邊去說。

由好些枯枝子裏，斑比看見「他」躺在爛雪裏，祇有幾步遠。

一個不可抗的恐怖支配了斑比，他騰地一跳，要開始服從他想逃走的念頭。

「站住！」他聽見老鹿在叫。斑比周圍的一看，他看見老鹿很安祥的站在「他」躺着的地方。斑比非常之驚異，然後被一個服從的意識所感使，抱着一種無限的好奇心，和帶着戰慄的期待，他向前走近了幾步。

「走近些，」老鹿說：「別害怕。」

「他」仰臥在地上，灰白的光臉朝着天，他的帽子歪在一邊，拋在雪裏。斑比從來沒

有看見過帽子，以爲「他」那可怖的頭裂爲兩截了。獵人的襟衫，在領子敞開的地方，被刺穿了。張開一個傷口，像個小紅嘴一樣。血慢慢的往外流着。「他」頭髮上和鼻子周圍的血已經要乾了。有一大灘血染在雪上，熱氣都把那塊地方的雪溶化了。

「我們就可以就站在「他」旁邊，」老鹿柔和的開始說。「而且並不危險。」

斑比望着倒臥地下的身體，那四肢和皮膚顯得神奇而又可怕。他看那死者的眼睛，也正在直瞧着他，雖然已經什麼也看不見了。斑比對這些現象，完全不明白。

「斑比，」老鹿繼續的說道：「你還記得果波說得什麼嗎？那狗說得什麼嗎？他們大家所想像的那些，你都記得嗎？」

斑比沒有法子答覆。

「你看，斑比，」老鹿又道：「你看，「他」也就這樣躺着死了，跟我們大家一樣！聽着，斑比！「他」並不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全能。所有的生命和生長東西的並不是從「他」那裏來的。他」並不在我們之上。「他」和我們完全一樣的。「他」也同樣的恐怖，同樣的要求，並且也一

樣的受苦。「他」也和我們一樣會被殺死的。「他」也會和我們一樣毫無辦法的躺在地上，像你現在所看見的樣子。」

沉默了一會。

「你懂了沒有，斑比？」老鹿問道。

「我想我懂了。」斑比低聲的說。

「那麼你說吧！」老鹿命令道。

斑比受了鼓勵，顫聲的道：「另外還有人支配着我們大家，支配着我們也支配着「他」。」

「現在我可以去了。」老鹿說道。

他轉過身，他們兩緩步並行了一陣。

忽然老鹿在一棵大橡樹前面站住了。「你別再跟我走了，斑比！」他用很寧靜的聲音說道：「我的時間到了。現在我得去找一塊安息的地方了。」

斑 比

一三八

斑比想開口。

「不要」老鹿乾脆的阻止了他，「不要。在接近死期的時候，我們總是孤獨的。別了，孩子，我真愛你來着！」

一天夏天，由清晨起就開始熱了，沒有一點風也沒有那往常的朝寒，旭日好像也比往常昇得快些，很迅速的高懸在半空，像一個燦爛的火炬一樣，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草地上和叢枝上的朝露，一會兒都乾了。大地十分乾旱，泥土都裂縫了，森林由早晨起就很沉寂。祇有一個啄木鳥偶爾敲剝一下，或者幾個鴿子反覆的咕嚕着他們熱烈的情愛。

斑比站在一個小空地裏，在一片叢林的中心，一個很窄的空隙。

一羣蚊蟲就在他頭周圍舞蹈，哼吟，讓那溫暖的陽光曬着。

在斑比身旁，榛樹叢的樹葉子裏，忽然發出一陣沉重的嗡嗡聲響，一個大硬甲蟲爬了出來，慢慢的飛起，他飛進蚊羣裏，然後越飛越高，他飛上樹頂預備在那上頭一直睡到夜裏，他的硬甲硬生生的但是很整齊的順了下來，他那兩翅振動得非常有力。

蚊羣常硬甲蟲飛過的時候，分開一條道路讓他過去，隨後又聚合上了。牠的深褐色的

身體，因為有那閃動玻璃似的翅膀在輪轉，所以在陽光之下閃耀了一會兒，一直到他消失為止。

「你看見他了沒有？」蚊蟲互相的問道。

「牠就是那老硬甲蟲。」其中有人哼道。

另外一些說道：「牠所有的子孫都死光了，祇剩一個還活着，祇剩一個了。」

「牠還要活多久？」有些蚊蟲在問。

別的就回答道：「咱們也不知道，牠的子孫中，有的也活得很長呢。牠們差不多老活着……牠們可以看見三四十回太陽吧，咱們也不知道確實多少回。咱們已經活得够長的了，可是咱們祇能看見一兩回陽光。」

「老甲蟲已經活了多少時候了呢？」一羣小蚊子問道。

「牠比牠全家都活得久，他差不多和山一樣老了，他在這世界上的市面多，到過的地方也多，不是我們能想像得到的。」

斑比走開了。「蚊子的胡話」他想着，「蚊子的胡話。」

一個微細的害怕的喊聲傳到他耳朵裏來了。

他聽了聽，用輕極了的步伐朝着聲音的方向走近了些，一面躲在最繁密的樹叢裏，以他很久以前學會的方法毫無聲息的移動着身體。

喊聲又來了，比剛才還顯得急切悲傷。是小鹿哭的聲音：「媽媽！媽媽！」

斑比在樹叢中大跨着步順着喊聲走了過去。

兩隻小鹿並肩站在那裏，穿着他們的小紅外衣，是一個哥哥一個妹妹，被丟棄了的樣子，而且有點沮喪。

「媽媽！媽媽！」他們喊道。

他們還沒有留心是怎麼回事，斑比已經站在他們眼前了。他們倆眼睜睜的望着他一言不發。

「你們的媽媽現在沒有工夫管你們了。」斑比嚴辭的說。

他注視了一下那個小哥哥的眼睛。『你不能一個人默着嗎？』他問。

小兄妹兩個一聲也不響。

斑比轉過頭去，一跨就走進樹叢裏不見了。他們兩個還沒有恢復想的能刀。他走了。

『這小傢伙倒惹我喜歡，』他想：『也許等他長大點我還會遇見他……』他走着。『那個女孩子也怪好的，』他想：『芳蘭小的時候就是那樣。』他向前走去，消失在樹林裏。